

國學基  
本叢書

潛

夫

論

書叢本基學國

論 夫 潛

撰 符 王  
註 箋 培 繼 汪

行發館書印務商

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譌奪錯簡。禁如散絲。范史所載僅五篇。又經蔚宗刪改。元和姓纂。太平御覽。路史諸書。每有徵引。淮別滋多。唐宋以來。久無善本。求是去非。蓋其難也。昔者吾友汪主事。因可。績學趨奇。通心而敏。會萃舊刻。網羅佚聞。宏鬯雅言。審定文讀。草創於嘉慶己巳。庚午間。時紹蘭讀禮家居。晨夕化我耳。剽緒言頗詳。辛未服闋。握手河梁。方諄諄以鹽鐵論託其校勘。答言繡就是書。續行屬草。鄭重而別。江關閒闊。忽忽者七八年。紹蘭奉職無狀。罷官歸。而因可募有宿草。鍵戶省愆。故人長往。庭蒿門雀。不復聞空谷足音矣。一日。陳子東爲告。以因可書久成。已爲代謀剗。因眎之書而屬之。敍受而讀之。竊悲因可豐於學。嗇於年。又喜其能以書自延其年。東爲愛因可。莫能助之年。而能行其書。以延其年。斯可貴也。它日徧讀之。歎其解謬達悒。傳信闕疑。博訪通人。致精極覈。且能規節信之過。而理董之。自稱曰箋。宗鄭申毛之義。意在斯乎。惟采及芻言。是謂狐裘羔裘。卽如斷訟篇。誅率公羊隱五年。衛師入盛傳。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何休注云。分別之者。責元率。當時未舉。以相告。又如志氏姓篇。藥疑是裴。尙有風俗通。裴氏伯益之後。見後漢書桓帝紀注。亦未引證。則紹蘭之疏略可知。今索居多暇。溫尋舊文。又得如千條。要皆譏說。調言無裨百一。九原不作。質正末由。紹蘭竊自惟質鈍學荒。罕問揚雄奇字之亭。莫窺蔡邕異書之帳。又無西州漆簡之授。徒諷南閣篆文之遺。深慕禮堂寫定之勤。殊媿任城墨守之陋。是以瑟縮經年。不能下筆。東爲敦迫不已。重其嗜古籍。竺故交。迺略書原委。附錄鄙說於後。勉副盛心焉。嘉慶己卯秋七月王紹蘭序。

浮侈篤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 於當爲其太平御覽兵部引作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鼠

校飾車馬多畜奴婢 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連車列騎騶貳輻輳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又云今庶人富者銀黃華瑤結綏輶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軫又云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百姓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敖游也此車馬奴婢浮侈之證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鏗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邊議巫列相列夢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遇利慎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脫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採經書爲之箋註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未爲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掖閔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廷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賈生所爲太息次公以之略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爲据其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已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采獲衆說各稱名以別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 潛夫論目錄

## 第一卷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遏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 第二卷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 第三卷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第四卷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第五卷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卜列第二十五

巫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第九卷

潛夫論 目錄

志氏姓第三十五

第十卷

敘錄第三十六



# 潛夫論卷第一

漢王符撰 清 蕭山汪繼培箋

##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

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聖

人之所尙者義也。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尙與上通。 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知與智通。 雖

有至聖不生而知。

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雖有至材不生而能。說苑建本篇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 故志曰、黃帝師風后。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舉風

后。

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

鄭語史伯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昭注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 堯師務成。白虎通辟雍篇云、帝堯師務成子、按荀子大略篇云、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新序雜事五、又作務成跼。

舜師紀后、禹師墨如。

虛學士文昭云、墨如疑是墨台、繼培按、路史後紀四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默台、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怡卽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 湯師

伊尹。

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 文武師姜尙。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尙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 周公師

庶秀孔子師老聃。白虎通云。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昭十九年穀梁傳云。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夫此十一君者，

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博碩韻。淮南子秦族訓云。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簡兮云。碩人俣俣，毛傳。碩人，大德也。

而況於凡人乎？呂氏春秋云。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新序云。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此言十一君名與新序同。是故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舊作智。據魏徵羣書治要改。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說文云。讀，誦書也。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大畜象詞。志，王弼本作識。釋文云。劉作志。按周禮保章氏鄭康成注云。志，古文識。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

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夏后之璜。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神訓云。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楚和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

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雖有玉璞，卞和之資。史記鄒陽傳云。卞和獻寶。說文云。厝，厲石也。經典多假借用錯。不琢不錯。楚辭惜誓云。相與貴夫

瑚簋之器。哀十一年左傳云。胡簋之事。杜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按禮記明堂位云。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禮記月令云。蠶事既

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說文云。繭，蠶衣也。絲，蠶所吐也。使巧倕。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作垂。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

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

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為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黼黻之美，在于杼軸。羣書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夫爾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

以為美錦，大君服而朝之。

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差，舊作者，据治要改。隱三年左傳云：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

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

大戴禮五帝德云：長而敦敏。

攝之以良朋。

詩既醉云：朋友攸攝。常棣云：每有良朋。

教之以明師。

漢書董仲舒傳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文之以禮樂。

論語。

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

明之以春秋。

治要讚上有幽字。王先生宗炎云：明下有脫字，當與幽讚對。

其不有濟乎。

有字舊脫。据治要補。程本作不有。晉語：胥臣曰：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

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

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小宛鵲鳩，今作脊令。

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

易乾文言。

非直為博

已而已也。

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但也。博已，即論語言博我。

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按毛傳云：

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

論語。

箕子陳六極。

書洪範。

國風歌北門。

詩衛風。

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

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

傳廿四年左傳云：豐厚可也。

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

莊子至樂篇云：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乃將以底其道。

孫侍御志祖云底與致同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

而邁其德也莊八年左傳夏書曰臯陶邁種德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王侍郎紹蘭云振當作賑說文

云賑富也賑窮對文下文家富也身貧也是其證

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

見漢書凡史記兩漢書有列傳者云見某書

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

漢書京房字君明賢難篇考績篇並

稱京房景京古通用

得銳精其學

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云經年銳精以成此書

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漢書

董仲舒傳云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畫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高誘注精微密也

材子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有才于八人才與材通

倪寬賣力於都巷巷當

作養漢書云倪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蔡邕勸學注云傭賣力也

匡衡自嚮於保徒者

漢書云匡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按變布傳云窮困賣庸于齊為酒

家保孟康注保庸也

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當世學士漢書董仲舒傳云學士皆師尊之

恆以

萬計而究塗者

爾雅釋言云究窮也究塗言非半途而廢也

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

暮其年歲

莽疑稽之誤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曰稽廢時日

此其所以速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

及疑反之誤荀子不苟篇云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楊

據注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王先生云速疑違

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

鹽鐵論相刺篇云七子之徒去父母捐

室家負荷而隨孔子。漢書酷吏傳。郵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韓必無幾矣。幾。讀爲冀。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夫此四

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爾雅釋詁云。仇。匹也。儔。爲仇之假借。而及其成名立績。韓非子功名篇云。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爾雅釋詁云。績。功也。德音

令問不已。詩南山有臺云。德音不已。文王云。令問不已。釋文。聞音問。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作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漢書賈誼傳云。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徒以其能自託於

先聖之典經。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漢書蔡義傳云。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後漢書胡廣傳云。稽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禮記祭義云。結諸心。周語云。必問於遺訓。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舊作而。何本。改作使。並誤。託乘輿。孟子云。今乘輿已罷矣。坐致千里。水師泛軸。周語云。水師監灋。韋昭注。水師掌水。軸當作舳。謂舳艦也。說文云。漢

律名。船方長爲舳。艦。王先生云。軸。車軸。所以持輪者也。解維則溺。方言云。維之謂之維。荆郭注。繫船爲維。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

也。荀子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大戴禮勸學篇。生作性。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此託字所本。人

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韓詩外傳四云。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說苑建本篇

云。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

世。荀子儒效篇云。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不苟篇云。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

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中窅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

物彰矣。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已明矣。舊脫已字。依下文例補。天地之道。

神明之為。易繫辭下傳云。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荀子哀公篇。孔子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古之學術道

者將以得身也。鄭注術猶藝也。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

於火。管子君臣上篇云。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太平御覽六百八引釋名云。經徑也。常典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

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

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事物紀原七引尸子云。古

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做焉。昔倕之巧。目茂圓方。茂當作成。禮記仲尼燕居云。目巧之室。鄭注。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不由法度。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皆目成圓方之意。心定平直。又造規

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定元年左傳云：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公班，卽禮記檀弓公輸般。釋此四度而做，僮自制，必不能也。淮南子修

務訓云：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凡工妄匠，口規乘矩。空格。程本作執，蓋以意補之。他皆倣此。錯準引繩，說文云：措，置也。經典多假借用錯。則巧同於僮。

韓非子用人篇云：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是故，僮以其心來制規矩。舊脫故字其字。依下文例補。後工以規矩。以上

舊脫。盧學士補。往合僮心也。故度之工。度上脫一字。王先生云：疑脫信字。孟子云：工不信度。幾於僮矣。王先生云：幾上疑脫巧字。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

造經典。漢書孫寶傳云：著於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淮南子繆稱訓云：懷情抱質。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

按經而行。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東都賦云：案六經而校德。李固傳云：俯案經典，按與案通。依也。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造，程本作

就。後人以經典。以上五字虛補。往合聖心也。舊脫也字。依上文例補。故修經之賢。漢書儒林傳序云：諸儒始得修其經學。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車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敬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書立政云：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烈之翁莫良於學矣。赫兮

### 務本第二

凡爲治之大體

治舊作人。据治要改。北堂書鈔卅九引。亦作治。韓非子有大體篇。漢書鼂錯傳云。明於國家之大體。

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

呂氏春秋孝行

覽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

管子治國篇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以正學爲口。

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史記儒林傳。轅固

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空格。程本作基。

民富乃可教。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說苑建本篇。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漢書食貨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

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

於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至治之世。其民不窮。學淫則詐僞。好淫學流說。高誘注。不學正道爲淫學。

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

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

禮記仲尼燕居云。天下太平。書洪範曰。休徵。漢書董仲舒傳云。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祥作隆。

夫富

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

管子五輔篇云。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篇云。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牧民篇云。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

則民富。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

百工者。以致用爲本。

易繫辭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以巧飾爲



末。周禮司市。凡市爲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價。賤者。鄭注。玄謂飾行價。賤。謂使人行賈。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禮記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商賈者。以通貨爲本。周禮太宰九職

任萬民。六日商。以鬻奇爲末。類聚。貨作乏。奇作貨。按漢書。貨貨志云。通財鬻貨曰商。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

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

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乘。王褒傳云。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烈士者。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風俗通論士云。列士百不易之分。見意林。以孝悌爲

本。論語云。子貢問士。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以交遊爲末。禮記曲禮云。交遊稱其信也。孝悌者。以致養爲本。禮記祭義。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以華觀爲末。孟子云。非

直爲親。美也。人臣者。以忠正爲本。六韜盈虛篇云。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以媚愛爲末。晉語云。其臣執詔以求媚。詩假樂云。媚於

天子。鄭箋。媚愛也。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輿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孝經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育於家。瓜瓠葅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游業末事。

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收公利。後漢書朱暉傳云。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並据治要補。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

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力田爲生之本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

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管子治國篇云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禁藏篇云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器以便

事爲善。鹽鐵論國病篇云器足以使事。以膠固爲上。爾雅釋詁云膠固也。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傳云古者工不造瑠球，商不通侈靡，彫琢義與瑠球同。淮南子齊俗訓云車輿極於彫琢，器用逐於

刻，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巧僞飭之，治要作僞飾之巧，其義亦通見上以巧飾爲末句注。雖於姦工

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以上二十字舊脫，據治要補。界當依上下文作計，計界聲相近。漢書地理志琅邪郡計斤，顏師古注即春秋左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此其比也。白虎通商賈

篇云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禮記月令云命工師效功，必功致爲上。淮南子時則訓作堅致爲上，高誘

注堅致功牢也。鹽鐵論力耕篇云工致牢而不僞。今商競鬻無用之貨。尙書大傳云聖人在位，其商不通無用之物。淫侈之幣。淫下舊有極字，卽淫之駁文，據治要刪。以惑民取產，雖於

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後漢書桓譚傳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執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資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爲國計者過矣，高誘注過，誤

也。失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漢書高帝紀云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疏廣傳云令子孫勤力其中，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

治要 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史記平準書云高祖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

習語云通商寬農漢書翟方進傳云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此以寬假寵遂連言蓋即本於彼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

好語虛無之事漢書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爭著彫麗之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云儒者競論浮麗以求見異於世品

人鮮識品人猶言衆人晏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論衡量知篇云人未學問曰矇

或與惑通程本作惑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周禮太師鄭注頌之為言誦也容也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漢書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興喻

以盡意周禮太師注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饒疑撓之誤淮南子齊俗訓云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競陳誣罔

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說文云戇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愚夫戇婦高誘注戇亦愚無知之貌也戇與戇通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說文云諄亂也或从心作

悖孟子云孩提之童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史記高祖紀云人乃以嫗為不誠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盡舊作內据治要改

鹽鐵論孝養篇云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所以為列士也舊脫為字列作烈据治要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篇云偷取一世韓非子脆

使篇云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世字似不誤以取濟渡濟渡以涉水為喻詩匏有苦葉毛傳舟子舟人主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漢書何奴傳贊云城郭之固無

以異於貞士之約而眩世俗之心者也眩舊作銜据治要改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眩惑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禮記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歡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韓詩外傳一曾子曰嘗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終沒之後

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王世子鄭注紀猶事也盛饗賓旅以求名晉語云禮賓旅章昭注旅客也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

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

屋實業羣書治要載崔實政論云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櫛梓黃腸多藏寶貨烹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遺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佚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

後漢書趙咨傳云廢事生而榮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意與此同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魯語臧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今多姦諛以取

媚昭七年左傳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撓法以便佞漢書酷吏寧成傳云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論語云友便佞治要作玩法以便已苟得之徒舊脫徒字淮南子人閒訓云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

得繆稱訓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容皆務貞良而舊脫開亂危之原者也舊脫者字据治要補五

者外雖有振與震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

也荀子王霸篇云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易豐彖曰與時消息爭疑事皆在於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從利以生者也商子君臣篇云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

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此下舊有故君子曰一段凡二百卅七字今考定入遏利篇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

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論語云行篤敬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鹽鐵論褒賢篇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度篇後漢書陳蕃傳處並作居漢書敘傳幽通賦云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用論語文抱朴子博喻篇亦云不以其道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脫字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晏子春秋諫下云莅國子

則富貴不足居民必崇本抑末鹽鐵論本議篇云王者崇本退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當作治亂之漸危亂字形相近又誤倒之字於上也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

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疑是多釋廉而甘利。釋舍通之於字。衍人字。屬下句。

徒知

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

利人疑倒。宣十四年左傳。晏桓子曰。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

知脂蠟之可明鏡也。

說文云。鏡。錠也。

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鏡。燈燈正俗字。

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

文有脫誤。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襄廿八年左傳。晏子曰。利

過則為敗。昭十年傳。晏子謂桓子曰。利生孽。皆此意也。

前人以病。後人以競。

傳七年左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此用其文。楚辭離騷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

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

春秋繁露云。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

吳語。申胥云。王其盍亦鑒於人。無鑒於水。

象以齒焚身。蜂以珠剖體。

襄廿四年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蠅象之病人之寶也。高誘注。蠅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本經訓云。蠃蜂蠶高注。蠃猶開也。開以求珠也。

匹夫無辜。懷璧其罪。桓十年左傳。嗚

呼問哉。問疑關。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

貴者二字舊空。据程本補。漢書景十三王傳贊云。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

莫不。猶言莫非。周語。芮良

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

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

漢書朱博傳云。得無不宜。

顏師古注得無，  
猶言無乃也。  
鄧通死無簪。見史記  
勝跪伐其身。跪當作詭。公孫勝、羊詭。見史記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  
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文誓云。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卽立顛也。繼培。汝力蓋

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人間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  
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

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據程本改。禮記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

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  
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舊作遂。按班祿篇作隧。與今詩同。  
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  
虞公屢求以

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公叔戌崇賄以爲罪。定十三年左傳。  
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弑當爲討。王先生云。公羊昭廿五

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老子云多藏必厚亡。楚語云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楚鬬子文三爲令

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子文舊作文子。楚語云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敖子華曰令尹子文朝不謀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

帛。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杜注二君宣成。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疏云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此云四君蓋并文公數之。

子罕歸玉。襄十五年左傳。晏子歸宅。昭三年左傳。按宅與夕阜韻。此皆能棄利約身。老子云絕巧棄利。吳語云身自約也。漢書王莽傳云克身自約。論語云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注克己約身也。皇侃疏云言

能自約故無怨於人。禮記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鄭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多怨。世厚天祿。論語云天祿永終。令問不止。止疑。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論語。詩小雅。介推。僖廿四年左傳。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析。顏回原憲公析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季次哀字

也。因僅於郊野守志篤固。爾雅釋詁云篤固也。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誤。回猶移也。昭卅一年左傳云

不爲利回。逸周書官人解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或云固讀爲轟文夫人之懸惑也。雖有南面之尊。易說卦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班與辨通。孟子云萬鍾則

不辨禮義。撓志如芷負心若芬。負當是熏。易艮九三厲熏心。馬融注熏灼其心。漢書路溫舒傳云虛美熏心。按熏說文作鬻。鬻負字形相近。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



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

荀子儒效篇云彼大儒者雖隲於窮閭漏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記投壺鄭注鈞猶等也

守志於□

程本一作一廬之內

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故君子曰

君子字疑誤

財賄不

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

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云智士賢者

厲之以志弗厲以詐

詐字與下復何本作辭按三略云厲之以辭

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

以儉弗示以奢

禮記檀弓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

貽之以言弗貽以財

說苑雜言篇晏子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

廣不遺賜金

並見漢書疎漢書作疏廣韻六魚疏字注云疏姓漢有太子太傅東海疏廣俗作疎按晉書東晉傳云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是漢時已以疏爲疎矣

子孫

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

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昭卅二年左傳云無徵怨於百姓杜注徵召也

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

晉語傳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章昭注宜義也

今口程本

家賑而貸乏

爾雅釋言云賑富也

遺賑貧窮恤矜疾苦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鄭注振窮拚掇天民之窮者也昭十

四年左傳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杜注振救也振聲誤為賑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其議所以振貸之顏師古注振起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

則必不口

程本作久

居富矣

句有誤字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富

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

謙象詞以冲弼本作而益

故以仁義口於彼者天賞之於此

空格程本作費以仁義舊

作仁以義按墨子天志中云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此文本之襄廿八年左傳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益之道挹而損之

見上挹則亦舊作不

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君子曰至此舊錯入務本篇今移正

###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

漢書董仲舒傳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殺傳答賓戲云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

榮華夕而蕉瘁

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

辱上脫一字程

本辱作困

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

子之三公也

見史記殷本紀

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

法言淵養篇云西山之餓夫

傅說胥靡

呂氏春秋求人

篇云傳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也。

而井伯虞虜也。

井伯虞虜舊作井白處虜。僖五年左傳云。虜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晉世家。執作虜。

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

也。漢書云。敵傳云。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

故論士苟定於志行。

淮南子原道訓云。士有一定之論。管子八觀篇云。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荀子榮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

勿以遭命。則雖有天。

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足。

舊作可。

以為輕。處隸圜。

哀二年左傳云。人臣隸圜。免。周語云。湮替隸圜。韋昭注。隸。役也。圜。養馬者。

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

以為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

荀子王制篇云。是其為相縣也亦遠矣。

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

以下舊衍為字。

而卑賤不足以卑己。

新書大政上篇云。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

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

禮記祭法疏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履。有遭。

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此云二命。蓋不數受命。卜列篇云。命有遭隨。御覽三百六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

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絕人命。沙鹿。藪邑是。

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

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

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

薄。未必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或潛龍未用。或。

舊脫。據程本補。

亢龍在天。

易。

從古以然。今。

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

仲長統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閱閱一俗。見意林。

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

眞也。眞、程本作貞。誤。淮南子有傲眞訓。說文云：傲，善也。經典多通用。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書：堯陶謨。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堯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

昭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左傳。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莊卅一年、閔二年左傳。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

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絳殲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襄廿一年左傳。祐，今作右。故書稱父子兄弟不

相及也。昭廿年左傳。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疏云：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墨子非命下篇云：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新書過秦下篇云：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語。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疑爲世士。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而二

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莊子盜跖篇：子張曰：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

義榮。春秋繁露云：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新語本行篇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詩：桑柔，鄭箋云：蔑，猶輕也。程本蔑作辱。誤。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

來，則亦遠於獲眞賢矣。漢書賈禹傳云：求士不得眞賢。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況乎其德義旣舉，乃可以它故而弗之

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蒙，舊作象。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彌威。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而功施齊

秦德立諸夏。闕元年左傳云諸夏親 令名美譽。襄廿四年左傳云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周語云爲令聞嘉譽以聲之 載於圖書。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大體篇云豪傑不著名於

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並見史記 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史記蘇秦傳云左右賣國反覆

之臣。按漢書息夫躬傳王嘉言寵躬皆傾覆。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王先生云族承上或以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亦用青蠅詩義

來。中堂生負苞。王先生云堂是唐之誤中唐見詩防有鵲巢苞當爲蜀爾雅云資王芻是也古者多言負芻 山野生蘭芷。史記日者傳云蘭芷芻蕘樂於廣野 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

隋氏之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賓戲云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蜃蛤顏師古注蘇古和字淮南子覽冥訓云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墨子云申徒狄謂周公

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谷風 故苟有大美可尙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

乎。漢書陳湯傳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淮南子汜論訓云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 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成十六年左傳云伯州犖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按國士謂本國之士即下所云此土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廉篇王子慶忌謂要離天下之國士不侵篇豫讓曰智氏國士畜我長利篇戎夷曰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無雙顏師

古注以國士爲國家之奇士與左傳義別。後世習用國士以爲美稱而於本國之義微矣。而患其非忠。傳作中 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王先生云世非患無臣當作非患無世臣此四語亦族俗分承言之

蓋無羈縻未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王先生云羈縻當是羈旅以下文非此土之人知之 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

藩輔京師 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子毛傳私人私家人也漢書賈誼傳云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 而武帝以為司馬實

攘北狄詩采薇毛傳獯狁北狄也鄭箋云北狄今匈奴也漢書匈奴傳揚雄云北狄真中國之堅敵也 郡河西惟其任也陳平韓信衛青霍去病並見史記 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

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荀子王制篇云無德不貴無能不

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不字疑衍秉或乘之誤韓非子八說篇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實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敗焉難勢篇云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外儲說左下東郭牙曰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

難也故所謂賢難者舊脫乃將言乎循當作循古書循循多相亂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興心而嫉如嫉下舊有也字據諸子品節刪而必遇

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孟子云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放殛謂此子胥之所以被誅哀十一年左傳上聖大賢猶

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況乎中世之人哉。況字舊脫。程本有況無又。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白虎通辟雍篇云。其有賢才美

實知學者。足以開其心。

然猶不得直道而行。論語。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管子問篇云。處士修行。足以教人。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處士。不仕者也。文選鸚鵡賦。李善

注引風俗通云。處士者。隱居放言也。朝臣不得直其言。管子明法篇云。國無入者。非朝臣之衰也。淮南子覽冥訓云。大夫隱道而

不言。高誘注。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云。國無道。危行言遜也。此俗化之所以

敗。漢書董仲舒傳云。習俗化之變。貨殖傳云。傷化敗俗。闇君之所以孤也。闇君。見務本篇注。管子法法篇云。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齊侯之以奪國。哀十四年左傳。

魯公之以放逐。謂昭公。袁公。程本以上並有所字。誤。下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即其例。亦見本訓篇。史記吳世家云。商之以興。蓋此例所本。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襄卅一年左傳。子產語。而用及

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見史記秦始皇紀。今世俗之人。自

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豈獨品庶。說文云。品。衆庶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品庶每

生。史記伯夷傳。作衆庶。馮生。說苑反質篇。墨子曰。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恚色。方言云。恚。恨也。恪。恚正俗字。帝

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

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

使至於餓死。見史記。故幸傳。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其字舊脫。依下文例補。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

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云。無所歸咎。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

短。矯世者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漢書楊王孫傳云。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

其言與行也。王先生云。且字衍。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韓非子外

儲說左下云。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詩裳裳者華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純駁註詳實實篇。然則循行。漢書陳湯傳云。司隸奏湯無循行。宋祁曰。循疑當作修。此循亦當為修。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

為善。置以為三老。行讀如字。論議之士。漢書諸葛豐傳云。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復素餐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龔勝傳。御史中丞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漢時多以論議稱人。蓋功令有其文。平

當傳。公卿薦當論議。通明。師丹傳。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蕭望之傳。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楚元王後向傳。元帝詔。河東太守堪。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乘心有常。傳喜傳。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委性端慤。論議忠直。皆據令文

言之。息夫躬傳云。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王商傳云。王鳳顯權。行多驕督。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京房傳云。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則此所云不能免於刑戮者也。得不遇於嫉妒之名。史記鄒陽傳云。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楚辭九



辨云何險巖之嫉妒兮。被以不戀之僞名。或云此名當爲害。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

史記殷本紀

伯宗之以死。成十五邾宛之以亡。昭廿七年左傳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

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列女傳魯季敬姜云其所以與遊者皆過己者也。予以惟兩賢爲宜不相害乎。史記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

公曰兩賢借然也。范睢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並見史記程本白起作白公。按白公見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下有脫字。史記屈

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隱四年左傳石碯云寵祿過也。惟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按史記孫子傳云臏生阿甄之間。阿

甄皆齊邑。見司馬穰苴傳。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孫子。而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云孫臏楚人爲齊臣。蓋別有所本。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

思致而殺之。並見史記治諸子品節作法。按非傳云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惟見知爲可以

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史記高祖紀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使

條漢法而不亂。舊無條字。品節有條無使。按使條與使制對。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循吏傳顏師古注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

濶夫論 卷一

二五

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並見漢書此材明未足衛身。詩悉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莊十六年左傳云：君子謂

強鉏不能衛其足。淮南子繆稱訓云：世治則以義衛身。故及難邪。閔二年左傳云：周公勿從，故及於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

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史記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王文王以仁故拘。淮南子道應訓：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事詳史記周本紀。夫體至行仁

義。按至字疑衍。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云：太公體行仁義。史記三王世家云：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莊子漁父篇云：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

迹。莊子盜跖篇云：削跡於衛。叔嚮縲紲。襄廿一年左傳屈原放沈，賈誼貶黜。並見史記鍾離廢替。鍾離意也何敞束縛。並見後漢書王章抵罪。見漢書平阿

斥逐。平阿侯名仁，王莽諸父。事詳漢書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華譚傳云：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用此例。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十月

之交，敖敖。今詩作囂囂。釋文引韓詩作擊擊。爾雅釋訓云：敖敖，傲也。與此合。彼人之心，于何不臻。苑柳，不令詩作其。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媚當作媚。說文云：妒，婦妒夫也。媚，夫妒婦也。史

記五宗世家：常山憲王，王后以妒媚，不常侍病。索隱云：媚，鄭氏本作媚。媚，媚字形相近，易誤也。黥布傳贊云：妒媚生患。顏氏家訓書證篇嘗辨之。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老子文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漢書李尋傳云：充備天官，詳忠貴篇注。

東在帝心。論語東宿夜侍宴。管子禁藏篇云。宿夜不出。按宿當作宿。說文云。夙。早敬也。宿亦古文夙。从人。夙。今作簡。宿夜侍宴。宿從此詩有。駸云。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漢書嚴助傳云。助侍燕從容。宴與燕通。名達而猶有若

此。王先生云。名達下有脫字。繼培按。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名達亦謂名達朝廷矣。則又況乎猷猷佚民。山谷隱士。漢書梅福傳云。

隱士不顯。佚民不舉。莊子刻意篇云。此山谷之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時義與時其亡之時同。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莊子田子方篇云。口鉗而不欲言。史記袁盎傳。盎說絳侯曰。君

今自閉鉗天下之口。漢書盎傳作籍。五行志又云。臣畏刑而鉗口。籍與鉗同。顏師古注。並云齧也。鄧析子轉辭篇云。左右結舌。漢書李尋傳云。智者結舌。杜周傳。杜業上書云。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括囊共默而已者也。易坤六四。括囊无咎。

无譽。共讀爲拱。漢書鮑宣傳云。以拱默尸祿爲智。後漢書左雄傳云。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且閭閻凡品。說文云。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漢書武帝子戾太子傳云。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何獨識哉。苟望塵剽

聲而已矣。後漢書馬融傳云。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剽。舊作標。按交際篇云。苟剽聲。以羣諛。今據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注。剽。劫也。猶言行聽也。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關蓋閭之

誤。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淮南子主術訓云。責之以閭閻之禮。奧窔之閒。史記汲黯傳云。黯多病。臥閭閻內。不出。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身直爲閭閻之臣。循吏文翁傳云。使傳教令。出入閭閻。顏師古注。閭閻內。中小門也。閭閻行迹。猶云門內之行也。漢書嚴朱吾邱主

父徐嚴。終王賈傳。贊云。察其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詩抑云。未知臧否。直以面譽我者爲智。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面譽者不忠。諂諛已者爲仁。

孟子云。與讒諂。處姦利者爲行。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竊祿位者爲賢爾。周禮太宰。八則治都鄙。四曰祿位。以馭其士。大

戴禮曾子立事篇云無益而厚受祿竊也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以德貴竊位也後漢書杜詩傳云久竊祿位

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疑綱紀之化詩械機云綱紀四方

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說苑雜言篇云鮑焦抱木而立枯事見韓詩外傳一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漢書鄒陽傳上吳王書云徐衍負石入海

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風俗通正失篇言淮南王事云後人吠聲遂傳行耳又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晉書傅玄後咸傳云一犬吠形羣犬吠聲皆

本此諺世之疾此固久矣哉論語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

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襄四年左傳虞箴云獸臣司原易繫辭下傳云以佃以漁釋文引馬融注取獸曰佃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爾雅釋天云宵田爲燎郭注卽今夜獵戴鑑照也燎

與獵鹿斯東奔詩小弁云鹿斯之奔司原縱諛之御覽八百卅二作從而諛之鄭語云王使婦人不幃而諛之韋昭注諛譴呼西方之衆有逐豨者方言云豨南楚謂之豨豨與豨同聞

司原之諛也競舉音而和之楚辭離騷王逸注競並也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王先生云俗惡當作

浴堊堊白土也豕浴於堊則色白故司原誤以爲白瑞及澤雨灌豕堊塗淪敗乃復艾殿之本質耳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御覽九百十四引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盡芻象

單困倉以養之楚語云芻象幾何韋昭注草養曰芻穀養曰象呂氏春秋仲秋紀高誘注圃曰困方曰倉豕俛仰嘍咿後漢書文苑傳趙壹賦云伊陟北堂上章懷注伊優屈曲佞媚之貌嘍咿與伊優同爲作容

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漢書陳平傳云。居無何。顏師古注。無何。猶言無幾時。烈風興而澤雨作。王先生云。澤疑淫。繼培按。說苑辨物篇。越裳氏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灌巨豕而

惡。當作聖。塗淪。逐駭懼。王先生云。逐當爲豕。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定十四年左傳云。盍歸我艾豨。說文云。豨。豕也。豨與豨同。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

遇之未赴。疑足。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鬼谷子內捷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雖自有知

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漢書韋賢傳韋孟諫詩云。明明羣司。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豨。說文云。麟。大牝鹿也。奈何其不分者也。未

遇。舊作過。據程本改。風雨之變者。疑脫。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兩當作兩。論衡定賢篇云。文墨兩集。誤與此同。其自紀篇云。筆灑灑而雨集。雨集本孟子。則險隘之徒。楚辭

離騷云。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關茸之質。史記賈誼傳云。關茸尊顯。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又云。朋黨比周。稱譽者

登進。忤恨者誅傷。羈方進傳云。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讒妒羣。吠齧賢。楚辭懷沙云。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傑兮。固庸態也。晏子春秋問上云。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

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齧韓詩外傳七作齧。爲禍敗也。豈希。晉語云。禍敗無已。三代之以覆。列

國之以滅。管子五輔篇云。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後人猶不能革。襄十四年左傳云。失則革之。杜注。革。更也。晏子春秋諫上云。行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

守。

楚語觀射父云。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又云。失其官守。

而天命數靡常者也。

詩文王云。天命靡常。

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南山。

嗚呼。時君俗主。

漢書藝文

志論諸子云。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呂氏春秋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高誘注。俗主。不肖凡君。

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二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

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

所謂辟四門。舊脫。据明四目也。其治要補。所以闇者偏信也。

荀子不苟篇云。公生明。偏生闇。

是故人君通必兼聽。

必疑當作心。僖二年穀梁傳云。宮之奇達心而懦。新序善謀篇。作通心。王先生云。必疑聽。

以下通四聽證之。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趙策馮忌曰。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王先生云。說疑證以下靖言庸回證之。

則愚日甚矣。

愚舊作過。据治要改。管子君臣上篇云。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史

記袁盎傳。盎謂申屠嘉曰。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亦聖愚並舉之證。

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板。

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

四聰。書堯典通。舊作達。据治要改。史記五帝紀述尚書作通。漢書王莽傳同。韓詩外傳六亦云。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鼂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尚書文。

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

管子九守

主明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照舊作昭。据治要改。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

故其繇之徒。弗能塞也。靖

言庸回。弗能惑也。並見書堯典。靖。今書作靜。漢書王尊傳。論衡恢國篇。並與此同。

秦之二世。務隱藏已。

鄧析子無厚篇云。君者藏形匿影。臺下無私。

而斷百僚。

書臯陶謨云。隔百僚師師。

捐舊作疏賤管子明法解云疏遠爾爾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明蔽於驕妒

之人漢書谷永傳云抑遠驕妒之寵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漢書賈捐之傳云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賈山傳云天下已潰而莫之告皆高所殺治要作皆知高殺並有脫誤莫敢言

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治要作乎事見史記秦始皇紀故人君舊脫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諫而

遠人不得欺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言字舊空據程本補孟子禹

曰禹拜讜言今書舉陶謨作昌言漢書敘矣字舊空據程本補襄廿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夫朝臣所以統理漢書

傳策云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薛宣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臣可證管子傳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而多比周則法亂任法篇云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調任舉以亂公法王

先生云多當是朋舊空據賢人所程本以奉己而隱遜伏野則君孤法亂君孤以上四字舊脫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管子明法解云法廢

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是故明君莅衆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治要言上有之字昭外下

有也字疑衍昭當作照王先生云納字當在務字下昭當作招觀下無距言無慢賤平列可見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用也晏子春秋諫下云天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用者哉。距與拒通。新書大政下篇云：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乃懼以下十字舊脫。据治要補讓與攘通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卻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

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表，舊作責。据治要改。新書大政下篇云：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書秦誓云：

番番良士。下情達於君也。管子明法篇云：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故上無遺失之策。文子自然篇云：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史記主父偃傳云：謀無遺策。官無亂法之臣。

此君民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見史記范雎傳。袁絲進說而周勃黜。見史記袁盎傳。是以當塗

之人。當塗之人，見韓非子孤憤篇。孟子：當塗於齊。趙注云：得當仕路。當塗猶言當路。恆嫉正直之士。詩小明云：正直是與。得一介言於君。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按：介之言間也。漢書杜周後

欽傳云：毋使范雎之徒得問其說。以矯其邪也。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矯，正也。故上舊飾偽辭以障舊作彰。主心。漢書董仲舒傳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下設威權以固

士民。秦策范雎曰：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且示短，不若

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

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按：魚爛本僖廿九年公羊傳。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閹樂責而

殺下當脫願一見高不能而死見史記秦始皇紀及李斯傳夫田常囚簡公田常即陳恆事見哀十四年左傳踔齒懸潛王秦策范雎云踔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兩梁

宿昔而死事詳齊策踔齒管閔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潛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韓非子南面篇云襲亂之迹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

箴規周語云師箴近臣盡規不受民氓之謠言晉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祇祥於謠後漢書蔡邕傳云令三公謠言奏事章懷注引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自

以已賢於簡潛而趙高賢以上三字舊脫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舊作殺此非衆共棄君乃

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文有脫誤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書舉陶謨故治舊脫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周語邵公曰爲民者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

之好隱賢也漢書谷永傳云驕臣悍妾孟子云進不隱賢既患其正義以繩已矣史記商君傳云日繩秦之貴公子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

而策不出於已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其達者或矜名嫉能恥善或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棄是以邠宛得衆而子常殺之昭廿七年左傳屈原得君而

椒蘭構讒構舊作挺搢治要改新序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

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嗟，佞兮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按史記屈原傳不載子椒。  
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見漢書酷吏傳  
陳湯

殺郅支而匡衡按其功。見漢書陳湯傳校舊作據治要改。  
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據治要補韓非

子八說篇云：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乘舊寵沮之於內。乘、舊作恃，據治要改。按乘猶恃也。考績篇云：富者乘其才力。  
而已接賤。舊無而已二字，據治要補。按接當作疏，疏誤爲跡，又轉誤

爲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賤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此文本之漢書趙充國傳疏捕山間虜，顏師古注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亦疏跡相誤之證。  
欲自信於外，此據治要補。思善之君，願

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儼而終不得遇者也。儼、疑、禮記曲禮鄭注：儼，號呼之聲也。王先生云：儼，明白之貌。

###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漢書谷永傳云：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  
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谷永傳云：治天下者，尊賢

考功則治，竊賢違功則亂。  
善惡信，則直。疑  
賢不得見障蔽。漢書李尋傳云：忠直進不蔽障。  
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詔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高誘注：竄，猶

也。夫劔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藝文類

聚五十七引班固擬連珠云臣聞馬伏卓而不用則  
駕與良而為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

禍非直止於評閣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

荀子君道篇云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漢書薛宣傳册免宣云有司法君領職解媿開設欺之路

設如家人有

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愼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

漢書疏廣傳廣云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勲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

耳買山傳云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顏師古注解讀曰懈幸董賢傳哀帝策免丁明云將軍遂非不改按也字疑當作此屬下句讀

耗業破家之道也舊無破字不成句按下云子孫惰而家破窮今據補

漢書嚴助傳云破家散業

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

禮記月令云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卒按總猥猶離騷言總總也詩瞻卬

云婦無公事

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襄廿七年左傳善惡作賞罰彰作章

是故大人不考功

史記刺客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曰將為大人鷹糲之費正義引章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渾是也繼培按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亦稱母為大人然此本為父母通稱說苑建本篇曾督擊曾子仆地有頃蘇進曰蠹

者參得罪於大人史記高祖紀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越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漢書疏廣傳兄子受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馮緄傳父煥為幽州刺史怨者詐作璽書誣責煥賜以歐刀煥欲自殺緄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朱暉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贖

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崔駰後實傳：實從兄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傳變傳：子幹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皇甫嵩傳：從子讜說嵩曰：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董卓耳。列女傳：鮑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是皆以大人稱其父及父之兄弟，非獨父嫗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二千石官長，綱紀

人倫，顏師古注：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孟子云：般樂怠傲，書堯典云：寇賊姦宄，釋名釋言：語云：姦，好也；言好正法也。宄，侷也，侷易常正也。帝王不考功，則直疑賢抑而

口僞勝。空格程本作詐，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或詐僞爲吏，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堯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

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牧，舊作物，按牧養本管子問篇形勢解云：主牧萬民，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是故有號者

必稱於舊典。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暋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

有分，分中委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六韜舉賢篇：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按典名二字疑倒。名理者必效於實。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翼奉傳云：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續漢書百官志云：每

郡置太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其次置長，侯國令長爲相。注云：皆掌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注：武帝初置刺史，成帝更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漢書朱博傳云：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

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兼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按憲疑悉之誤。于定國傳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王嘉傳云：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顏師古注：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

九卿分職，以佐三公。

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皆卿一人。太尉、司徒、司空，皆公一人。說苑臣術篇云：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三公總統，典和陰陽。

漢書丙吉傳云：三公

典調和陰陽。陳平傳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皆當考治以效實，爲王休者也。

詩江漢云：對揚王休。

侍中、大夫、博

士、議郎。侍中屬少府，博士屬太常，大夫、議郎屬光祿勳。

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

漢書鮑宣傳云：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

及選茂才。

漢傳儀云：刺史舉民有茂才者，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

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按茂才本稱秀才。後漢避光武帝諱改之。

孝廉。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賢良方正。

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爲此科之始。

惇樸，下作敦厚。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列，以爲中

興後所增。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舉實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書吳祐傳注引漢官議：稱光祿四行敦厚實樸，遜讓節儉是也。成帝紀：永始三年，又云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平帝紀：元始元年，舉敦厚能直言者。後漢書獨行譏玄傳亦作敦樸，則敦樸敦厚，非有二事。且亦不始於東京矣。有道。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令舉有道之士。按永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事，且亦不始於東京矣。今能直言極諫者，五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有道，卽有道術者。

寬博。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初舉孝廉。

武猛。

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詔舉武猛堪將帥者。按漢書武帝紀：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卽武猛也。

治劇。見上。此皆名自命

而號自定。

史記晉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春秋繁露有深察名號篇。

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

漢書郊祀

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貪殘專恣。漢書鮑宣傳云。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楚元王傳。劉向云。尹氏世卿而專恣。又云。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

漢官典職儀云。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王莽傳云。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漢書于定國傳云。民多冤結。州郡不。

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云。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尚書不以責三公。百官志。尚書屬少府。後漢書虞詡傳。謂詡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

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三公不以讓州郡。說文云。讓。相責讓。州郡不以討縣邑。說文云。討。治也。是以凶惡狡猾。昭廿六年左傳云。無助狡猾。按漢時。劾奏有云。狡猾者。蓋律令文也。

漢書陳湯傳。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翟方進傳。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韓延壽傳。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想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王尊傳。五官掾張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孫寶傳。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宣帝子淮陽憲王傳。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其事也。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

惡。拾遺補闕之語。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應劭漢官云。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漢書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自傷貶黜父爵。詩。蓼莪。鄭箋。

之。猶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論衡命祿篇云。頑魯而典城。以桀逆應至孝。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詔舉至孝與衆卓異者。桓帝紀。延熹二年。詔曰。桀逆梟夷。孔融傳云。劉表桀逆。

放恣。按說文云。傑。傲也。並不順也。桀逆即傑。亦假借字。以貪饕應廉吏。說文云。饕。貪也。文子上義篇云。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詔應直言。以輕薄應敦

厚。漢書酷吏尹賞傳云。輕薄少年。

以空虛應有道。

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後漢書第五倫傳云。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

以醫闇應明經。

闇當作瘖。晉語胥臣曰。醫瘖不可使言。韋昭注。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醫瘖。不能

者言

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

漢書王莽傳云。名實不副。

求貢不相稱。

抱朴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臺閣失選用於上。

州郡輕貢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視節信所言。則非獨靈獻時為然矣。

富者乘其材力。

材當作財。漢書貨殖傳序云。以財力相君。

貴者阻其勢要。

呂氏春秋

誠廉篇高誘注。阻。依也。

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

漢書賈禹傳云。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

賢耳。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王侍郎云。官聽。疑是官職。繼培按。作職是也。上云。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此承其文言之。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于定國傳云。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又云。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史記夏本紀云。非其人。居

其官。是謂亂天事。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

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

以上六字舊脫。

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

而不能進賢者。逐

古者諸侯以下。本武帝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見漢書本紀。事詳尚書大傳。附下罔上四語。說苑臣術篇以為泰誓文斥作退。

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疑賞



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詩文王云。濟濟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漢書董仲舒傳云。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三代舊作

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祚當作阼。大戴禮有武王踐阼篇。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未者。舊作者未。按新書數學篇云。然又未也者。語與此同。教不假當作修而功

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鹽鐵論鹽鐵鍼石篇云。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申韓篇云。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韓非子有度篇云。繩直而

枉木斷。此羣臣所以樂總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譯。疑當作鐸。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鐸也。論語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文教。則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

之意也。先師京君。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顏師古注。前學之師也。陸孟傳稱先師董仲舒。此其例也。科察考功。漢書京房傳云。房奏考功課吏法。管灼曰。令丞

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舉。舉相准如此法。以遺賢俊。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延登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毛詩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爲邦

家立太平之基矣。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詩卷阿鄭箋云。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

舍規矩而爲方圓。欲字當在爲上。管子法法篇云。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無舟楫而欲濟大水。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

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云：濟大川而無船楫。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知當作如。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騰騰激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

未若遵塗之疾。羣僚師尹咸有典司。文選班固西都賦云：各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

應對各緣其文以口。程本作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讀爲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韓非子主道篇云：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備內篇云：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書臯陶謨。今書賦作敷。試作庶。管廿七年左傳。趙衰引夏書與此同。能今並作敢。無下誰字。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書堯典。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呂氏春秋務本篇云：嘗試觀上古記。

高誘注：上古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穢當作滅。賢難篇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滅，滅穢字形相近。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猶朝鮮。史記平準書：作彭吳賈滅朝鮮，誤。正類此。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亡國不可勝數，高誘注：夫何故哉。故字舊脫。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

不可勝數，亡國多也。夫何故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

亡。治要。以作與亂治上並有以字。惡。舊作忘。據治要改。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是故。要補。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

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樂叶圖徵云。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過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

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限隔九州。新語道基篇。云九州絕隔。殊俗千里。晏子春秋問上云。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然其亡徵敗迹。韓非子有亡徵

篇。若重規襲矩。爾雅釋山郭璞注。襲亦重。稽節合符。孟子云。若合符節。禮記。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合也。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荀子非相篇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淮南

子精神訓高。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並詩大雅。版。今作板。爾雅釋訓作版。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譏與幾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夫與死人

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韓非子孤憤篇文。老子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之。且病也。舊說文。病。病也。

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文子微明篇云。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是故。病家之廚。說文。云廚。

庖屋。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兩於字治

要無。按定四年左傳云。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荀子正論篇云。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說苑建本篇云。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策蘇秦曰。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三。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皆遂亡連文之證。夫生

飢餓梁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云飢飯食也玉篇以飢為俗飯字生飯未詳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豆羹白飯藜藿熟肉生飯或白飯之誤

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莊子有養生主篇淮南子秦族訓云肥肌膚充腸腹供嗜

慾養生之末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欲當作飲楚辭招魂云挫糟凍飲耐清涼些王逸注凍冰也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

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聞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關茸讒諛之奮言者漢書李尋傳云諸閭此其將亡之徵

也舊脫也字据何本補治要載尹文子曰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韓非子亡徵篇云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

五。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兩永字有誤程本作國脈永按脈字疑非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聖人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淮南子說山訓云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下醫二字衍晉語醫和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夫人治國固

治身之象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為國之法有似理身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

待賢而治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疢癘跛眇疋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穢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治身有黃帝之術漢書藝文志醫經黃

帝內經十八卷白虎通五經篇云孔子定五經以行其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鍼石治要作灸鍼素問血氣形志篇

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炙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八正神明論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疑用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

易繫辭下傳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呂氏春秋分職篇云。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鑽燧不得火。說文云。鑽。陽燧也。論語云。鑽燧

改火。燧與鑿同。鼓石不下金。論衡量知篇云。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臺鑄鑠。乃成器。未更鑄鑠。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質也。昭廿九年左傳云。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疏云。治

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驅馬進舟。舊作金馬土舟。據治要改。鑽鼓驅進同類。凡此八者。天之張道。張。謂張著。漢書王莽傳云。事勢

見。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尙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易乾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治

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真藥。舊作良醫。據治要。意林改。御覽數引並同。治疾當得舊脫。據何本補。真人參。說文云。蔞。人蔞。樂艸。出上黨。蔞爲蔞之借。反得支

羅服。意林。及御覽七百卅九。九百九十一。羅服字皆从艸。作無支字。御覽九百八十引正。論云。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蘿服根。支蘿服。卽蘿服根也。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穢麥。得字舊脫。據御覽七

百卅九補。穢。舊作穢。按證類本草六引陶隱居云。根似穢麥。故名麥門冬。今據改。下同。已而不誠真。王先生云。而字衍。繼培按。而字非衍。勸將篇云。已而不能以稱明詔。是其例。合而服之。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視

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釋文合如字。又音閣。病以侵劇。說文云。侵。漸進也。漢書哀帝紀贊云。卽位痿痺。末年寢劇。王莽傳云。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痿寢劇。死顏師

古注並云。寢漸也。寢侵義通。史丹傳云。上疾稍侵。師古注。稍侵。言漸篤也。又云。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師古注。寢漸也。藝文志論醫經云。拙者失理。以瘡為劇。揚雄傳注。鄭氏云。劇甚也。

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

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病。

舊脫療字。據御覽七百卅九補。說文云。灑。治也。或从察作療。

因棄後藥而弗敢飲。

御覽作弗敢復飲。

而使

御覽作更。

求巫覡者。雖死

可也。

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素問五藏別論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新語資賢篇云。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祝。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

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枉。已不識真。猥受官之耳。儻倒脫誤。遂不可讀。繼培按。此即漢書董仲舒傳所云。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也。

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

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

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

更任俗吏。

以上文例之。當作而更任俗吏者。漢書賈誼傳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

也。雖滅亡可也。

管子八觀篇云。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

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穢。麥合藥。病日疴。而遂死也。

小爾雅廣名云。疾甚謂之疴。疴。

與陋

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

書洪範。今書作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史記宋世家。邦亦作國。避高祖諱也。循當作修。修羞聲相涉。而誤。藝文類聚六十二。引後漢李尤雲臺銘云。人修其

行。而國其昌。其證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

書呂刑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必得其材。

淮南子秦族訓云。英俊豪傑。各功加於民。

德稱其

荀子富國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下傳。務順以動。天地如此。繫辭上傳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三代開國建侯。三代忠貴篇作。五代本傳注云。

謂唐虞夏商周也。易屯初九。利建侯。師上六。開國承家。所以傳嗣百世。治要傳上。有能字。歷載千數者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自春秋

之後。戰國之制。將相舊權臣。必以親家。

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莫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親謂父母家。謂夫也。漢時則以親家為親戚通稱。後漢紀。明帝永平元年。東海王彌壽。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後漢書東海王彌壽傳。稱親戚。是其證也。後漢書馬皇后紀。諸姬主朝請列女傳。作諸王親家朝請。又郭皇后紀云。后弟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寶皇后紀云。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後漢紀。章帝建

初三年。寶憲兄弟親幸。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續漢書禮儀志。載上陵儀。有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後漢書應奉傳。章懷注引汝南記云。親家李氏。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妙。讀為眇。書顧

小子。魏志陳思王植傳。上疏求自試。未脫桎梏。王先生云。易蒙九二。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周禮大司寇疏引鄭注。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又大畜九四。童牛之告。李氏集解引虞翻曰。告謂以木福其角。侯果曰。牯。犗也。以木為之。橫施其角。止其觝之威也。書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正義稱鄭注。以牯為桎梏之梏。施桎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詳禮經訓。並以桎梏為拘囚之具。因而凡就拘制者。皆謂之桎梏。故學校謂之校。衙校亦謂之校。取義木囚亦其例也。童蒙情識未定。宜用防閑。故

脫桎梏則吝。此云未脫桎梏。正言不離童幼。由字。誤。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毛詩車蒸序云。諸

耳。未可以闕木之罪人。繫就塾之童子也。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取侯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多受茅土。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

而取侯。漢書李廣傳云。諸

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取侯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

戶位。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戶位素餐論衡量知篇云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位食祿終無以效所謂戶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

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戶無異故曰戶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或驕

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破敗上疑脫此以二字。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襄卅一年左傳是故世主世舊作也何

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授舊作受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

位崇其賞賜。齊語云勸之以賞賜趙策左師觸讐見太后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此文本之。令結怨於下民。漢書李尋傳云為主

結怨。縣罪於惡。韓非子亡徵篇云縣舉而弗誅莊子寓言篇云無所縣其罪郭注縣係也漢書陳湯傳云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按縣罪於以下當有二字與下民對此文大意與忠貴篇末段相同彼云下自附於民氓上承

順於天心此惡字蓋即天心之誤志氏姓篇。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後漢書馮衍傳云社稷顛隕按隕亦作殞魏葛傳云於諸侯無惡晉語作諸侯無二心亦一證。妻子顛殞鄧析子轉辭篇云終顛殞乎混冥之中

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襄卅一年左傳。先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



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人君也。此君不察。

文有脫誤。賢難篇云。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蓋同於彼。或當云。人君世主不察。

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

色。舊作邑。按墨子尚賢中篇云。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色官本於彼。

譬猶以愛子

易御僕。詩出車毛傳。僕夫。御夫也。正月鄭箋。僕將車者也。

以明珠易瓦礫。

呂氏春秋樂成篇云。民聚瓦礫。淮南子精神訓云。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

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

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

舉陶

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其子孫未嘗不章。本書忠貴篇亦云。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閔元年左傳云。其必蕃昌。

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

之人。

爾雅釋詁云。况。賜也。况與况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遭天地况施。應劭曰。况。賜也。管子四時篇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德况猶言德賜。

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

有也。

按漢書鮑宣傳。宣上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非天意也。又言。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官爵。乃天下之官爵。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

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宜為謝過天地。解鱗海內。云云。此篇大指與彼同。

##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

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魏相傳云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三年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縣陰陽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序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

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

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

漢書鮑宣傳云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

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

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

恤民二字疑誤按文義當云得臣方與下合

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

以選上脫二字

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

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

天心慰

慰舊作愬据程本改下同按愬俗總字見廣韻一董

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

詩七月毛傳云眉壽眉也

民眉壽

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

漢書魏相傳云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

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麻絲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按相所云大信本於董仲舒張湯後安世傳相上封事云朝廷尊榮天下鄉風

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

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述教篇云：貞良善民，惟國之基。教邊篇云：國以民爲基，皆其證也。漢書谷永傳云：王者以民爲基。君者民之統也。臣

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故露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總舍省而功施，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焯其鋒，越砥斂其器，水斷蛟龍，陸制犀革，忽若棼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

以文大信本於彼，治要載桓譚新論亦云：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二人字當作民。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漢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呂刑。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鄭氏詩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欲以成太平，致雅頌，論衡須頌篇云：天下太平，頌聲作。

否泰消息，陰陽不並。劉向封事云：讖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易萃象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稷高臯陶聚而致雍熙。高卽契字。後漢書方術傳第五倫令班固爲文薦謝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詩十月之交。蹶，今詩作橋。夫善

積夫論 卷二

五

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論語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

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見史記秦始皇紀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

灌嬰、樊噲、黥布、彭越也。並見史記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漢書遊俠傳序云：衆庶樂其名迹，觀而慕之。遠迹漢元以來。漢書賈誼

傳云：竊跡前事，顏師古注：尋前事之蹤跡，迹與跡同。漢元謂漢元年，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漢元至今，律歷志云：黃常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驕貴之臣，每受罪誅。漢書王嘉傳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

不勝情欲，卒陷罪辜。黨與在位。管子八觀篇云：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并伏辜者。詩雨無正云：既伏其辜。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人。

進姦黨也。管子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

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呂氏春秋重已篇云：人主貴人，高誘注：貴人，謂公卿大夫也。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

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

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漢書陳湯傳云：策慮億億義勇奮發。欲誅莽。

功雖不成志節可紀。

漢書元后傳云莽爲攝皇帝改元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義見翟方進傳

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

奉下脫一字按救邊篇云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此當云奉上報恩

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

鹽鐵論褒賢篇云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

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列女傳柳下惠妻傳亦作國

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白駒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雨無正

蓋言衰

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易繫辭上傳

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聖知

聖惟賢知賢

分聞賢韻韓詩外傳五云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漢書元后傳成帝謂王章曰惟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魏志杜襲傳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蓋本此

今當塗之人既

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

風指有二義漢書何武傳云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指意也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風讀如字

孔光傳云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殿助傳云迺令殿助諭意風指於南越顏氏並讀風爲諷後漢書宦者傳云蔡倫受寶后風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章帝子清河孝王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西羌傳云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諷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皆用諷本字此風旨當讀如字却當爲劫劫與下脅字同義禮記儒行云劫之以衆鄭注劫劫脅也劫亦作劫劫却字形相近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劫釋文元嘉本作却誤正類此

脅以權勢之

屬託。

漢書鄒陽傳云。脅於位勢之貴。蓋寬饒傳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按。屬託同義。顏說非也。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於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依幸淳于長傳云。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病篤。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後漢書竇融傳云。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馬援後嚴傳云。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

中大夫。翟醜傳云。權貴共誣醜。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楊震傳云。外父屬託。擾亂天下。請謁闕門。韓非子八姦篇云。有左右之

又云。屬託州郡。傾動大臣。白虎通三綱六紀篇論朋友云。生不屬。死不託。分合言之。其義一也。嘉傳云。門不受私謁。史記汲鄭列傳贊云。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闕門。漢書作填。顏師古注云。填。滿也。禮贊輻輳。說文云。輻。輻所湊也。湊。輳古今字。後漢書郎顛傳云。今選舉皆歸三司。非

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且先者五鄭注。且先言未遑餘事。此正士之

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鹽鐵論刺復篇云。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事詳說苑敬慎篇及尊賢篇。祁奚之為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襄三年左傳。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說

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藉亢龍之勢。以陵賢。後漢書云。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帝欲封之。與固讓。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而欲

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漢書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楚元王後向傳。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

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顏師古注。持。謂扶持佐助也。荀子解蔽篇云。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楊倞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石鑿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以爲不然。保持之。

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

人者哉。漢書鄒陽傳云。今欲使天下窳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詭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虧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君下舊有者。字据治要刪。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世未嘗無賢也。而

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楚策蘇子曰。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爲主。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

此以人君孤危於上。秦策范雎曰。小者身以孤危。而道獨抑於下也。道下脫一字。獨。舊作猶。据治要改。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

軌亂絕。軌。治要作充。按。本書皆作充。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韓非子詭使篇本言曰。所以治

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舊脫。据治要補。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殆。王侍郎云。代。當作伐。與絕奪爲韻。繼培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夫以不肖代

賢是爲譽也。以賢代不肖是爲伐也。

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

無法治要作思私。按韓非子定法篇云：臣無法則亂於下。人主篇云：大臣太貴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爲

舊作謂。據治要改。

日夜

杜塞賢君義士之間。

塞治要作隔。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外戚杜隔恩不得通。又云：親疎相錯。杜塞間隙。塞隔義同。

咸

治要作亟。

使不相得者

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聚精會神，相得益彰。

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

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容悅也。漢書朱建傳云：義不

取不墮。舊作惰。據治要改。

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

詩：烝民云：剛亦不吐。撓法見務本篇注。

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

禮記：儒行云：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是

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

宣十六年左傳。

華元反朝而魚氏亡。

成十五年左傳。

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

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明察聽

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淮南子詮言訓云：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

而立下舊有之字，而作夫。據治要刪改。人

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

孟子曰：暴君汙吏。

此所謂與仇選使。

選舊作遷。

據治要改。

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

洪範。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論語。

故聖人之施

舍也。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也。也。議之章昭注：施予也，舍不予。

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

漢書敘傳：班彪云：主有專己之威，後漢書陳元傳云：博詢可否，示不專已。

必察彼己之爲。

治要作謂。而



度之以義。周語王孫說曰。主德義而已。

或舍人取已。

孟子云。舍已從人。此反言之。中論慎所從篇云。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

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意與此同。

故舉無遺失而政。

治要

無廢滅也。

見明

或君則不然。

或與惑同。荀子臣道篇云。闇主惑君。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人主之惑者則不然。

已

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

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

則何本作乃。按則字是。與下紂則大怒相應。

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

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

卽耆。御覽四百九十四作既老。按當作既耆。曾子疾病篇云。年既耆艾。

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

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

詩羔裘毛傳。渝變也。

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

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

淮南子傲真訓云。醢鬼侯之女。呂氏春秋行論篇高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

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過理篇注同。鬼侯卽九侯也。史記魯仲連傳云。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殷本紀又云。九侯女不潔。淫紂怒殺之。

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盡閉。

禮記月令云。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重閉。外內閉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閨門重鑿。

惟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

馬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按說文云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王侍郎云收目當作拭目收目說文播字王先生曰獨疑屬

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

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日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篇載此事以為趙高駕鹿夫

好之與惡效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馬效羊鄭注云效猶呈見而鹿之與馬者。疑新語云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

疑當作妒屬上讀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漢書董仲舒傳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韓非子詭使篇云造言作辭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

乎逢幽隱囚人。幽囚同義荀子王霸篇云公侯失禮則幽楊倞注幽囚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厲公游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高誘注幽囚也秦策姚賈曰管仲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幽囚受辱幽隱囚人亦猶

言幽囚矣而待校其信。齊語韜昭注校考合也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舊作禮記射義云持弓矢審固

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心臣未詳程本作廷臣按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注詳救邊篇王先生云心臣當是心目以下文君目君心定之

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楚辭離騷云世幽昧以眩曜兮王逸注眩曜惑亂貌淮南子汜論訓云嫌疑有象者衆人之所眩耀眩耀眩曜並同變奪君心

便以好爲魯醜。以鹿爲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魏世家。李克曰。臣在闕門之外。趙策。蘇秦說李兌曰。造外闕。願見於前。夫

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君道篇。太公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漢書李尋傳云。微言毀譽。進類蔽善。自古而然。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云。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詩文王云。宣昭義問。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韓非子說疑篇云。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

於主。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見書堯典。

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位上疑脫在字尙直

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達當作遠。而俗之荒唐。莊子天下篇云。荒唐之言。世法滋彰。老子云。法令滋彰。然則求賢之君。

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幾。讀爲冀。文王遊畋。遇姜尙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諛羣

臣。遂載反歸。見六韜注。詳下列篇。委之以政。用能造周。宣十五年左傳。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堯參鄉黨以得舜。

文王參已以得呂尙。說苑尊賢篇云。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豈若殷辛秦政。晉語云。殷辛伐有蘇。韋昭注。殷辛。殷紂也。漢書賈山傳云。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按政始皇名。

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

決滯，猶言去留。周禮：鷹人注：鄭司農云：貨物沈滯於鷹中，不決，按決則不滯。義相覆也。或云：決即沈之誤。周語云：氣不沈滯。章昭注：沈，伏也。滯，積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

云：胡為嘯嘯而久沈滯也。

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

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

管子七法篇云：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疎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漢書翼奉傳云：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

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適為平均。按此即所謂參而任之也。

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

治要作詩。按周語云：使公卿列士獻詩，瞽獻曲。

曲或誤為典。王氏所用國語本，與章昭不同，未敢據彼以補此也。

良史獻書。周語無良字。

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

舊作

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

周語作不悖。

也。末世則不然。

易繫辭下傳云：其當殷之末世。

徒信貴人，驕妒

之議，獨用苟媚。

治要作宿媚。按苟媚亦見上文。

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

愆，俗愆字。見廣韻二仙。

論德議者見尤惡，於是諛臣

說苑臣術篇云：偷合

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治要諛臣下有佞人二字。

又從以詆訾之法。

漢書哀帝紀云：除誹謗詆欺法。

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

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始苦也。

文與此同。治要始作。返，返遇也。義亦可通。

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

治要作驕妒之臣。

噬賢之狗也。

即賢雜篇所云羣犬噬賢，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噬，齧也。

人

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

權，如權兵之權。注見勸將篇。

而外招賢。

以上九字，治要作而外招噬賢之狗。

欲其至也。

治要，至下有理字，蓋誤。

不亦悲乎。



# 潛夫論卷第三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傳作貴忠。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者。奮未嘗不破亡也。

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注見思賢篇。

帝王之所尊敬。

本傳作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按春秋繁露郊義篇云。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天之所甚愛

者民也。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漢書鮑宣傳云。為天牧養元元。

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龜錯傳云。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易繫辭下傳云。萬民以濟。

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民。桓六年左傳云。上思利民。忠也。說苑建本篇云。賢臣之事君也。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政理篇云。知為吏者奉法利民。

達上則思進賢。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楚

策。蘇子曰。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功無大乎進賢。

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

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居上而不重。居前而衆不害。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

臯陶謨。

王者法天而建官。

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論衡紀妖篇云。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

桓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

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

按後漢時有上司小司之稱中論譏交篇云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

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小司謂官職之卑者其稱上司者百謂司馬光武改司馬爲太尉故太尉稱上司見後漢書郎顛劉愷楊震傳及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史弼傳云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吳祐傳章懷注引陳留耆舊傳云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蔑傲之敬則

皆以爲上官

疑

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管子法法篇云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

夫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

僖廿四年左傳介之推語

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

傳嗣百世歷載千數

注見思賢篇

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

詩破斧

召公甘棠人不忍伐

詩甘棠

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

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今新序佚此文

此其後之封君

多矣

史記樂書云封君世辟

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

而莫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引杜業說

云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鑿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繹來賀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嗣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此文自五代以下大情本於彼是何也哉見勸



將篇此人  
字亦疑衍  
五代之臣以道事君  
論語以仁撫世澤及草木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恩至禽獸澤及草木  
兼利外內普天率土  
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明堂

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章懷注詩小雅曰溥天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亦溥也  
莫不被德  
漢書禮樂志董仲舒云德化被四海  
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行  
漢書敘傳王命

論云福祚  
流於子孫  
本枝百世  
詩文王枝今作支註六年左傳引詩與此同  
季世之臣  
昭三年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  
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

者為賢白起蒙恬  
並見史記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  
並見漢書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

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  
漢書元后傳王章云上順天心中安百姓王莽傳云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  
易屯上六泣血漣如旅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淮南

子繆稱訓云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不得須臾寧故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繫辭下傳少今

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書山濤傳云德薄位高力少任重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贊章懷注引易同荀子儒效篇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宮詹大昕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

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  
注見賢難篇天奪其鑿  
傳二年左傳云是天奪之

鑿而益其疾也  
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  
王先生云鑒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鑒察形近而譌繼培按鑒蓋賢之誤漢書五行志云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王褒傳云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作損，據傳改。舊喪其本心。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疎骨肉之親，辟讀爲壁。

漢書佞幸傳贊：薄知友而厚狗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說苑正諫篇咎犯曰：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財貨滿於僕妾。史記孟嘗君傳云：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

祿賜盡於猾奴。漢書賈禹傳云：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猾，黠惡也。史記貨殖傳云：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高祖紀云：實不持一錢，田敬仲世家云：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御寬八百四十一斗作一

升。按此文卽墨子尙同上篇所云：腐朽餘財不以相分。人多驕肆。管子霸言篇云：富而驕肆者復貧。負債不償。說文云：償，還也。債，本書多作責，責債古今字。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云：骨肉相怨，鄭于詩箋

云：骨肉之親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生怨。按：怨望同義。細民謗譏於道。晏子春秋諫下云：不顧細民。昭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譏。前人以敗，後爭襲之。

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與嬰二字舊空。據程本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賀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

禍。貴臣，程本作貴人，按本傳及意林並作貴臣，下同。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失，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

已於媚子。詩思齊毛傳：媚，愛也。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陳元傳云：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哺乳太多。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子，顏師古注：哺，飢也。則必掣縱

而生癩。說文手部癩引縱曰癩。廣部癩小兒癩癩病也。戴侗六書故云癩癩謂小兒風驚乍製乍縱製搗也。縱則製而乍舒也。玉篇云癩小兒癩病。按素問大奇論云癩癩筋擊。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趙策公子

卒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成六年左傳云國饒則民驕佚。

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

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云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賊軀猶賊身漢書梅福傳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

今遭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此文意與彼同。

或以背叛橫逆不道。

橫逆不道即述敕篇所云大逆不道也漢書陳湯傳云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大逆不道之劇者。

或以德薄

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禮記祭法司命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為命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

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後漢書張衡傳章懷注引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

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

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注相拒而殺之曰格按

漢書馮奉世後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汗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按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顏師古注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

或拉體掣胸。

莊元年公羊傳擗幹而殺之何休注擗折聲也釋文擗亦作拉釋名釋姿容云掣制

也制頓之使頓已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續漢書五行志載梁冀事云吏卒掣頓折其要脊。

培死深穿。

周禮掌囚凡殺人者陪諸市鄭注陪儆尸也培與陪同穿傳作牢按穿蓋穿之誤廣韻云牢與牢同漢碑太牢字多作牢鹽鐵論褒

賢篇云身在深牢莫知恤視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傳論云幽深牢破室族。

銜刀都市。

漢書王嘉傳云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

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

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

楚語。且廷見令尹子常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貪於飲食。冒於貨賄。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杜注。冒亦貪也。

思登顛隕之

臺。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顛臺。

樂循覆車之迹。

新書連語。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韓詩外傳五云。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後漢書隗囂傳云。循覆車之軌。

願禕福祚。

詩采菽云。福祿膺之。毛傳。禕。厚也。禕與脆同。儀

禮觀禮鄭注。禕之爲言埤也。詩北門毛傳。埤。厚也。

以備員滿貫者。

史記平原君傳云。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張丞相

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何世無之。當

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

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尙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靡滅而莫之

哀也。

事見漢書高后紀。晉語云。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按方言云。靡。滅也。靡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古者富貴而名靡滅。不可勝紀。字亦作糜。賈山傳云。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

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

事見漢書霍光傳。屏。當作秉。魏相傳。相奏封事言。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

據權執。在兵官。張禹傳云。總秉諸事。亦秉事之證。王先生云。本族。疑帝族。

王氏之貴。九侯五將。

漢書王莽傳云。家凡九侯五大司馬。五將即五大司馬也。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五行志云。五將世權。朱

輪二十三。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

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

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

豈有誤哉。事見漢書王莽傳，按此言呂霍王氏事，大情本劉向封事。夫鳥以山爲卑，而檜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

餌也。曾子疾病，籍文大戴禮，檜作曾，穿作歷，說苑敬慎篇說叢篇並作穿。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史記秦始皇紀云：阿房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聚，傳作制，按聚乃製之誤。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

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製名亦一證。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說文云：樞，戶樞也。卒其以敗者。本傳其下有所字，天中記十五同。非苦禁忌少。漢書藝

陰陽家云：拘者爲之，則羣於禁忌。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漢書禹貢傳云：相守崇財利，王商傳云：王鳳顯權，行多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

不患無位，患已不立。論語作患，所以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漢書梅福傳云：厲志竭精。推誠輔君，效功百姓，下自附於

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

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

漢書枚乘傳諫吳王書云：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為朝露之行。

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危如朝露。

而思傳世之

功。墨子所染篇云：功名傳於後世。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傳世無疆。

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

漢書賈山傳云：古者聖王作諡，三四世耳。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豈不惑哉。

###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荀子王制篇云：四海之內若一家。

以兆民為通計。

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

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

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

管子揆度篇云：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蓄篇云：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告曰：務盡地力。

勿令游手。按漢書貨殖傳云：童手指千，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巧。舊作功，据本傳改。

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聞者民彌惰怠，蠲本者少，趨末者衆。地

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動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

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書匡衡傳。衡上疏引詩。與今同。漢紀載衡疏。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傳。又引云。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章懷注。謂出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薛綜注云。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此文引詩。以證洛陽。疑本作京邑。後人

據毛詩

改之。今察洛陽。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建武元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按洛當依下文作雒。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顏師古注。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浮末者什

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

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

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舊作則。據傳改。上天降

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墨子辭過篇云。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邪多。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在。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雕文

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也。新書孽產子篇云。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漢書景

帝紀後二年召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按數家所言。意皆相同。此文所從出也。

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

危生於安。孫子兵勢篇云。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

漢書董仲舒傳云。憂勞萬民。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勞讀勞勅之勞。

教之

誨之。詩。變。

慎微防萌。以斷其邪。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漢書王吉傳云。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

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象。詞。

七月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幽風。

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

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

史記蘇秦傳云。兄弟

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而習調欺。廣雅釋詁云。調。欺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大調曰。礙。著韻篇。謔。欺也。

以相詐給。說文云。詒。相欺。詒也。給與詒通。

肩是也。晏子春秋雜下云。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

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本傳注云。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按。合疑當作會。詳述較篇。漢書酷吏尹賞傳。受賂報讎。漢紀成帝永始三年。作受任報讎。任

即合任之任。疑。漢書為後人所改。

或以游敖博奕為業。

漢書循吏名信臣傳云。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

或疑

丁夫世不傳犂鋤。

傳。本傳作扶。蓋本是傳字。尚書大傳云。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世當為弁。說文云。弁三十井也。

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說文云。彈。行丸也。管子輕重丁云。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翳燕小鳥。輕重戊云。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詩北風云。攜手同行。柏舟云。以邀以



遊文選王襄四子講德論云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按北堂書鈔一百廿四引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勞舉身曰噫嘻哉東京時挾彈成俗父老歎息王氏所言爲不虛矣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

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左傳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

小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自起小豎子耳接而持之妄彈烏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坐疑

符蓋卽俗字之駁文釋名釋樂器云簧橫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御覽五百八十一傳作寒甘作口按漢書五行志云有口舌之病傳謂塗粉之

如漢書佞幸傳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作俳說文云倡樂也俳戲也漢書霍光傳云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按俳排古亦通用莊子在宥篇云人心排下

而進上釋文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漢書地理志云趙中山地薄人衆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或帝紀永始二年詔曰將作大匠萬年妄爲巧詐新書瑰瑋篇云飾知巧以相詐利詩刺不續其

排崔本作俳麻女也婆娑詩東門之粉女今詩作市按本傳亦作市今多不修中饋易家人六二在中饋休其蠶織詩瞻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說文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

舞降神也騷鐵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擊頰史記淮南王傳云癡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注營謂回繞之

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懼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以欺誣細民癡惑百姓史記淮南王傳云癡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注營謂回繞之

按說文云營惑也癡營並與營通周禮凡以神仕者鄭注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

光遠宣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

如此又能居以大禮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闡其義何明之見  
何禮之行正神不降惑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婦女羸弱說文云羸瘦也漢書  
匈奴傳云見其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方言  
云愁

恚憤憤毒而不發謂之氏惆郭注氏惆猶懷也易林訟之升憤憤不說爰從中出大  
有之蒙李梅零墜心思憤憤懷憂少愧亂我魂氣齊策孟嘗君曰文倦於事憤於憂  
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使時去離正宅漢  
時

有避疾之事漢書游俠原涉傳云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  
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魯恭後不傳云趙王商嘗欲避疾使時移佳學官不止不聽按漢書孝平王皇后傳顏師古

注云便時取  
時日之便也  
崎嶇路側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民人升降移徙崎  
嶇而不安史記作崎嶇按說文作岐嶇上漏下濕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  
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風寒所傷素問玉機真藏論  
云風者百病之長

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漢書王吉傳云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匈奴傳  
云郵支人衆中寒道死顏師古注中寒傷於寒也敘傳云道病中風師古注中傷也為風所傷  
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

崇說文云禍害  
也崇神禍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

晚此癸惑細民之甚者也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崇篇云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  
風臥濕握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巫不審俗人之知也或裁好

繪說文云  
繪帛也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雇程本作顧漢書鼂錯傳顏師古注顧矐也若今言雇賃也廣韻十一暮雇九  
雇鳥也相承借為雇賃字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鮮求永貞虛

飾巧言欲邀多福詩天保云  
貽爾多福或裂拆繪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說文云紡綱絲也王  
先生云而當作爲



謂後鄭以為行濫行沽行苦行濫義並同書舜典朕望說殄行史記五帝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偽行偽同訓故傳易行為偽鹽鐵論力耕篇亦云工致牢而不偽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新書瑰璋篇云雕文

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淮南子汜論訓云蠶水足以溢盜楹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絺足履革鳥以韋帶劍集

上書囊以為殿帷見漢書東方朔傳按弋絺買誼傳作阜絺廣韻云弋早也弋即戰之省盛夏酷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漢書文帝紀贊

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王嘉傳云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已不作按百萬即百金隱三年公羊傳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今京師

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漢書食貨志云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

越甯中女布文選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篔簹輅於箇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劉涓林注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章懷注白越越布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葛山者旬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越布

之名起此華陽國志蜀志云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簡盛藝文類聚六十一引揚雄蜀都賦云其布則

簡中黃潤一端數金本傳注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細緻釋名釋采帛云細緻

染練為五色細綺縠見冰紈漢書地理志云齊地織作冰紈綺縠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顏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絮如冰者也紈素也按冰蓋即縠之古文藝文類聚六十九引六韜云染紵之時結

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韓詩外傳七：陳饒曰：綾紈綺縠，麗於堂，從風而弊。綾，即冰紈也。方言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釋名云：綾，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錦繡，說文云：錦，裏色織文也。繡，五采備也。攷工記云：五采備，謂之繡。犀象

珠玉虎魄。虎魄，舊作琥珀，據傳改。按：虎魄，西域傳亦作虎魄。瑇瑁，石山隱飾。本傳注云：謂隱起。金銀錯鏤。說文云：錯，金涂也。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麀鹿履鳥。急就篇云：麀，麀鹿也。

屨，麀鹿皮給履。顏師古注：麀，即今之麀也。釋名釋衣服云：履，履其下曰屨。按：此文履當作屨。周禮履人鄭注：履下曰屨。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履。今世言屨，以通於禪。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履。屨，履其通語也。文組綵襟。組，謂履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善注引晏子春秋云：景公爲履，黃金之綵，飾以組，連以珠，襟當爲屨。說文云：屨，屨中薦也。漢書賈誼傳云：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組即牙條也。騎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

所唏，今在僕妾。淮南子說山訓云：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方言云：哀而不泣。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釋名釋車云：駢，車駢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按：各十

謂送迎之車也。詩：鷓鴣巢云：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此十乘，亦其比也。或云：各十當爲駢。漢書王莽傳云：駢駢道路。顏師古注：駢，言不絕。後漢書獨行范冉傳云：車徒駢駢。騎奴

漢書何並傳云：王林卿令騎奴還至寺門，持刀剝其建鼓。侍僮。按：說文云：僮，未冠也。童，男有學曰奴。奴曰童。後世多以僮爲童，以童爲僮。夾轂節引。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春秋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膝薛夾轂。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轂和爲節。鄭注：舒疾之法也。漢書蕭望之傳云：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鹽鐵論國病篇云：葬死殯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漢書地理志云：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漢書地理志云：好稼穡，務本業。後漢書明帝紀：永平

潛夫論 卷三 七七

十二年詔曰。變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古者心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繪綵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

文錦。今者既不能盡復古。

漢書禹貢傳云。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荀子王制篇云。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

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

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

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禮記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生。

衣必細緻。履必驥麕。組必

文采。上作綵。

飾襪必繪此。

說文云。襪。足衣也。襪與鞵同。見廣韻十月。王先生云。此當作幣。急就篇。服瓊繪幣與繪連。顏注。繪。帶。綵。布之尤精者也。繼培按。說文云。繪。繪。布也。繫傳本又作繪紫。

校飾車馬。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

校飾。厥文。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漢書作被飾。此校字疑文之誤。即上所云車輿文飾也。墨子辭過篇云。飾車以文采。說苑反質篇。侯生諫秦始皇。亦云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醜靡爛漫。不可勝極。

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

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

生之蠹也。賊。謂盜賊。詩瞻卬云。蠹賊蠹疾。鄭箋。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

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

易繫辭下傳時。王弼本作數。按。傳亦作數。

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

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

生易尚死。易葬也。

後世以楸梓槐柏。椁槨。

椁。舊作托。据傳改。槨。傳作椁。

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

新語道基篇云。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璫之色。詩泂水。戎車孔博。鄭箋云。博當作傅。甚博。

緻者言安利也。  
致緻古通用。釘細要。削除鋒靡。不見際會。江淹集銅劍讚云。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杵。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

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按細腰亦作小要。禮記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鄭注。衽。今小要。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鄭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

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魏志文帝傳。終制云。棺但漆際會三過。周禮弁師。鄭注。會。縫中也。藝文類聚七十引。後漢張縉。環材賦云。會緻密固。絕際無間。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鏗。削平也。隨當作磨。其堅足特。

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當作枳。豫章榿枿。淮南子修務訓云。榿枿。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邊遠下土。

漢書劉輔傳云。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亦競相倣倣。漢書匡衡傳云。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夫櫛枳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

於深山窮谷。新書資實篇云。榿枿。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於深山之中。產於谿谷之傍。治要。枿作梓。文選。劉公幹公議詩注。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引同。昭四年左傳云。深山窮谷。經歷山岑。漢書哀帝紀云。經歷

俾。歷。過也。俾。與經通。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岑。嶮也。嶮。嶮然也。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成十三年左傳云。踰越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

之。伐斫連月。詩甘棠毛傳。伐。擊也。說文。伐。斫並訓。擊。說文。伐。斫並訓。擊。然後訖。說文云。會衆然後能動擔。曰頁。肩曰擔。管子八觀篇云。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

不可獨運也。牛列然後能致水。王先生云。列。疑引。形近之誤。繼培按。論衡效力篇云。任車上阪。強牛引前。油漬入海。油。當作漕。漢書趙充國傳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顏師

古注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後漢書班彪後園傳西都賦云。通溝大漕。潰渭洞河。章懷注引蒼頡篇云。渭。傍決也。連淮逆河。王先生云。孟子從流上而亡反。謂之連。此連淮之訓。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資質篇云。纒柁

豫章因江河之道。工匠雕治。說文云。雕。琢文也。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而達於京師之下。

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西至敦煌。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萬里之中。相競用

之。此之費功傷農。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可爲痛心。成十三年左傳云。痛心疾首。呂氏春秋禁塞篇云。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古者墓而不崇。仲

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位曰。禮不修墓。禮記檀弓。崇作墳。墮作崩。禮作古本傳與記同。鯉死。有棺而無槨。論語

帝葬於芷陽。舊作芒碭。據傳改。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云。孝文帝九年。以芷陽鄉爲霸陵。明帝葬於洛南。後漢書章帝紀。章懷注引帝王世紀云。明帝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皆不藏珠寶。

不造廟。不起山陵。事見漢書文帝紀。後漢書明帝紀。陵墓雖卑而聖高。傳作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管子輕重甲云。吾國之豪家。史記呂不韋傳云。楚夫人趙豪

家女。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卽務本篇所云約。生以待終。注詳前。或至刻金鏤玉。後漢書梁統後商傳云。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章懷注。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

儀云。帝崩。以玉爲襦。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柩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樛梓。榎柁。良田造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升於瑕邱。籩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緩



請前鄭注。刺其欲害人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

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醜醜之藏。桐馬偶人。鬪祭。其物

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縣吏。素桑椹。偶車轆輪。漢書韓延壽傳。

云。寶偶車馬。下里偽物。顏師古注。偶。謂木土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

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鹽鐵論散

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

初。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恩。

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漢書食貨志云。世家子弟。如淳

曰。世家。謂世世。

有祿秩家也。每有喪葬。都官。

後漢書郎顛傳云。洛陽都官。按漢書宣帝。屬縣。漢書薛宣傳。云。歷行屬縣。

各當遣吏齋奉。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注。杜子

春云。齋當爲窆。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桓榮後。

曉傳云。父鸞卒。楊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雖拒不受。

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

於孝行。但作煩擾。傷害吏民。

易節象曰。不傷財。不害民。

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

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三十八里。華原上。崔實政論云。文武之兆。與平地齊。

南城之壘。曾析之家。傳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縣。注。故屬

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成。曾析。

論語作曾皙。孔安國曰。曾參父也。名點。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白虎通諡篇云。人臣之義。莫不欲。竊稱其君。孝經云。以顯父母。不

在聚財。揚名顯祖。

禮記祭統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儀禮聘禮云。多貨則傷於德。弊美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作幣厚

則傷德財侈則殄禮此以為孔子語而文又異或別有所本宣二年晉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左傳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成二年

傳呂作舉呂氏春秋安死篇高誘注引漢書貢禹傳云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傳作呂按文十八年宣二年傳並作呂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

舊脫武字未詳周禮家人鄭注漢律曰列侯墳據表補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明帝時桑民捉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侈過上亦

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崔實政論云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

也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漢書匡衡傳云此非其天性有由然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漢書嚴安傳云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地

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壹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按此篇大信本鹽鐵論散不足篇東西京風俗靡敝略同詔告煩煩莫為衰至今錄兩書詔文以明王氏

之意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

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適奢侈逸豫務廣地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

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競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後漢書

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

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上，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宜下郡國，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其科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具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紀：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毋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屢，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尙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尙若斯，何以示四遠，殷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鸞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曰：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

成而舊倒，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漢書敘傳：班彪王命論云：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文選作偃起，李善注云：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偃同。

必步

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

說文云：陷，高下也。一曰：墜也。

必陂池而稍下焉。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陂池犇多，索隱引郭璞曰：陂池，旁積之貌。按：池讀爲陴，傳又云

罷池陂池。即釋名釋山云。山大而高曰嵩。嵩。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隳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史記。

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漢書揚雄傳解嘲云。深者入黃泉。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庶人蠶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臬而已。故命曰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

疑有禮記曲禮云教。必致顏閔之賢。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荀子榮辱篇云。為桀跖則當危辱。非獨布衣。

也。人臣亦然。趙策蘇秦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戾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

然。政教積德。王先生云。德當作得。與下失字對文。必致安泰之福。老子云。往而不害。安平泰。舉錯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易繫辭下傳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錯與措通。趙策。

客見趙王曰。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

興也。在其所積。漢書賈誼傳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

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息。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

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說文云。懼。恐也。古文作慄。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淮南子人閒訓云。堯

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埕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  
良醫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克已三省 十

二年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見是圖 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 此下舊接夫賢聖卑革至胡福不除又復足以滅身四字今移正 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繫辭下傳王弼本謂作爲不爲不去不俱作弗是以作故按新書審微篇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

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此蹶躓 舊作屬据本政 所以迷國而不返 按詩外傳一云懷其寶而迷其國者

人避高祖諱改漢時劾奏大臣多用之漢書王尊傳劾奏匡衡張譚懷邪迷國王 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 晉語郭偃曰夫三

書敘傳敘天文志云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史記樂書云流沔沈佚 夫積微成顯積著成 下脫一字按

云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易乾鑿 度云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 鄂譽鄂譽鄂致存亡 文有脫誤按漢書韋賢傳云險隘諂夫譽譽黃髮如淳曰險隘自媚貌

通譽譽與險隘通鄂譽致存亡卽史記商君傳趙良所謂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聖人常慎其微也 淮南子人閒訓云聖人敬小慎微

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按盡小者大二語。本荀子大略篇。

文王小心

翼翼。詩大明。武王夙夜敬止。詩閔予小子。按此爲成王詩。武當作成。

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故能太平而傳子

孫。詩閔宮鄭箋云。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烈文箋云。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又云。天之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此卽用詩誼與鄭氏同。

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

不同原。不得並盛。

淮南子詮言訓云。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外。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論語。邪性勝。則忸怩而不忍舍也。

忸當爲怩。爾雅釋言云。狙復也。郭注。狙怩。復爲後漢書馮異傳。

云。忸怩小利。章懷注。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復爲之。狙。忸字通。詩四月疏。蕩釋文。並引說文云。忸。習也。今說文無忸字。怩字注。習也。忸當卽怩之別體。怩。說文訓恐。與狙習義別。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怩於邪說。服虔曰。怩音喬。應劭曰。忸怩也。如淳曰。怩音怩。怩。蓋服應本作忸。如本作怩。字形之誤如此。故王莽竊位而不慙。漢書。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積惡習以下文

有脫誤。漢書董仲舒傳云。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文蓋本之世品人。遂下。舊接俾爾多益。至末。今移正。然此四字下。尙有脫文。

夫聖賢卑革。革疑恭之誤。後漢書竇融傳云。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則登其

福。昭十五年左傳云。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慶封伯有。魯

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襄廿八年。晉平殆政。

孫侍御云。殆與怠同。繼培按。新書道術篇云。志操精果。謂

之誠反誠爲殆。詩玄鳥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鄭讀殆爲怠也。淮南子秦族訓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鹽鐵論論菑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方言：後劉子驥與揚雄書，收藏不殆，並以殆爲怠。惑以喪志，良臣弗

匡故俱有禍。昭元年左傳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毛詩雞鳴序云：哀公荒淫怠慢。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削兵弱。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

事。周語云：勤恤民隱。勞精苦思。精，舊作積。漢書張敞傳云：勞精於政事。論衡命祿篇云：勞精苦形。韓詩外傳五云：勞心苦思。孜孜不怠。漢書平當傳云：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成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節

命管蘇。按新序一稱楚共王有疾，命尹爵管蘇，遣申侯伯、王薨，令尹卬拜管蘇爲上卿，遂申侯伯出之境。呂氏春秋長見篇：管蘇作管蘇。竟讀說苑君道篇作管饒，並以爲荊文王事。申侯伯，卬僖七年左傳申侯楚文王死後出奔鄭，是二人皆在文王時。新序以爲

共王者，誤也。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陳應，在楚殿王，箴尹克黃，五參之後。申公、子培、樂伯、優孟之前。楚還賈申叔時，孫叔敖之下，則爲莊王時人無疑。但表列陳應於中上，必賢大夫不應被出，且與管蘇不同時。疑此陳應當爲申侯陳申，應侯字形相近，遂以致誤。然事在

文王時，此以爲莊王，則又誤也。召卽墨烹阿大夫。齊威王事，見史記田完世家。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

籍。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由此言之，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希，與希相似。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老子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彊。夫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易繫辭下傳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

爾今詩作單厚，胡福不除。此下舊接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云云。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詩天保蓋此言也。蓋，舊作善。下有也字。按本書班祿篇引詩，其下亦云蓋此言也。今依例改之。

言天保佑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

字誤，或當作昌。王侍郎云：上云甚堅固也，其衆庶下疑脫也。字焉不

二字屬下讀。

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

詩杰

爲仁由己。

論語

莫與併蠶，自求辛螫。

詩小意併蠶，今作莽蜂，按併當作拼，桑採詩，并云不逮釋文云，并本或作拼。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襄廿三年左傳闕子馬語。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尙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吉無不利也。

易繫辭上傳所尙，王弼本作所助，本書巫列篇同。

亮哉斯言。

爾雅釋詁云，亮，信也。

可無思乎。

###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

王先生云：忌，當依本傳作依。繼培按：依字是也。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此古今之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事。

尹文子大道篇云：危亡繼踵。

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

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說苑說叢篇云：十步之澤，必有香車；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

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

論語

小衛多君子。

襄廿九年左傳

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

多字舊空，據程本。漢書梅福傳云：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



也本傳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以漢土之廣博急就篇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

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

詩大明云會朝清明漢書伍被傳云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

缺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

而官雖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

漢書朱雲傳云

廢錮終元帝之世按成二年左傳云于反請以重幣錮之杜注禁錮勿令仕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

傳作朋黨

用私背實趨華按韓非子孤憤篇云臣利在朋黨用私漢書貨殖傳序云僞民背實而要名此以朋爲多以背實爲比質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爲朋古書多朋用三字往往相亂戰國策韓公仲朋亦作韓侈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侈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公中用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顏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二事正與此類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

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

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軍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載此詔稱漢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茂才孝廉歲以百數丁鴻傳載和帝時定郡舉孝廉之數通典引之注云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鴻傳語詳實邊篇注

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

按漢時保舉人皆有狀後漢書朱浮傳章懷注引漢官儀博士舉狀云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

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他狀當類此窮微闡奧下通典十三有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以上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淮南子精神訓云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

之通。最其行能。漢書公孫弘傳云。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按。科學也。別行能。即周禮鄉大夫職。所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

才。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最者。凡也。

多不及中。

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注。中。謂中庸之人也。史記作才能不及中人。

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

然則災異曷為譏。

譏。舊作讖。漢書董仲舒傳云。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此文大情如房所言。

此非其實之效。

漢書魏相傳云。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

夫說梁飯食

肉。漢書王莽傳云。王業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有好於面目。

王先生云。此語與下有悅於心。句當互易。面字衍。繼培按。淮南子說林訓云。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

而不若糲粢藜蒸

之可食於口也。

白虎通諫諍篇云。藜蒸不熟。藜即藜之省。

圖西施毛嬙有。

舊作可。

悅於心。

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論衡言毒篇云。好女說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

北堂書鈔五十四。引東觀漢記云。鄧豹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

彊蔽疵瑕。

僖七年左傳云。不女疵瑕。

以相誑耀。漢書宣元

六王傳。張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元后傳。莽日誑耀太后。王莽傳。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又云。欲以誑耀百姓。耀與耀同。

有快於耳。

漢書息夫躬傳云。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

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

於官也。周顯拘時。

脫一字。

故蘇秦。

故下脫一字。疑是疏。疏與蘇聲相涉而失之。史記蘇秦傳云。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

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

史記燕世家。皆

舍寶聽聲，嘔哇之過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列子說符篇云：爰旌目俄於道，狐父之盜下壺餐以輔之，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請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

地而歐之，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歐與嘔同。

夫聖人純賢者駁。

論衡明雩篇云：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漢書梅福傳云：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

周公不

求備。論語

四友不相兼。

友，舊作肢。據傳改。博物志云：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閔天、太顛，按尚書大傳：文王胥附、奔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指此四人。故孔子以回賜師由擬之。章懷注此傳，即以四友屬孔子，非也。春秋繁露天

地之行篇云：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新語懷慮篇云：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云，文意不合，故定從本傳。

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

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

尹文子大道篇云：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前後左右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

矣。後漢書韋彪傳云：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舊作損。

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

漢書文帝紀元年，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顏師

古注：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賈誼傳云：陳治安之策。

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真，甚可憤也。

真，舊作直。按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上書云：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語意與此同。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

荀子彊國篇云：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象形也。

新書大政上篇云：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說文云：咏，相慶也。應，以言對也。應與慶同。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

問鷹求駝問駝

鷹蓋驪之誤說文云驪似馬長耳驪馬深黑色駝馬面頰皆白也馬驪驪駝為一物又以馬驪為一物駝駝為一物馬驪以形驪駝以色也漢書匈奴傳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駝此駝驪並舉之證

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

漢書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韓非子八經篇云人臣忠論以開姦說苑說叢篇云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

有功也且攻玉以石

詩鶴鳴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淮南子說山訓云玉待礪諸而成器高誘注礪諸攻玉之石說文作廢諸

冶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儀禮喪服傳云冠六升外華鍛而弗灰士

喪禮云器奠用功布鄭注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既夕禮注功布灰治之布也禮記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雜記加灰錫也疏云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考工記云旒氏涑帛以欄為灰涑淳其帛鄭注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

管子形勢解云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功無不立後漢書第五倫後種傳云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

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修身慎行

孝經云修

身慎行恐辱先也

敦方正直清廉潔白

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布衣人臣之行潔自清廉中繩愈窮愈榮

恬淡無為

莊子肱篋篇文

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觀亂原

春秋

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五行相生篇云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鑿鐵論申韓篇云塞亂源而天下治

好善嫉惡

漢書竇嬰傳藉福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顏師古注喜好也

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

惡行以下文有脫誤苟務

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風。

淮南子齊俗訓云：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漢書師丹傳：哀帝策免丹云：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寢以成俗。敍傳：敍貨殖傳云：侯服玉食，敗俗傷

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

公孫龍子有堅白篇。史記平原君傳云：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自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目之辯。齊物論云：以

堅白之昧終。釋文：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

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

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

其清素。

請當作情。史記蔡澤傳：應侯云：披腹心，示情素。治要載尸子分篇云：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

據實而言，其有小疵。

易繫辭上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漢書平帝紀：詔曰：不以小疵妨大材。

勿彊衣

飾。

方言云：凡相被飾亦曰獎。衣飾猶被飾也。後漢書黃瓊傳云：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

以壯虛聲。

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一

能之士，各貢所長。

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說苑君道篇云：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

出處默語。

易繫辭上傳：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勿彊

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

當作倫。蕭何、曹參、周勃、韓信，並見史記。

何足得矣。

得矣，蓋專美之詆。

吳鄧梁竇之徒。

吳漢、鄧禹、梁統、竇融，並見後漢書。

而致十

十當作也。而致上蓋

脫二字。楚策：莫放子華曰：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此或即可得而致四字。

各以所宜量材授任。

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

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

致麒麟可臻。

詩麟之趾，疏引鄭康成答張逸云：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此言太平致麟，蓋亦用詩諷矣。

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

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

史記燕世家云：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盡取其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

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漢書敘傳云：招輯英俊，顏師古注：輯與集同。

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愆兆黎之愁苦。

漢書王莽傳云：

期於安兆黎矣。苦字舊空，據程本。

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論語

忠良之吏，誠易得也。

成十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孰大

焉。後漢書循吏王渙傳：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

顧聖王欲之不爾。

# 潛夫論卷第四

##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

禮記郊特牲鄭注唐虞已上曰太古

烝黎初載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覺寤黎烝顏師古注黎烝衆庶也烝黎與黎烝同蔡中郎集陳留太守胡公碑銘亦云悠悠烝黎藝文類聚十一引此文烝作兆兆黎見上篇詩大明云文王

初載毛傳載識按此文初載卽爾雅釋詁初哉並取始義載哉古字通

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

書呂刑云奪攘矯虔後稍類聚作末後

或相陵

虐襄十八年左傳云陵虐神主杜注神主民也

侵漁不止

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詔曰侵漁百姓顏師古注漁者若言漁獵也

爲萌巨害

呂氏春秋高義篇高誘注萌民也按萌爲眊之借說文云民衆萌也氓民也讀若盲新書大政

下篇云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疏云民萌何以勸勉顏師古注萌與眊同陳勝項籍傳贊云眊隸之人如淳曰眊古文萌字萌民也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

襄十四年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不類聚作勿令

四海蒙利

漢書食貨志云百姓蒙利

莫不被德

莫不類聚作草木按淮南子汜論訓云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

僉共奉戴謂之天子

僉共類聚作恭儉誤說文云檢拱也拱斂手也二字連文僉共卽檢拱省文襄廿五年左傳子產云奉戴厲公杜注奉戴猶奉事文十八年傳云同心戴舜以爲天子新書威不信篇云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按管子君臣下篇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此文章與彼同

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

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又云。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云。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蕭望之後。育傳云。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谷永傳云。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按嚴安傳云。元元黎元。黎元即元元黎民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是以人謀

鬼謀能者處之。

注見思賢篇

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

今詩作有

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

今詩作莫。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諡議云。參圖考表。求人之瘼。蜀志馬超傳云。兼

董萬里。求民之瘼。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人之瘼。後漢書循吏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此文當本作瘼。後人或據毛詩改之。孫侍御。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今漢書敘傳亦作莫。顏師古訓莫為定。與毛鄭同。宋書符瑞志引漢書作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今作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指。今作者。按詩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鄭箋云。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

所用詩。

憎其式惡。今作廓。與此同。

乃睠。

今作眷。釋文云。本又作睠。

西顧。此惟與度。

今作宅。論衡初稟篇。亦作度。漢書章玄成傳注。臣瓚曰。按古文宅度同。

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

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哲良人。

哲。舊作招。成八年左

傳云。賴前哲以免也。

疾口口。

程本作奢。考廓三字。

無紀極也。

文十八年左傳云。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乃惟度法象。

周禮太宰。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

明著禮秩。

莊八年左

詩黃鳥云。殲我良人。

疾口口。

程本作奢。考廓三字。

無紀極也。

文十八年左傳云。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乃惟度法象。

周禮太宰。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

明著禮秩。

莊八年左

傳云。衣服

為優疑。

憲藝。縣之無窮。

文六年左傳云。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漢書蕭望之傳云。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

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哀七

禮秩如適。

為優疑。

憲藝。縣之無窮。

文六年左傳云。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漢書蕭望之傳云。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

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哀七



年左傳。天之遺。是以先聖籍田有制。禮記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供神有度。周語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昭七年左傳云。上所以共

神。奉已有節。毛詩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宣十二年左傳云。君子

尊賤有等威。杜注。威儀有等差。桓二年傳云。皆有等衰。杜注。衰殺也。禮記月令云。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各足祿其爵位。祿當作保。慎微篇亦誤保。爲祿。孝經云。保其祿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

義。文有脫誤。成二年左傳云。器以藏禮。禮以行義。杜注。車服所以表尊卑。尊卑有禮。各得其宜。此文大意蓋與傳同。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禮記王制云。凡

州方千里。又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書賈山傳云。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此有脫誤。其班祿

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

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

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公下舊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

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本功成者封。白虎通考黜篇云。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

公功成。漢書賈誼傳云國耳忘家公耳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忘私鮑宣傳云志但在營私家子弟事學不干舊作於何本改與並誤干財利閉門自

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漢書董仲舒傳云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而不陷。而上說臣

養優而不隘。漢書韋賢後玄成傳玄成友人侍郎韋上疏云宜優養吏愛官而不貪。史記平準書云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

民安靜而強力。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先帝勸農此則太平之基立矣。毛詩南山有臺序乃惟慎貢選明必黜

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七上務節禮正身示下悅其政

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毛詩吉日序云能慎微接是以天地交泰。易泰象曰天地陰陽和平。淮南子汜論訓云陰民無姦

匿。讀爲匿魯語云下無機衡不傾。書堯典云在璿機玉衡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宣十一年

什一行而頌聲作。此後所述詩義皆與毛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傳異蓋本三家之說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云周之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忘於公賦歛重而譚告通。舊脫而字譚作譚按毛詩大東序云東國班祿頗而傾甫刺。顯茂才廣

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圻云傾當

作頤。隸釋高陽令楊著碑。頤甫班爵。頤甫卽毛詩祈父。頤傾字形相近而誤。繼培按志氏姓篇以單頤公爲頤公。誤正類此。刺薄亦誤作賴。治要載陸景典語。謂周襄申伯。吉甫著誥。祈父失職。詩人作刺。官人封爵。不可不慎。說與此合。按毛傳。圻父司馬也。鄭箋申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其說蓋採之三家。隸釋繁陽令楊君碑云。民思遺愛。奔告於王。頤不審。莫肯慰揚。頤亦謂頤甫。安平相孫根碑又云。圻甫考績。行人定而綿蠻。頤茂才云。定當作乏。繼培按。尚書大

春紀。振乏絕。高誘注。行而無資曰乏。是行人得言乏矣。或云。定當爲突之誤。說文云。突。貧病也。突定字形亦相近。

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

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

韓詩外傳五云。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樂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燕策。太子丹曰。今秦有貪饕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說文云。饕。貪也。

重文作叨。按考績篇作貪饕。

重賦斂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

春秋繁露盟會要篇云。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

文德不獲封爵。

漢書公孫弘傳。封弘詔云。古者

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按三式篇引。樹高烝民。詩而釋之云。申伯山南。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文德獲封。蓋三家詩說有之。

列侯不獲。

下脫二字。當是不獲治民。卽三式所云列

侯。或有德宜于民。而道不得施也。

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

詩北門云。終宴且貧。毛傳。宴者。無禮也。箋云。君於已祿厚。終不是以爲禮。

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

品臣。猶言衆臣。通典卅五

引。應劭漢官儀。載叢叢瞻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奉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損益篇云。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差。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崔實政論云。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賦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

君又

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

咸當作戾。戾氣與下和氣相對。說苑貴德篇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

草也。患害切而迫飢寒。

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軌所繇生也。

此臧紇。舊作滅絕。

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

襄廿一年左傳。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角弓。今詩作胥傲。白虎通三教篇引詩作斯效。

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

淮南子本經訓云。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

諄諄如也。

詩抑云。誨爾諄。

尊。按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如誨爾。恂恂之恂。恂恂。懇誠貌也。春秋繁露相生篇云。孔子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說苑至公篇。作敦敦諄諄。敦敦。屯屯。恂恂。義並同。

惟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

民極。周禮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又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管子五輔篇云。公法行而私曲止。

三府制法。

後漢書郎顛傳云。委任三府。章懷注。三公也。按太尉司徒司空皆開府。故曰三府。

未聞赦彼有罪。

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文。舍音捨。又音赦。周禮司刺鄭注。赦。舍也。

獄貨惟寶者也。

書呂刑云。獄貨非寶。

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

隱五年左傳云。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

既無厭有。

句有誤字。

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

周語云。所以阜財用衣食。章昭注。阜。厚也。

而競於廉恥也。

管子牧民篇云。國有

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淮南子秦族訓云。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

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

匿。讀為隱。

然後乃能協和氣而

致太平也。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頤象。

為本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

崇也。

文有脫誤。當云國以民爲本。君以臣爲基。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鹽鐵論未通篇云。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蓄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考工記云。匠人牆厚三尺。崇三之。鄭注。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馬肥然後遠能可

致也。

詩有駟毛傳。駟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鄭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忠。

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二字當乙而望

高牆。

淮南子秦族訓云。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 述赦第十六

本傳在愛日篇後。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

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氣之所結。

莊子達生篇云。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

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素問舉痛論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炆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然後爲之方。

素問至真要大論帝

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漢書藝文志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鹽鐵論輕重篇云。扁鵲撫息脈

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

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

可安矣。

墨子兼愛篇云。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

於數赦。管子法法篇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後漢書桓譚傳云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此倒用其語漢書刑

法志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銖兩言其

輕漢書趙廣漢傳云數有赦贖未嘗蒙恩。漢書文三王傳云比比蒙恩又云數蒙聖恩得見貫赦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直舊作眞据程本改

詩小明云不避強禦。漢書蓋寬饒傳王生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按詩烝民不畏強禦文十年左傳引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杜注云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強禦秦

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辟強禦誘多用韓詩疑韓詩畏本作辟與避通。不辭上官。辭謂謁辭漢書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後漢書丁鴻傳云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上封事曰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

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梁統後翼傳云翼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郭伋傳云召見辭謁章懷注因辭而謁見也循吏傳云任延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從

事督察。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及諸州皆有從事史漢書翟方進傳云督察公卿顏師古注督視也方懷不快。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漢書高帝紀六年張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而姦

猾之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姦猾為害又加誣言。說文云加語相增加也誣加也漢書五行志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顏師古注言博本為石顯所冤增加其語故陷罪皆知赦之不久則且

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崔實政論云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肖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口府州郡側目以為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閩門捕攝妻子今主上妄行刑

辟。昭六年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宣帝紀元  
康二年詔曰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  
高至死徒下乃淪冤。漢書尹翁歸傳云案

致其罪高至於死。舊作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信讀爲申說文云鞠窮治舉人也經典通用鞠禮記文王世子云告於甸人鄭注告讀爲鞠讀書用灋曰鞠周禮小司寇

按高下猶重輕也。讀書則用灋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史記夏侯嬰傳云嬰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

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時候趙弟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如  
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漢書刑法志緹縈上書云死亦無益於死亡矣。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及隱逸行

士淑人君子。詩尸鳩爲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王尊傳云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虞姬曰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

自明明德馬后傳云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問  
爲上言之後漢書皇甫規傳云今見覆沒恥痛寘深覆沒即覆冒沒聲近義同。下士冤民。漢書于定國傳云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下士注見浮侈篇能至

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覆當作覈說文云覈實也考事西笮邀逃其辭得實曰覈

州郡轉相顧望。漢書王嘉傳云外內顧望留苦其事。舊作留吾真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留苦顏師古注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易林咸之豫萃之咸巽之井未濟之需並云稽難行旅留連愁苦春夏待秋

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漢書楚元王後向傳云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魏相傳云大

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句有誤字程謹身節用。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此庶人之孝也。急就篇云鬼薪

積累纖微以致小過。

後漢書梁統後商傳云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後漢紀文帝永寧元年岑宏議云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論衡累害篇云將軍異好

白粲鉗鈇不肯謹慎自令然。

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禮記月令云黑黃蒼赤莫不實良鄭注實正也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

良善也。按此當作貞良言當作皆蓋當作善此皆貞良善民爲句貞良見敘錄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容皆務貞良崔實政論云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

輕薄惡子。漢書酷吏尹賞傳云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國

基注見本政篇。不道凶民。漢書翟方進傳云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蕭望之傳云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

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王尊傳云五官掾張輔貪汙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漢書魏相傳云人有告相賊殺不辜谷永傳云多繫

無辜掠立迫恐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又令丙籬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侵冤小民。注見考續篇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

漢書胡建傳云。誅惡以禁邪。以解蓄怨。楚語云蓄怨滋厚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

漢書高帝紀云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老盜服臧而過門。臧舊作藏据傳

改臧謂所竊物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有臧者罰周禮司厲注鄭司農云今時盜賊臧加實沒入縣官。

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哀十三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亡主



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顏師古注。不急追賊。反繫失物之家。亡猶亡家。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

恨之人也。漢書于定國傳云。民多冤結。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韓非子難一云。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

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傳云。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漢書董仲舒傳

云。傷肌膚以懲惡。斷人壽命者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壽命者。上命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夫人之所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易繫辭下傳云。

不威不懲。後漢書陳寵傳云。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管子明法解云。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亦見成帝紀建始三年詔。及王莽傳。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共。讀為恭。書甘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罰有罪。五刑五用。書皋陶謨。罰。今作討。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瞻印。反脫。今作覆說。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

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書微子云。小民方輿相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書呂刑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王先生云。消即鳴之誤。以革命受祚。易革

湯武革命。為之父母。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違。當作遵。崔實政論云。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口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

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遭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苟悅漢紀云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滌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二字今本漢紀缺初學記廿補

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

舊無物字据本傳補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仁之善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

長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非得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口也

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

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天賦即忠貴篇所云天以為賊或云當作大賊非

今夫性惡之人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頑以為人性有善有惡

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

傲凶悍無辨

淮南子時則訓云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呂氏春秋處方篇云少不悌辟而長不簡慢高誘注悌兒也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善注引桓譚新論云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明以威侮

侵利為行

書甘誓云威侮五行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此用其文

以賊殘酷虐為賢

賊殘疑倒漢書哀帝紀詔曰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李尋傳云諸閹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聞者宜以時廢退

翟方進傳劾奏朱博等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

故數陷王法者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云多陷法禁

此乃民之賊

孟子云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下愚極惡之人

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王莽傳贊云窮凶極惡

雖脫桎梏而出囹圄

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

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

當云自恃

以數赦贖字

出獄跣跣論語云跣跣如也

復犯法者何不然

何不然言何所不然也漢書韓信傳何不誅何不服何不散顏注如此匡衡傳云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

之未得。洛陽至有主諸合殺人者。說文云：諸，論也。詒，諧也。合乃論之省。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末童，謂之會任之家。會任，浮其務也。洛陽至有主諸合殺人者。諺曰：河間來合諧。王先生云：諧合殺人，若今律云私和頂兒矣。謂之會任之家。會任，浮修籍作

合任。按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漢書作會。顏師古注：會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聲類云：會，市人也。會與會同。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漢書宣帝子東

平思王傳云。通姦犯法。利入深重。幡黨盤牙。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牙，即互字。谷永傳云：百官盤互。顏師古注：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楚元王傳：劉

向云：宗族盤互。師古亦云：字或作牙。後漢書滕撫傳云：盜賊羣起，盤牙連歲。章懷注：盤牙，謂相連結。黨編傳序注：引謝承後漢書云：中官黃門，盤牙境界。魏志曹真後爽傳：根據槃牙。吳志陸瑁傳：九域槃牙。按：牙並當作互字。形相近而誤。師古謂如豕犬之牙，非是。盤，斲，古

通。請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淳曰：律，諸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是故雖嚴令尹，謂洛陽令，河南尹也。終不能

破攘斷絕。王先生云：攘是壞字之誤。繼培按：破壞見救邊篇。何者，凡敢為大姦者。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云：敢，必行也。不畏為之。史記酷吏張湯傳云：趙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

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淮南子秦族訓云：智伯有五過人之材。史記衛將軍傳云：以和柔自媚於上。多散苟得之財。禮記曲禮云：禮記曲禮云：臨財毋苟得。奉以諂諛

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第五倫也。見後漢書。孰能不為顧。詩正月：鄧籛云：顧，猶視也。念也。按：為顧，謂曲法賄徇。論衡逢遇篇云：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顧，亦謂委

曲承意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

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姦耳。

奮脫赦之二字，按匡衡傳云：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此文多本衡語，今據補。崔實政論亦云：雖日赦之，亂甫繁耳。

或云：三辰有候。

云：舊作之初學。

記廿引，或三辰有候，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禮，鄭注：日月星辰。

天氣當赦。

開元占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天牢中常有繫星三，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暮視之，其一星去，有喜事，其二星去，有賜令爵祿之事，三星盡去，人君德令赦天下，甲子期八十八日，丙子期七十二日，戊子期六十日，庚子期八十日，壬子期六十二日而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引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又云：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又引望氣經云：黃氣四出。

注期五日，十日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

然，舊作殺，然誤為煞，又轉作殺也。未必然也，見史記自序。

王者至貴，與天通精。

御覽七十六引春秋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神與

天地通。淮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上通於天。御覽九八十七引情並作精，覽冥訓亦云：遭急迫難，精通於天。

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

易是類謀云：主有所貴，王侯元德，天下歸郵，心

有所維，意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災，捉挺患無形之外，准萌纖微之初，先見吉凶，為帝演謀，忽之可也，勿之無也。此文本於彼，彼文有脫誤，後漢書楊震後賜傳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亦本易緯。或

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

書洪範

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

或字誤，王先生疑感之誤。

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

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

直當作真，漢書息夫躬傳：王嘉曰：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孔光傳云：臣聞師曰：天有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諫，則凶罰加焉。

谷永傳云：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又云：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俗

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不徒故謂之俗人見意林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

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韓非子解老篇云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旱見久陽則

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兩小字當作來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讀如下前

世贖赦稀疏民無覬覦。桓二年左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說文云稠多也故每春夏輒望復赦。崔實政論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

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一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說文云赦幸懲艾比之於死頃聞以來歲且一赦百姓怙怙輕爲姦非每追春節徵倖之會犯惡尤多也也僥倖即赦

幸之別經典通作徵幸昭六年左傳云徵幸以成之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

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漢書刑法志云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本傳作此未昭政亂之本源政當是治唐人避諱改之本書斷訟篇云必未昭亂之

本原語意亦未足按文義當作此乃未昭治亂之本原昭九年左傳云木水之有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正世篇云古之欲

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凡民之舊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匿讀爲惡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

罪之人終身被命

漢書刑法志云已論命晉灼注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張耳傳云營亡命遊外黃顏師古注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鮑宣傳云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注詔顯其名而捕之被命猶言名捕也

得而必

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

良疑赦可疑行

孺子可令姐

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說文云媼媼也姐乃媼之省

中庸

之人可引而下

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引舊作弘新書連語云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申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故其諺曰

一歲載赦奴兒噫嗟

奴讀爲驚崔實政論亦載此諺困學紀聞十三引政論奴作好或云好兒卽好人非也噫嗟政論作噫噫史記韓信傳云項王噫噫叱咤千人皆靡索隱噫噫懷怒氣漢書作意烏猝嗟晉灼注意烏悲怒聲也方言云

宋衛之閒凡怒而噫噫謂之魯閱莊子知北遊篇云宋者嗜噫物也釋文李郭皆云嗜噫聚氣貌一切經音義十五嗜噫大呼也噫嗟噫意烏噫噫嗜噫並聲近義同淮南子繆稱訓云意而不戴高誘注意悲聲噫嗟也意嗟急氣言之則爲意

言王誅

不行則痛瘵之子皆輕犯

急就篇云瘵瘵痛瘵溫病說文云瘵積血也

況狡乎若誠思畏思字衍卽畏之駁文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

爲姦宄報也

按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陳湯傳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郵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郵支報仇也爲國爲姦軌報謂

姦人讐良民而得放釋不畜爲姦人報讐與蚡湯所言同意

夫天道賞善而刑淫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天工人其代之

書畢陶謨

故凡立王者將以誅

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

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注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

且夫國無常治又無

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又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韓非子有度篇云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法

無常行亦無常弛。亦舊作法据諸子彙函改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御覽二百六十五六百五十二並作荊州舉茂才按

作荊州是也下云部南郡從事續漢書郡國志南郡屬荊州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續漢書郡國志巫縣屬南郡漢書朱博傳云縣有劇賊刺史

數以竊郡。竊當作察漢書朱博傳云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竊察聲相近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釋文崔本作察齊物論篇竊竊然知之釋文司馬云竊竊猶察察也家語好生篇竊夫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爲察皆其證訖不能

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書洪範云帝乃震怒振震古字通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臣下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當

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

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舊作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

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漢舊儀云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

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使傳麻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文與此同崔實政論云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

潛夫論 卷四

始是褻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周禮樞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鄭注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疏云冗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

之冗吏亦曰散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悔服謂悔過服罪漢書蕭望之傳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有司奏事又俗。疑

作乃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漢書平帝紀卽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已全其性命

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弗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

前事置奏上有不知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巧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無赦者。了舊作子廣雅釋詁云了訖也王侍

疑于。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世當作舟謂三十年也老蓋放字放與攷字形相近攷通考轉誤為老漢書貢禹傳云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是其證崔實政論云

今如欲遵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一赦意與此同。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

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後漢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人之

情皆見乎辭。繫辭下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慎。舊作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



赦者，非不達赦。疑政務則必交。舊作內懷隱憂。詩柏舟云。如有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

者，固必伏罪。隱十一年左傳云。許既伏其罪矣。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嚮拳。莊十九年左傳。李離吏傳。孰肯刑身以正國。循吏傳論云。李離過殺而

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御覽六百九十四。接作挾。下有夫字。按。接讀爲挾。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鄭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注同。漢書賈誼傳云。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

王淮南諸子也。與狐義裘無時焉可。與狐。舊作與狐。據御覽改。按與狐議裘。蓋相傳有是言。抱朴子博喻篇云。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天中記引符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邱明曰。周人

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謀之。非亦與狐謀裘。羊謀羞哉。傳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宣十六年左傳。夫有罪而備辜。漢書王莽傳云。所征殄滅。盡備厥辜。按。備俱備之誤。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曰。義真備未乎。章懷注。備。古服字。冤結而信理。信。讀爲申。後漢書馮異傳云。申理枉結。此

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民勞。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詩先帝制

法。論衷刺刀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作衷。漢書金日磾傳云。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襲衷同字。刺刀疑刺刃。禮記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

也。聖主有子愛之情。漢書匡衡傳云。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

罰人有小罪匪省。今書作非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今書作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恐。人有罪雖小，然非

以過差爲之也。漢書王嘉傳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今書作非。終乃惟省哉。今書作皆災。適爾既道極厥罪。今書作辜。時亦。今書作乃。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

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司刺：再宥曰過失。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後漢書郭躬傳云：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若此者，雖曰

赦之可也。金作贖形，赦作宥罪。書堯典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皆謂良人吉士。詩黃鳥云：殲我良人。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襄廿一年左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先王議讞獄以制。議讞，衍一字。昭六年左傳：叔向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漢書景帝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張湯傳云：平亭疑法，奏讞疑說文。

云：讞者，議舉也。讞與讞同。原情論意。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後漢書霍璠傳云：諳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

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小司寇。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傳：曹劌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易

故觀民設教。觀象辭。變通移時之議。繫辭下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掾世莫乎此意。何本：乎作先。按當作莫急乎此。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孝文皇帝始

封外祖。史記外戚世家云：文帝追尊薄太后父為竊文侯。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漢書公孫弘傳云：元朝中，代薛澤為

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卨伯夷，皐陶伯翳，日疑皆受封土。詩長發疏云：中候握

契，皐陶賜姓號，又云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卨皐陶益土地，尚即契字。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疑

當為誦，詩崧高云：吉甫作誦，毛傳作是工師之誦也。其詩曰：齊魯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崧高是，舊作二，據程本改。今詩國下無于字，按志氏姓篇引詩纘作薦，謝作序，于是

作為此書，引詩不用毛氏，後人或據毛詩改之，遂致兩引互異。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

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梅福傳云：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

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升平即登，平升不受封，與志說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鼎九四，刑，王弼本作形。此言

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

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

王先生云。蠻當作鸞。

其尸祿素餐。

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李善注引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

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云。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谷永傳云。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

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

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

書康誥。

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

書臯陶謨云。百僚師寮與僚同。一式。

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

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注。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

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

易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

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

已。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按張官置吏。本管子明法解。

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

九錫三削之義。

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

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再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由

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毛詩伐檀序云。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當今列侯

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

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御覽一百九十八引風俗通云。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

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

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

魏郡。租入歲十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此卽本其意言之。

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耐金以黜之。而益多怨。

耐。舊作醉。漢書景帝紀。元年。高廟耐。

張晏曰。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律金布令云。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白虎通封公侯篇云。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或有凶頑醜

字。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

漢書王吉傳。諫昌邑王賀云。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張敞傳。顏師古注。上聞。聞於天子也。按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傳。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趙敬肅王彭祖傳。彭

祖取淖姬。生一男。號淖子。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外戚傳云。霍光以許皇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君國子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殷本紀。且人情莫不以己爲

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論語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節南山毛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言大其領。不官爲用。

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靡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說。蓋本三家詩說。申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五云。

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隸釋堂邑金費鳳碑云。退已並弟。不營榮祿。適遼。珍項領。滯畜。易林履之剝。否之屯。噉噉之歸。妹未濟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遼篇云。空谷有項領之

駿者。孫陽之馳也。訪學篇云。項領之駿。馳逐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誼並與此同。

今列侯年并以來。宜皆試補長吏。累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漢書

百官公卿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以信讀爲其志。以旌其能。周語韋昭注。旌。表也。其有韓侯。邵虎之德。詩韓奕。江漢。邵

今作。上有功於天子。漢書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書皋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彰與章義同。其懷姦藏惡。尤無

狀者。懷姦。亦漢時律令文。漢書孫寶傳。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翟方進傳。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又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姦猾。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姦邪。欲變朝政。晉語云。使百姓莫不有戚愆於其心中。章昭

注。人懷悖逆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章懷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

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史記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

列侯剖符行封。釋名釋書契云。漢制。約勅封侯曰冊。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儋

鄭注。儋。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國大

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書顧命云。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句有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

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育蓋羸字之壞。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字亦作

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盈行多不

軌。敘傳云。武安驕盈。又云。常山驕盈。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詩巧言。漢書韓延壽傳云。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齋夫

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此文本之。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雄傳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楊震後乘傳云。乘上言。自頃所徵。皆特拜

不試。又云。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李固傳云。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橫選特進。猶云特拜橫拜也。而不令列侯舉。下當脫士字。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兩大字疑當作未。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洽。遍徹也。非

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鼂錯傳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史記李斯傳

云。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又云。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云。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覽即攬之省。今雖未使典始。當作司。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

皆使貢士。不宜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書盤庚云。汝有積德。試。舊作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易屯。利建侯。下合黜

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書云。內則百姓蒙福。素餐委國。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云。退讓委國而去。位無凶人。文十八年左傳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潛夫論 卷四

也。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矣。制、舊作刺。按刺乃利之誤。利卽制字。說文云。利、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

削。甚非勸善懲惡。漢書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張敞傳云。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爾雅釋詁云。誘。進也。移風易俗之法

術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式。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定四年左傳云。選建明德。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以統理民。史記陸賈傳云。統理中國。建正封不過百

取法於震。王先生云。百下脫里字。繼培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昭七年左傳云。諸侯正封。以爲賢人聰明

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漢書食貨志。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孌至悉也。顏師古注。孌與纖同。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漢書薛宣傳云。衆職修理。今之守相

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舊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

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不可不熟擇也。呂氏春秋務本篇云。處官則荒亂。

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循吏傳序。後漢書左雄傳亦載之。茲



宄滅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

謂王成黃霸見漢書循吏傳崔實政論云漢法亦三年一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

入爲公卿其耗亂無狀者

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

漢書宣帝紀贊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按韓非子五

蠶篇云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羣臣畏勸競思其職

宣帝紀贊云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

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

續漢書禮儀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詔曰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羣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論衡宣漢篇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輿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爵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於新豐醴泉湧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爵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

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

不可不嚴行也

韓非子六反篇云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

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昭廿年左傳

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

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此所云正其事矣初學記廿四引崔實政論云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引云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懲惻罵詈極筆由復廢捨終無懷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壺關三老上書云獨冤結而亡告讞八年左傳云剪焉傾覆無所控告

細民冤結無所控告漢書武

下士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說文云賔恃也

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噓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

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勸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

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疑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漢書賈誼傳云大諸侯之有異

心者破膽而不敢謀谷永傳云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顏師古注言懼甚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漢書鮑宣傳云民乃易視曠然使民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

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漢書薛宣傳云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又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

圖鐵鑕之決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當云則有鐵鑕斧鉞之誅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並見漢書循吏傳邵傳作召顏師古注召讀曰邵按漢郡古通用可

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三式。

###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疑人功也。功之所以能

建者。以日力也。

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崔實政論同。管子八觀篇云。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

盡地財。中用人力。周語云。豐殖九穀。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孟子云。今國家閒暇。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謁上有能字。下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

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安

行亦弭節之意。又非能增分度。本傳注引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月一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而益漏刻也。

說文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禮挈壺氏鄭注。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

也。商子擊令篇云。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

損漏刻也。乃君不明。類聚作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

百官廢亂。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說文云。僞訟。面相是也。徐鍇曰。而從相質也。希乃僞之省。仕者窮於典禮。典疑曲之誤。崔實政論云。長吏或實清廉。不肯媚遠。曲禮不行於所

屬。私愛無口於口府。魏志荀彧傳云。文帝曲禮事彧。是也。漢書儒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曰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曲禮即小禮。曲意按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如禮。王莽傳云。外交英俊。內事諸父。

曲有禮意。皆曲禮之證。冤民口獄乃得直。空格。程本作就。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霍將軍曰。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按。就獄得直。吏政猶未大壞。此當為鬻獄。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鉗也。鬻獄鬻獄乃得直。即所謂

買直也。烈士交私乃見保。漢書張湯傳云。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亂化流

行於下。隱五年左傳云。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毛詩凱風序云。衛之淫風流行。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類聚作賄。而趨走。後漢書皇甫規傳云。載贄馳車。懷糧步走。故視日短也。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皇者華。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

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意與此同。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論語。是故舊脫。据傳補。禮義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淮南子齊俗訓云。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盜竊起於貧窮。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送者。此皆生于不足。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足。

作貴。據傳改。漢書郊祀志。公孫卿曰。非少寬暇神不來。

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國基。注見本政篇。故務省役而爲民

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典。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詩甘棠。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此

訟上常有決字。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定九年左傳杜注。召伯決獄於蔽芾小棠之下。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刑錯。注見德化篇。今則不然。萬官撓

民。逸周書史記解云。外內相聞。下撓其民。說文云。撓。擾也。令長自銜。傳作令長。以神自蓄。按說文云。銜。行且賣也。或从玄作銜。賣街也。讀若育。賣蓋聲相近。百姓廢農桑。農字據傳補。下文亦云。民廢農桑而守之。而趨

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晡。傳作舖。按說文云。轄。且也。舖。日加申時食也。又申字下云。吏以舖時聽事。申且政也。高誘淮南子敘云。除東郡濮陽令以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後漢書趙

熹傳云。朝晡入臨。晡舖古通用。非意氣不得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章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食。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近臣外戚宦官。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

於不測之禍。獨行陸續傳云。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蜀志法正傳云。以意氣相致。鄧芝傳云。性剛簡。不飾意氣。風俗通窮通篇云。韓演爲丹陽太守。法車徵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意氣過於所望。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釋文引司馬彪注

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世說紕漏篇云。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以餽獻爲意氣。漢晉人習語也。訟不訟。輒

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說文云。辭訟也。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不良之吏。覆

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

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章懷注。公府三公府也。公府不能照察真偽。照舊作昭。按寶邊篇。

交際篇。並作照察。今據改。楚辭九辨云。信未達乎從容。王逸注。君不照察其真偽。亦一證。管子形勢解云。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人主不得昭察其臣下。昭亦照之誤。照察本於彼九辨。又云。彼日月

之照明兮。王逸注。三光照察。詩柏舟鄭箋。衣之不辨。則憤辱無照察。東方之日毛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禮記哀公問。已成而明。鄭注。照察有功。論衡吉驗篇。照察明著。皆其證也。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罷讀為疲。故猥

說一科。盧學士云。說疑當作設。繼培按。設字是也。後漢書實帝紀。本初元年詔曰。造設科條。令此注百日。王先生云。科令為句。此注百日是比滿百日之說。乃為移書。廣韻五支移字注云。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為移書。

箋表之類也。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按。造數疑當作遭赦。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

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見論語。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魏豹彭越傳贊云。中材以上且羞其行。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

可。疑當在皆字下。或當作耳。帶上讀。鄉亭部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周禮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蜡氏有

地之官。鄭司農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足以斷決。

禮記月令云。審斷決。

使無怨言。

僖廿四年左傳云。且出怨言。

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

實繁有徒。

昭廿八年左傳繁作蕃。

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

晉語云。撓志以從君。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按說文云。撓。曲木。後世撓曲字皆从手。

無恩於吏。怨

家務主者。

務當作賂。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主者即執事者。周禮訝士鄭注。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史記呂不韋傳。太后乃陰厚賜主腐

者吏。張丞相傳。任放擊傷主呂后吏。外戚世家。竇姬請其主遣宦者吏。皆所謂主者。

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

說文云。排。擗也。

後反覆時。吏坐之。

周禮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

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方士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鄭注。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故共枉之於庭。

傳作廷。謂縣廷也。史記游俠傳。縣廷。漢書作庭。王先生云。以上下文例之。枉當爲排。此枉字疑後人

據傳。以羸民與豪吏訟。

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居縣爲豪吏。

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萬戶以上爲令。減

萬戶皆有丞尉。爲長。是爲長吏。

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

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

舊脫郡訟其勢不如也。

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

苟欲以錢刀課之。

錢刀。傳作日月。按錢刀字非誤。漢書薛宣傳云。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

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

舊作已。據傳改。

曠旬滿祈。

王先生云祈

疑期之誤。

豪富饒錢者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平

取客使往

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假令無

可盈千

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

說文云鎮博壓也漢書酷吏嚴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此反言之江充傳云交通郡國豪猾

何冤之也

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怨故未讐

史記蔡澤傳云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

輒逢赦

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

讀為

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

漢書陳萬年傳云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論衡商蟲篇云豪民猾吏

郡縣所以

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

除舊作於據傳改按但當作且本書邊議篇云除其仁恩且以計利

言之後漢書靈融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亦此意也

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縣主鬻吏曰道

及從事督郵

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從事屬國都尉下有督郵

有典之司民廢農

桑而守之辭訟告訴

周禮小司徒云聽其辭訟說文云訴告也或从朔心作愬管子任法篇云告愬其主

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

下有脫文日廢十萬人疑

或當

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

王先生云獲當是護傳云二人經營亦護持之意繼培按護獲形近易誤儀禮大射儀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鄭注古文獲皆作護此其類也

是為日



三十萬人離其業也。尉繚子將理篇論決。獄云農無不離田業。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三百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十萬人當食二百一十萬人云。

二百者舉成數也。漢書貢禹傳云：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此文本之。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云：盜賊消則刑罰少，消與銷同。太平何從

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傳注云：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

反支。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令屬衛尉，掌吏民上章。上明聖主。當作上聖明主。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子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漢舊儀云：郡國守丞長

史：上計事竟，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讀勅，畢遣勅曰：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

蓋所謂有君無臣。僖二年公羊傳文。有主無佐。按漢書龜結傳：錯對策云：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今執事之臣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有主無

佐，蓋即本於彼。元首聰明，股肱怠惰，事也。書：臯陶謨：詩曰：何本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

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論語：患不得之，今作患得之。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

之。又恐失之。說苑雜言篇同。論語古本亦當有不字。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漢書朱博傳云。漢家

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與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又云。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此其聰明智慮。韓非子難

聰明勞智慮。未必聞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漢書鮑宣傳云。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說苑臣術篇云。安官貪祿。營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論語。嗟哉。可無思乎。

# 潛夫論卷第五

##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

史記秦始皇紀：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

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韓安國傳：王恢曰：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匡衡傳：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數家語意相襲，而文或少異。淮南子齊俗訓云：世

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修務

訓高誘注：推移，猶轉易也。

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

符當作御，御符字形相近，或當爲撫，聲之誤也。御世，見敍錄。撫世，見忠貴三式德化篇。

皆革定法。

管子正世篇云：

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商子更法篇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壹言篇云：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

高祖制三章之約。

漢書高帝紀：元年，召諸縣豪傑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

孝文

除克膚之刑。

漢書文帝紀：十三年，除肉刑法。刑法志載詔云：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克與刻通。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

是故自非殺傷盜賊。

臧，程本作賊，誤。漢書高帝紀：李奇注

云：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

文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

漢書刑法志云：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罰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循吏黃霸傳，張敞云：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夫制法之意，若為

籬籬溝塹，以有防矣。

楚語云：為之關籬，蕃籬而遠備閉之。塹當作壑。說文云：壑，阬也。周禮雍氏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

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

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持。

舊作治，据下文改。

塞其原，則

姦宄絕。

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原而天下治。大戴禮盛德篇云：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

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

漢書董仲舒傳

云：一歲之獄，以萬千數。鹽鐵論申韓篇云：今斷獄歲以萬計。

然辭訟之辯。

說文云：辯，舉人相與訟也。辯治也。從言在辯之間。

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

漢書鼂錯傳云：獄官主鬪，其

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

漢書韓延壽傳云：吏民不忍欺給，給與詰問。

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書堯

乃自上

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喉舌。

喉，舊作唯。詩烝民云：王之喉舌。

以元示民。

元，當為玄。德之玄。荀子正論篇云：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

階。易繫辭上傳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繫辭下傳

脉脉規規。

玉篇云：脈脈，姦人視也。亦作脉。脉脉與脈脈通。漢書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顏師古注：脈脈，視貌。莊子秋水篇云：規規然自失。釋文云：

規規，驚視自失貌。荀子非十二子篇：莫莫然，矐矐然。楊倞注：矐與規同。規，見小之貌。按：莫莫與脉脉聲亦相近。

常懷姦唯。

唯，當為詐。禮記經解云：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王侍郎云：唯，疑唯姦唯，猶恣睢。

昧冒前利，不顧廉

取。襄廿六年左傳云。楚王是故昧於一耒。杜注。昧。猶貪冒。周語云。戎狄冒沒輕儻。貪而不讓。昧冒。猶冒沒也。漢書匈奴傳云。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說苑正諫篇云。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鹽鐵論結和篇云。登得前利。不念後咎。苟且中。脫一後則榆解奴抵。榆蓋偷之誤。解讀爲懈。奴抵字。

詳。未。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君。脫。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

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崔實政論云。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作使百工。及從民

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孟子云。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書呂刑云。皇帝哀矜庶獄之不幸。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史記酈生傳云。吾高陽酒徒也。淮陰侯傳云。始爲布衣時。貧無行。漢書五行志。谷永云。崇聚粟輕無誼之人。以爲私

客。傳空引滿。漢書敘傳云。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傳空。猶舉白也。啁噉罵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啁噉之頃焉。釋文。啁噉。聲。啁噉與啁噉同。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啁。衆聲也。史記魏豹傳

云。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書畢陶謨云。惟慢遊是好。又云。罔晝夜頡頏。按。或毆擊責主入。舊作於死亡。

羣盜攻剽。劫人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貨殖傳云。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略。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

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

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湏爾。

成二年左傳云。淫湏毀常。詩蕩云。天不汭爾。以酒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爾。

春秋之義。責知誅率。

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葬陳桓公。何休注云。不

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何休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是責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是誅率也。繼培按。後漢書孔融傳云。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即責知之意。鹽鐵論疾貧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皆用公羊誼。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

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

月。舊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

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

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作田祖。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此脫歸字。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亦作彭祖。軹侯作章侯。誤。表無章侯。軹者。薄昭所封國也。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

除。舊空。据程本。史記

惠景問侯者年表。作黎侯。並無陽字。此蓋與周陽相涉而誤。邵。史漢並作召。漢書顏師古注云。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貧食志云。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牡馬。持馬蓋特馬之誤。特馬。卽牡馬。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莊子徐無鬼篇云。錢財不積。則貪者壘。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

之端。

漢書王尊傳云。絕詐欺之路。

必國家之

舊

法防禍亂之原。

漢書金日磾傳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浸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

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隄防之類也。

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

後漢明帝紀元。

諸侯負責。輒

有削緝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后詔云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

云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消與銷同。

今諸侯貴戚或曰字勅民王先生云疑已之誤。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孝經未嘗負責身絜規避。王先生云

規避當作珪璧繼培按後漢書馮衍傳衍說鮑永云珪璧其行

淮南子批論訓文

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後漢書孝明八王傳云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梁相舉

奏暢不道暢慚懼上疏辭謝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唯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此類是也。

此乃殘掠官民。掠與略同注見下而還依縣官也。依讀爲藝敬也史記絳侯世家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

國家爲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

其誣罔慢易。罔程本作國誤誣罔亦漢時律令文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樂大坐誣罔是也說文云嫚侮易也經典通作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罪莫大焉。昭五年左傳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

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白虎通辟雍篇云顯有能褒有行

痛誅無狀。晏子春秋諫下云痛誅其罪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

信。疑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下有脫文

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

早斷絕。韓非子初見秦篇云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漢書匈奴傳陳饒曰椎破故印以絕禍根

則或轉而滋蔓。隱元年左傳疑云無使滋蔓人必若斯邪疑是故原官察之所

以務念。昭六年左傳云明察之官。君主之所以憂勞者。越語范蠡曰為人君者憂臣勞。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法志云。

原獄刑所以平者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紆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紆。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姦先遂多至此。

當在篇末。蓋總結一篇之意。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詩采蘋鄭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鮮絜。猶言潔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今以同。適矣。無顏復入甲門。

適下當有乙字。古人稱人以甲乙。韓非子用人篇云。罪生甲。禍歸乙。此其例也。周禮司刺疏。甲乙者。輿喻之義。縣官原之。周禮司厲疏云。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

之本原。亂上當有治字。說見述教篇。不惟貞絜所生者之言也。詩南有喬木鄭箋云。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蠟煉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貞女不二心

以數變。史記田單傳論。王蠋曰。貞女不更二夫。成三年左傳云。無有二心。故有匪石之詩也。柏舟。詩斯干云。無父母詒權。毛傳。權。疊也。鄭箋云。無遺父母之憂。史記韓安國傳。帝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草蟲箋云。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

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詩氓。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詩關雎。窈窕淑女。毛傳。幽閒貞專之善女。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

專貌。列女傳。宋鮑女宗云。婦人以專一為貞。梁竄高行傳頌云。貞專精純。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若然之人。又何醜悛。方言云。悛。恨也。悛與恪同。輕薄父兄。淫僻婦女。禮記經解



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列女傳周主忠妾傳頌云主妻淫僻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史記貨殖傳云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馮驩云不足者雖守

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周禮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抵中之抵義與抵負抵冒同乎當作卒屬下讀乎卒字形

相近儀禮士冠禮啐禮鄭注啐古文為呼此其比也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呂氏春秋順說篇云刈人之頸刈人之腹芟當作艾艾與刈通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

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舊脫不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以為民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

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書呂刑云遏絕苗民管子正法篇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初雖慙慙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

萬世周語云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韓非子難一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小懲而大戒易繫辭下傳戒王本作誠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小下當脫人字易曰此小人之福也

夫立法之大要漢書陳萬年傳顏師古注大要大歸也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昭卅一年左傳云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

為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漢

潛夫論 卷五 一三七

有劇縣平縣之目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乃可以毒其舊作者據何本改心而絕其後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史記秦始皇紀云欲以興太平漢書

路溫舒傳云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漢書地理志云民以富饒欲守一醮之禮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齊謂共牢而食同

尊卑也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傳頌同成同穴之義詩大車云死則同穴執節堅固列女傳齊孝孟姬頌云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漢書賈捐之傳云守道

堅固執義不回齊懷必死列女傳節義傳序云惟若節義必死無二召南申女傳云守節持義必死不往終無更許之慮列女傳息夫人云人生要一死而已終不以身更貳醮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

云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無義兄弟或利其娣幣漢書陳平傳云平曾迺假貸幣以聘聘與娣同或貪其財賄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

婦婦益不肯正此類也詩氓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貪其財賄奪之使不得遷矣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穀梁傳云為之中者歸之

也范擘注中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莊卅二年公羊傳云季子和藥而飲之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

殺也命當為令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王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又云趙王元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說文云拊扶也將即拊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傳云

女逃匿扶將出拜後漢書列女陰瑜妻傳云扶抱載之連日乃緩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曾孫何坐略人妻掠與略同方言云略強取也婦人軟弱廣韻云軟柔也軟俗史記貨殖傳云

妻子軟弱。按。軟。軟。蓋。僕。之。別。體。說。文。云。僕。弱。也。漢。書。王。尊。傳。又。作。瑛。弱。

猥為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

漢書司馬遷傳云。嬰金鐵受辱。顏師古注。嬰。縵。

也。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素車。嬰組。嬰絹。猶。嬰。組。即。上。云。自。縊。也。

吞藥。下有脫文。何本增晚矣二字。大誤。

###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

王先生云。慢。疑。憲。形。近。之。誤。

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

白虎通五刑篇

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襄廿九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疏云。孝經說文。

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

管子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

國者。臣術勝也。

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

商子新令篇云。法平則吏好。

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

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

義下舊衍身有二字。無也字。商子君臣篇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

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

按下文云。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此有脫誤。

人君思正以出令。而

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

管子法法篇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任法

篇云。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

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

商子君臣篇云。處君位而令不

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

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申子云。君之所以尊者。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

尹文子大道篇云。公法廢私政

行。亂國也。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實政論云。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夫法令者人

君之銜轡筮策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

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

荀子臣道篇云。闇主惑君。

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

史記李斯傳云。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

執轡於

右。此齊騶馬繻所以沈胡公於具水。

繻。舊作傳。楚語云。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古書需字多作繻。與專相似。具水。水經注。巨洋水篇引國語。作具水。云。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陶瀾。皆一水也。

而廣其目焉。元和夏孝廉文燾云。具。巨。胸。聲相近。則作具是也。

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於鄭師。

宣二年左傳。按僖十年傳。敝於韓。杜注。敝敗也。弊與敝同。

而莫之能御也。

楚語云。遭世之亂而莫之

能禦也。章昭注。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哀十四年左。傳作舒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楚策孫子曰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事詳史記趙世家。皆以其毒素

奪君之轡策也。毒字衍。即素之駁文。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

蚤變也。王易故下無也字。蚤變作早辨。古字並通。用由變之變舊作辯。蓋後人以王本改之。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

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

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變通。注見述教篇。王先生云。叔當作救。昭六年左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繼培按。漢書元帝紀云。見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營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此文意與彼同。夫上聖不過堯舜。

而放四子。書堯典。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皇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巧言。是故君子

之有喜怒也。蓋舊作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商子書策篇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

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禮記中庸云。譬如登高必自卑。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

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呂氏

春秋園道篇云：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舊眾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呂氏春秋處方篇云：法也者，眾之所同也。商子修權篇云：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權者，君之所

獨制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心，顏師古注悉

盡也。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

重尊卑之術也。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

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禮記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按說文：恬憺並訓安澹。則憺之假借亦作淡。莊子胠篋篇云：恬淡無為。體道履德，簡

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易觀象詞作，舊作坐古，俗字與坐相近。為

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

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

用。

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

抑今詩輿作車，戈作戎，作則作戒。作逃作邊，按說文云：邊，古文逃。

故曰：兵之設也久矣。襄廿七年左傳涉

歷五代以迄於今。迄，治要作迨。

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

史記自序序律書云：非兵不彊，非德不昌。

今兵巧之械。

史記律書云：其於兵械尤所重，正義云：內成曰器，外

成曰械。械，謂弓矢戈戟。漢書藝文志論兵書云：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盈乎府庫。

禮記樂記云：車甲兵而藏之府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月令云：審五庫之量，御覽一百九十一引蔡宮月

令章句云：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南子：時則訓云：七月官庫高誘注：庫，兵府也。說文云：庫，兵車藏也。

孫吳之言，聒乎將耳。

韓非子五蠹篇云：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

篇。說文云：聒，謹語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者，韻篇云：擾亂耳孔也。

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

韓非子五蠹篇云：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亡。

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

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

孫子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始計篇云：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商子戰法篇云：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

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知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六韜兵微篇：太公曰：勝負之微，精神先見，明將察之。

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

治要無自字，按晉語梁由靡論慶鄭云：不

開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又云：戰而自退，後不可用。此自退之證。或云：自卽而之，駁文讀學篇亦以而爲自。

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

治要作喚誤。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驥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漢書龜策傳云：

上下山阪出入溪澗

出馳千里莊子秋水篇云駢驥驪驪一日而馳千里出馳治要作步驟按荀子哀公篇云步驟馳騁

馬之禍也然節馬治要作驥驥王先生云節馬當是良馬涉下節士而誤

中國之馬弗與也

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以王良治要作以御者良按王良疑當作良工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

使士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也

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

史記貨殖傳云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擐旗前蒙

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韓詩外傳十下莊子曰節士不以辱生楚策張儀曰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舊脫據治要補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

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

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

賞當作實史記魯仲連傳

云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下文亦云榮名厚實

不避恥辱恥舊作聖據程本改則避禍亂也非此

舊脫據治要補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

必其子

管子形勢解云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

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

以與下市

韓非子難一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說苑復恩篇云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

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

商子賞刑篇云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故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



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說苑指武篇子路曰：鐘鼓之音上聞於天，旌旗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呂氏春秋期賢篇云：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

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害治要作空，按作空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

受其禍。漢書高帝紀：項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顏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乃義士且以徼其名。徼，舊作激。據治要改。徼與下求字同義。說苑說叢篇云：人激於名不毀為聲。激言於不言其。漢書揚

雄傳云：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顏師古注：徼，要也。字或作激。激發也。按：激亦字誤。顏說非也。貪夫且以求其賞爾。淮南子兵略訓云：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

死而樂傷也。謂其賞信而罰明也。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商子壹言篇云：

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管子權修篇云：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韓非子六反篇云：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

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此其所以人懷沮解。舊作懈。據治要改。鹽鐵論擊之篇云：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漢書趙充國傳云：欲沮解之。顏師古注：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不肯復死者

據治要補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史記蒙恬傳云：暴師於外十餘年。典兵之吏將以舊作下。據治要改。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漢書高帝紀云：且日合戰，蕭何

傳云：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據治要補。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孫子地形篇云：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

強兵無選鋒曰北六韜奇兵篇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管子法法篇云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兵法篇云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

與言罰則不行

效當作故韓非子初見秦篇云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又難二云趙簡子圍衛之郭郭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

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

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

據治要補

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

鄒析子無厚篇云御軍陣而奔北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

孫子始計篇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魏武帝注將宜五德備此益以敬蓋所見本異

是故智以折

敵折疑料之說史記白起傳論云料敵合變

仁以附衆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

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

英程本作陰按英疑策之誤詩免置鄧箋云此免置之入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

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

大戴禮玉言篇云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

輔主安民前羌始

反時

先零羌滇零以永初元年爲寇明年自稱天子六年滇零死子零昌復襲爲號至元初四年爲任尙客刺死隴右始平詳後漢書安帝紀及西羌傳

將帥以定令之羣

管子霸形篇云朝定令於百吏王先生云羣字是郡字之誤

藉富厚之蓄

史記游俠傳序云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

據列城而氣當作處利勢權十萬之衆

下篇云語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或疑權爲權之誤按史記呂后紀灌嬰曰諸呂權兵關中易林益之臨

帶季兒良，明知權兵，權兵言執兵柄。史記袁盎傳云：絳侯爲太尉主兵柄，是其義矣。本書潛歎篇：權嚙賢之狗，義與此同。

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

漢書終軍傳云：萬事草創，後漢書魏

籌傳章懷注：草創，謂始造也。

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

脫一起，合從連橫。

漢書刑法志云：合從連衡，轉相攻伐。顏師古注：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

燕趙爲從，秦國爲橫。

舊作源，據下篇改。後漢書魏嘗傳：討王莽檄云：緣邊之郡，江海之漸，潞地無類。章懷注：潞，蕩也。蕩地無遺類也。

內犯司隸，東寇趙魏。

續漢書郡國志：趙國魏郡屬冀州。

西鈔蜀

漢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遮取謂之抄掠。抄與鈔同。

五州殘破，六郡削迹。

漢書趙充國傳云：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按：天水、後漢

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國志：金城隴西、漢陽、安定、北地、屬涼州。上郡屬并州。

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

非，舊作亦。據下文改。孫子地形篇云：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越絕

書計倪內經：計倪曰：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

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

孫子作戰篇文，舊脫家字。據孫子補。是故，諸有寇之

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

將，謂郡守。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顏師古注云：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既無斷敵合變之奇，

斷，治要作料。按史記自起傳論

云：自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料，斷義相近。古亦通用。史記韓信傳云：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新序善謀篇：傳自斷。又新序雜事一：宋玉對楚王問：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文，選斷亦作料。

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

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

吳語云：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章昭注：簡，習也。

將恩不素結，

史記淮陰侯傳云：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卒，然有急，則

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治要遇敵巧，此為將掘治吏驅怨以禦讐漢書鼂錯傳云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顏師古注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也士

卒縛手以待寇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縛手走不能疾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六韜軍略篇云凡帥師將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

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漢書鼂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

也然。舊作治數也，掘治要改補管子兵法篇云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饒士謂士之才德優饒者但患無典

爾。典司也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

商子錯法篇云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又云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漢書食貨志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顏師古注市列謂列肆。夫國不可從

外治，兵不可從中御。六韜立將篇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

而之舊作史又重而字据程本刪改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氓哉。漢舊儀云御史大夫敕上計承長史曰詔書數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承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

稱詔書漢書電通傳云。此亦陪克關茸。詩蕩云。曾是培克。按彼錄亦作培關茸。見豎雜篇。無里之爾。里當作俚。之下脫一字。漢書李布爨布田叔傳贊云。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

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疑非常之失。然後見下脫四字。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文當同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漢書孔光傳云。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顏師古注。踔。高遠也。踔躒。猶言踔

絕。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連舉諸夏。典引云。卓犖乎方州。文苑麟衡傳。英才卓犖。並與踔躒同。說苑說叢篇云。德以純厚故能豪。按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顏師古注。不拘常次。這超擢之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是其義也。

材明權變。任將帥者。後漢書南蠻傳。永和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圍日南。李固議亦云。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

不可苟惟疑基序。或阿親戚。墨子兼愛下篇云。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漢書賈禹傳云。不阿親戚。使舊作典兵官。蓋謂鄧騭也。騭以車騎將軍討羌。戰敗。羌遂大盛。朝廷不能制。詔騭還師。以鄧太后故。拜騭為

大將軍。見後漢書西羌傳。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注見上。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鹽鐵論地廣篇云。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

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共。意林作同。易繫辭上傳云。吉

潛夫論 卷五

一四九

凶與民同患

哀樂之情恕以及人

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已就義恕以及人

視民如赤子

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子按傳云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

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

救禍如引手爛

鹽鐵論刑德篇云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

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

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詩雲漢云靡有子遺寇鈔禍害晝

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

淮南子兵略訓云勇敢輕敵疾若滅沒荀子議兵篇云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說文云燹火所傷也或省作僂堯火餘也盡與斐同詩桑柔具禍以燹鄭箋云災餘曰燹釋文燹本亦作盡

而

內郡之士

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章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

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

後漢書烏桓傳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點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

以待天時

越語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章昭注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敕讓充國云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然漢書王昌

傳云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章懷注須待也

用意若此豈人心哉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何用心逆人道也

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

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

朝廷不聽後羌遂侵

下有脫字

而論者多恨不從惑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

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

秦策云三國攻秦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公子池曰講亦悔不講亦悔高誘注講成也講媾古字通

未始識變之理地

下脫不

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處

後漢書禮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騭曰。參前數言宜塞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又虞詡傳云。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塞涼州。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勦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塞之。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閩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符信所言與詡合。參傳西州士大夫蓋卽指符信諸人。今不厲武以誅

虜。逸周書鄧保解云。靜兆厲。武大武解云。武厲以勇。

選材以全境。

漢書王嘉傳云。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示便寇敵。不亦惑乎。

示字舊脫。孫侍御補。按說文。便。弱也。趙策。虞卿曰。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又云。割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亦云。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

按齊策。紹勃云。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

城。五里之郭。散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博博。卽惴惴之誤。莊子齊物論云。小恐惴惴。是其義已。漢書賈捐之傳。論珠崖云。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顛顛與惴惴同。顏師古注。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一曰。團貌。其說非也。

破滅彊齊。威震天下。

下。眞可謂良將矣。

事見史記。樂毅傳。

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

事見史記田單傳。舊作田單。帥窮卒五千騎。擊走卻。據單傳。改傳云。夷殺騎劫。自序云。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魯仲連傳。

云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此文聊莒當作聊城莒未嘗降燕也

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

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

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

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後漢書馮異傳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章懷注孫子兵法之文按孫子軍形篇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前日諸郡皆據列城

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

昭廿七年左傳云有堅守之心

而

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

詳實邊篇注

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

不在促境

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其下計謂宜塞交河城收鄴善等悉使入塞尚書陳忠上疏以爲盛國滅土經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

齊魏卻守國

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枿境

枿舊从手作拆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枿八極高誘注枿開也古亦省作斥漢書武五子傳燕王且上書云孝武皇帝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

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章賢後玄成傳云孝武皇帝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顏師古注並云斥開也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夏侯勝傳云孝武皇帝廓地斥境立郡縣又云武帝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斥境卽枿境字亦借拓後漢書傳雙傳云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都賦云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鮮卑傳蔡邕議云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

漢書武帝紀在元封三年

西置燉煌

元鼎六年

南踰交趾

卽定南越也趾紀作趾地理志作趾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章懷注云趾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趾也

北築朔方

元朔二年

卒定南



越元鼎六年。誅斬大宛太初四年。武軍所嚮宣十二年左傳潘党曰君盍築武軍杜注築軍營以章武功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有不從命武軍平之。無不夷滅漢書武五子傳贊云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

者不可勝數梅福傳云至於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曰封畿之內勤勞不處。而不能擒亦自痛疑。爾非有邊之過也。

唇亡齒寒。體傷心痛鹽鐵論誅秦篇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按唇亡齒寒本傳五年左傳。必然

之事。又何疑焉燕策云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君子見機易繫辭下傳機王弼本作幾。況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注云乃者猶言曩者。邊害震如雷霆。赫

如日月詩常武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云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驚於雷霆。而談者皆諱之。曰森井竊盜森傳作森按說文云森犬走貌从三犬森井竊盜猶史記叔孫通傳云鼠。

竊狗盜也。王先生云森井當是犬羊之誤。漢書王莽傳嚴尤云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也。後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馬稜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無以為憂。淺淺善靖。俾君子忘書秦誓云。

惟載載善編言。俾君子易辭。文十二年公羊傳作惟譏譏善靖言。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說譏諷之言。鹽鐵論國病篇亦云。譏諷者賊也。論諱篇又云疾小人淺淺面從按莊子在宥篇而佞人之心翦翦者釋文引李贖注云翦翦淺短貌。翦翦淺淺並與譏諷同。俾君子怠。亦

見史記三千世。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諺字舊脫據御覽八百卅六補。痛不著身。言忍之。錢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

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慘怛於心顏師古注慘痛也怛悼也

故端坐相仍

鹽鐵論禁耕篇云端坐而民豪按端坐猶言安坐也吳志虞翻傳孫策云端坐悒悒諸葛恪傳云端坐使老晉書東海王越傳云端坐京輦以失據會

又不

明修守禦之備

舊脫守字據邊議篇補六韜王翼篇云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齊語云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史記秦本紀云鄭君謹修守禦備

陶陶閒澹

詩君子陽陽毛傳云陶陶和樂貌

臥委天口

程本作聽

疑非羌獨往來

六韜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

深入多殺

史記吳王濞傳云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己乃陸陸

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懷注陸陸猶碌碌也按莊子漁父篇碌碌而

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漢書蕭何曹參傳贊當時錄錄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說文云逯行謹逯逯也嫁隨從也陸陸碌碌錄錄鹿鹿逯逯嫁嫁並通

相將詣闕諧辭禮謝

後漢書橋玄傳云詣闕謝罪

退云狀

狀上常脫無字無狀注見斷訟篇

會坐朝堂

周禮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鄭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云鄭據漢法謂正朝之左右為廡舍者也按後漢時國家有大事皆於朝堂會議後漢書鄧騭傳云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袁安傳云武威

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又云寶太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瑰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班超後勇傳曹宗請擊匈奴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應奉後劾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侵三輔皇甫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與劬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陳球傳寶太后將葬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盧植傳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鮮卑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皆其事也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傳喜傳云忠誠憂國按漢時每以不憂國責大臣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孔光傳策免光云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朱博傳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蓋詔奏之文相沿如此

苟轉相顧望莫肯違

止。顧望注見述教篇。止當作正。後漢書鄧曄後壽傳云。遠業正議。以安宗廟。皇甫規傳云。互相瞻顧。莫肯正言。皆此意。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壑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竊議異。違正。即駁議也。日

晏時移。議無所定。漢書龔勝傳云。目暮議者罷。已且須後。禮記學記云。雖舍之可也。鄭注。舍之須後。漢書食貨志。詔書且須後。後漢書循吏衛颯傳。須後詔書。顏師古章懷注並云。須待也。後得小安。詩民勞云。

可。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漢書息夫躬傳云。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文。選陸倕石闕銘。李善注引作狎。襄廿七年左傳云。晉楚狎主諸侯之盟。杜注。狎。更也。乃復怔忡如前。方言云。怔忡。遽遽也。江浙之間。凡窘猝怖遽。謂之怔忡。怔忡與怔忡同。玉篇云。怔忡。懼貌。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

爲惡。詩雨無正。何何潰潰。爾雅釋訓云。僂僂。洞洞。憊也。釋文。洞洞。本作襁。按玉篇作何何。與此合。說文。衣部。又引襁。襁。積積。說文無積字。當依此作潰。今爾雅無潰潰。蓋脫佚也。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

師。閱二年。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後漢書魯恭傳云。一夫吁嗟。王道爲虧。鮑永後昱傳云。一人呼嗟。王政爲虧。蓋當時成語也。小爾雅廣訓云。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此卽傷痛之義矣。

況百萬之衆。叫號哭泣。叫舊脫。據實邊篇補。詩北山云。或不知叫號。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淮南子秦族訓云。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老子云。貴

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新書大政上篇云。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養

民如子。新序雜事一。養作愛。說苑政理篇。憂之如家。漢書翟方進傳云。憂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趙策。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救其災

澹夫論 卷五

患除其禍亂。襄十一年左傳云救災患恤。禍亂廿八年傳云救其苗患。是故鬼方之伐。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非好武也。周語祭公謀父曰。獫狁於攘。詩出車。攘作襄。釋文。

襄本或作攘。後漢書蔡邕傳釋誨云。獫狁攘而吉甫宴。邕集難夏育擊鮮卑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刑變。非貪土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以振民

育德。易蠱象詞。安疆宇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安其疆宇。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昭廿三年左傳沈尹戌語。自彼氏羌莫不來享。詩殷武。普天思服。行葦

賴德。詩北山云。普天之下。文王有聲。云無思不服。行葦義見下篇。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思也。痛則無恥。

禍則不仁。禍。舊作福。措。程本改。忿戾怨對。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

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詩常武云。仍執醜虜。漢書蘇布傳云。掃淮南之衆。顏師古注。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爲。掃與掃同。而州稍稍興役。意林。州下有縣字。按本書皆以州郡連言。此亦當作州郡。漢書西南夷傳。

云州郡擊連連不已。詩皇矣云。執訊連連。漢書東方朔傳云。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簾。舊作樓。擁。舊作灌。並据意林。攷御覽九。簾作襲。襲與筮通。扇也。八百五十四。簾又作樓。探作

陶。按陶當作拘。一切經音義七引。無所能禦。徒自盡爾。意林作無益於事。徒自斃耳。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袁元年左傳云。夫屯晝夜九日。杜注。夫猶兵也。疏云。屯是

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十。舊作才。据程本改。後漢書西羌傳。虞詡說任尙云。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粟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皆廩食縣官。急就篇云。粟食縣官。帶金銀。顏師古注。粟食縣官。官給其食也。漢書地理志。顏注。粟給也。

慶與稟同。後漢書南蠻傳，李固云：計人粟五升，章懷注：古升小，故人日五升也。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後漢書陳寵後忠傳注引謝承書云：施延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實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但此人耗不

可勝供。耗猶費也。漢書西南夷傳，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顏師古注：共，讀曰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且舊作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

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襄廿六年左傳，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壤。舊作懷思慕未衰。漢書元年紀，永光四年詔曰：頃

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易獎厲也。獎，舊作將。按說文云：狀，嘆犬厲之也。經典多作獎。漢書哀帝紀云：獎厲太子，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孔晁注：厲，獎厲也。誠宜因此遣大

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逃爾土。漢書趙充國傳云：虜破壞可日月冀。如寬假日月。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非少寬假，神不來。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

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周祝解：凡作親趨作趨。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

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此文意與彼同。

###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是故，

不疑之事。聖人不謀。韓非子內儲說上。惠子曰。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浮游之說。聖人不聽。禮記緇衣云。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漢書韓安國傳云。

誑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云。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詩小旻云。維邇言是爭。漢書灌夫傳。韓安國云。譬如買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是以明君先盡人

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已之備。無恃於人。孫子九變篇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王先生云。附。疑搏。草食散亂。草食。疑當爲草舍後。

漢書馮異傳云。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未有都督。漢書敘傳敘西域傳云。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都督。卽謂都護總督也。魏志夏侯惇傳云。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其後遂以名官。甚易破也。然太

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奴。讀爲驚。漢書蘇建後武傳。李陵曰。陵雖驚怯。亦見霍光諸葛豐傳。武帝紀。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懷棄市。閩越王傳云。東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

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畏便。畏懼。義並同。擊上當有討字。見下篇。後漢書西羌傳云。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懼。不能制。本此及實邊篇。故令虜遂乘勝上彊。史記

高祖紀云。秦兵強。常乘勝逐北。上疑自之。誤黥布傳云。楚王恃戰勝自驕。破州滅郡。日長交交。吳語。申胥曰。日長交交。章昭注。交交。進貌。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詩

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駭子。說文云。癡。不慧也。駭。駭也。疑。駭也。俗。癡貌。讀若駭。疑。疑也。俗。駭同字。方言云。癡。駭也。周禮司刺。三敎曰。蠱愚。鄭注。蠱。愚生而癡。駭。童昏者。漢書息夫躬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

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驥。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載就曰。薛安庸驥。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說文云。恕仁也。管子

版法解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鼂錯傳云。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

物。周語云。言智必及事。章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十八年左傳云。德以處事。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孫子作戰篇云。夫兵

久而國利者。各懷一切。後漢紀。和帝永元十三年。班超上書曰。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後漢書左雄傳云。各懷一切。莫慮長未之有也。久。按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顏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故言一切。所脫避前。旬有誤字。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裁延光四年。馬融上書云。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所脫避前。意當與苟脫目前同。漢紀成帝永始元年。王仁上疏云。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

者。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管子禁藏篇云。管子禁藏篇云。法令為維綱。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易蒙上九。利禦寇。盧學士云。制。疑利。詩美

薄伐。漢書韋賢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顏師古注。小雅六月之詩也。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趙策。蘇秦

說趙王曰。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

亂人所以廢。襄廿七年左傳。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公羊傳云。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況

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侵。成十六年左傳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況天子三公典世

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孫侍御云。漢儒相承以行葦為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葦。惻然為民痛之。後漢書寇榮傳。

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窮之。史記律書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孟子云。聖人與我同類者。一人

呼嗟。王道為虧。況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洪。二字舊脫。掘程本補。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

之所屠剝。漢書王莽傳云。覆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子云。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漢書貢禹傳云。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除其

仁恩。莊子天下篇云。以仁為恩。淮南子繆稱訓云。仁者積恩之見證也。漢書丙吉傳云。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且以計利言之。商子算地篇云。民生則計利。孟子云。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國以民為基。貴以

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下上舊互置。按管子山至數篇云。民富者無與貧。民貧者無與

富。荀子富國篇云。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也。夫以小民

受天永命。書召。凡思也。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方言云。惟。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

凡思也。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



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舊作。化史記蔡澤傳云。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平準書贊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推移。注見斷訟篇。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

明補闕於河西。文三年左傳。范蠡收責於姑胥。姑。舊作姑。姑胥即姑蘇也。後漢紀光武紀二。方望謝隗囂書云。范蠡收績於姑蘇。後漢書隗囂傳。作范蠡收責勾踐。章懷注。收責。謂收其罪責也。按。收責。讀如齊策收責。

於薛。言破吳以償會稽之敗。如歸資然也。後漢紀作績蓋袁氏所改。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名

擊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今邊陲搔擾。成十三年左傳云。虔劉我邊垂。垂。郵。古字通。說文云。騷。擾也。搔與騷同。漢書敘傳云。外內搔擾。日放族禍。後漢書竇融傳云。隗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寒朗傳云。舊制。大罪禍及九族。

放。疑當作被。實邊篇云。百姓暴被殃禍。即其證。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襄十六年左傳。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杜注。庶幾。晉來救。漢書韓信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而公卿

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後漢書西羌傳。虞詡云。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意與此同。是以以。猶與也。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

何異。今晏子無此文。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穀簿。其遺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而不知未

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漢書高帝紀云。常繇戍賜。應劭曰。繇者。役也。顏師古注。繇。讀曰徭。說文云。役。戍邊也。徭。繇。役。並通。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鹽鐵論地廣篇云。散

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急就篇云。邊境無事。中國安寧。後漢書龐參傳。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書有云。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宜且振旅。督涼州士

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節信所云，正謂參等。

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北山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

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史記蘇秦傳：秦說魏襄王云：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

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才智未足使議。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桓子新論云：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處議持平焉。且凡四海之內

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新書過秦上篇云：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漢書佞幸

董賢傳：王閔云：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寄其身者，各取一闕。闕，讀為缺，一缺，猶今言一任矣。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久行，上有脫字，方言云：厭，安也。漢書匈奴傳贊云：規

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霸音篇云：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今言不欲

動民以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來字舊不重，按後漢書陳俊傳云：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

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即此意也。漢書鼂歸傳云：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

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孫子用閒篇文，民作人，無非人之主句。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

心之所表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辭者意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詩裳裳者華。諺曰：何以服很，莫若聽之。說文云：很，不聽從也。禮記曲禮云：很毋求勝。鄭注：很，閱也。謂爭

也。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疑試，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

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觀察遠近之情偽。僖廿八年左傳云：民之情偽，盡知之矣。預禍福之所從來。預下脫一字，說苑權謀篇云：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禍福之所自來，衆人

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莊子徐無鬼篇云：筋力之士矜難。而保興其邦家。詩瞻彼洛矣云：保其家邦。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

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御覽三百五十七作遑遑，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邯鄲皆大熾。

後漢書西羌傳論云：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詩六月云：玁狁孔熾。毛傳：熾，盛也。續漢書五行志云：姦慝大熾。王先生云：郡縣下有脫文，宜言郡縣不為意，以至寇熾之事。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

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哀當作襄，與懷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

朝廷。史記李斯傳云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調發也。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

後漢書皇甫規傳云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按規所言乃永和時事而情狀正與此同漢書王莽傳田況上言亦云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五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

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

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

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踞危

曰公傾側法令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按便身利己即賈誼傳所云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也

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

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

舊作遺

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

後漢書龐參傳云比年羌寇特困隴

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貢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西羌傳云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

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其為酷痛甚於逢虜

後漢書南蠻傳云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王氏所言正指就等漢書王莽傳云田況言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又云太師更始合將銳

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意與此同

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吏

舊作使

所搜索剽奪

方言云搜略求也

室曰搜於道曰略說文云

游踵塗地

游當為旋漢書王子侯表序云旋踵亦絕龜錯傳云前死不還踵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劉暉傳云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

或覆宗滅族絕無

種類或孤婦女

王先生云孤下當有脫字繼培按當作幼孤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幼孤爲奴或云孤婦女謂略取婦女使之孤獨也漢書南粵傳文帝賜佗書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爲人奴婢遠見販賣

後漢書光

武帝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和賣買人

至今

舊作不能自活

治者不可勝數也

疑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魏相傳相上書亦用淮南語

且夫士重遷當

安土重遷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顧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

戀慕墳墓

見救邊篇注

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

徙王先生云於徙疑畏徙之誤

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

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

後漢書班超傳云狐死首丘代馬依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邊民謹頓

讀爲鈍

尤惡內

留雖知禍大舊作人猶願守其緒業

壽鐵論論誹篇云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

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

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

列女傳魏曲沃貞曰有禍必及吾家

故爭郡縣以內遷

爭下當脫壞字敘錄云令壞郡縣毆民內遷

至遣吏兵

漢書何並

傳云並自從

發民禾稼發徹屋室

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趙策孟嘗君曰毋發屋室按發字與上覆此當讀爲廢說文云廢屋傾也

夷其營壁

漢書趙充國傳云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呂氏春秋似順論

云。往而夷夫壘。破其生業。漢書荆王劉買傳云。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高帝紀云。不事家人生產。高誘注。夷。平也。作業。後漢書循吏仇覽傳云。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

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

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詩雨無正云。鼠思泣。血叫號。見救邊篇。

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

自達闕廷。依官吏家。迫將威嚴。

威。舊作滅。據程本改。韓非子六反篇云。吏威嚴而民聽從。

不敢有摯。摯。疑違字形。相近而誤。

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匱。

舊作

逐道東走。流離分散。

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曰。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或云。此東疑奔之誤。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

幽冀兗豫。荆揚蜀

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

後漢書馮衍傳云。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漢書高帝紀章昭注。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

邊地遂以丘荒。

意林云。邊境牛羊。不可久荒。牛羊。即上文太半之誤。

丘。舊作兵。據敍錄改。後漢書梁統後翼傳云。包含山藪。遠帶丘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云。愍城闕之丘荒。隸釋廣漢太守沈子瑀絲竹江。壘碑云。躬耕者少。漚田正荒。正荒。即丘荒。按廣雅釋詁云。丘。空也。漢書息夫躬傳。丘亭。後漢書龐參傳。丘城。皆取此義。西羌傳。虞詡疏曰。

衆羌內潰。郡縣兵荒。兵荒疑亦丘荒之誤。

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

後漢書西羌傳云。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

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皆本此文。

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敵心。

開敵心。舊作開墾。據意林改。敍錄亦云。今又丘荒。慮必生心。列女傳晉獻驪姬云。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媮其政。國之患也。按晉語。開作啓。漢避景帝諱。以啓為開。

且扁鵲之治病也。

史記云。扁鵲者。姓秦氏。名

越人審閉結漢書藝文志論經方云通閉解結反之於平而通鬱滯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黃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滯字舊脫据意林補淮南子做真訓云血脈無鬱滯虛

者補之實者瀉之素問三部九候論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

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管子地數篇云昔日桀病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賈誼痛於僞枯蹙

痲之疾新書解縣篇云天下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蹇且病蹇夫蹇者一面病蹇者一方痛說文云蹇風病也蹇半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

百漢書文帝紀二年顏師古注財與纒同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漢書劉屈氂傳云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中州內郡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在

乎中州顏師古注中州中國也內郡注見救邊篇規地拓與拓同境不能半舊作生孫侍御改邊而口戶百萬口戶疑倒田畝一全王先生云全當作金謂直貴也古以一斤爲一金繼培按一蓋

不字之壞管子禁藏篇云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不全即不備之謂人衆地荒無所容足荒當爲狹商子算地篇云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來民篇云土狹而民衆史記貨

殖傳云地小人衆又云土地小狹民人衆鹽鐵論園池篇云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皆其證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今宜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闢關

土振民之術也晏子春秋雜下云不得容足而寓焉此亦偏枯蹙蹙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

民非其民可匱

舊作遺

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逸周書文傳解云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又云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孔晁注政

以人士相稱為善也禮記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有人稱粟三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

邊郡多害而役劇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

動入禍門

史記趙世家李兌曰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不為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

與復之而內

舊作門

有寇戎之心

管子法法篇云期於興利除害治國篇云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

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鹽鐵論未通篇云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徐樂傳云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軌也

權錯傳云陛下不救則邊

西羌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



其外。白虎通五行篇云丁者強也。論衡無形篇云身氣丁強。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蹩鼠，鼠前而兔後。

趨則踏，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蹩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爾雅釋地作叩叩距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不恃仰人而食，新書道德說云：物莫不仰恃德，論衡感類篇云：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詔書法令二

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詔書以下文有脫誤，按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鬻夷者。

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和帝紀：永元

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

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毛詩卷耳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汝墳鄭箋云：賢者而處勤勞之職。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字舊脫，據程本補，新語術事篇云：道術蓄積而不舒，吳越春秋：伍子胥

曰：平王卒，吾衣冠無所覲望。漢書杜周傳云：衣冠謂飲為官杜子夏，顏師古注：衣冠，謂士大夫也。說文云：覲，幸也。小爾雅：廣言云：覲，望也。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

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利其民之利當為理，理治也。襄廿六年左傳云：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杜注：樂行賞而憚用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觀象是故建武初。後漢光武紀元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

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占著。

占，舊作召。史記田叔傳云：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云：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漢書宣帝紀：地節

三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顏師古注：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二家說占字各異。顏氏得之。

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

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九級，五大夫。

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

可蓋其之誤。賈，讀爲價。墨子號令篇云：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

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此文本於彼。

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

往，弗能止也。此均

二字舊倒。

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 潛夫論卷第六

##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相通。

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楚語：觀射父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

後之有光烈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名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亨，禍災不至，求用不匱。路史前紀三引此文，誤以神

民爲帝者名氏，又以行字帶上。

行有招召。

荀子勸學篇云：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

命有遭隨。

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春秋繁露重政篇云：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

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遭隨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遭命隨命，注見論榮篇。

吉凶之期，天難諶斯。

詩大明：諶，今作忱。漢書賈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歷志論：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說文：諶，字

下，並與此同。

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

禮記祭義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史記龜策傳云：君

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禱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白虎通著龜篇云：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論衡辨崇篇云：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

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實知篇云：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

孔子稱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嚮並易繫辭上傳而嚮而字王弼本作如古通是以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尙

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

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鸞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

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俱歸立爲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編云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按志所言皆本緯書

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

脫一聞惡則循當作修

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下脫二字聞惡六字補

卽懼懼而妄爲故狂躁而多禍是故

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云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

正之間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

繡云世人言卜筮者多得誠實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

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尙

鴻今作洪

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

書西伯戲黎假爾今作格人史記殷本紀作假人禮

記曲禮云假爾秦龜有常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小

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

易繫辭上傳云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注險惡也易善也古字險儉通用

易屯卦動乎險中隸釋劉修碑作儉否卦儉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儉或作險襄廿九年左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

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

倍十五

年左傳識神者少乎及周

史之筮敬仲。莊廿二年左傳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左傳可謂能探頤索隱，鈎深致遠者矣。易繫辭上傳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

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

亦不問也。桓十一年左傳云卜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年左傳敬

鬼神而遠之。論語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史記吳世家專諸曰是無奈我何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哀六年左

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論語今俗人筮，疑狎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諛也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

五宅之符第。論衡詰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

癘死亡，犯罪過禍。王先生云傳當作傳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帝

右據行氣。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釋名釋天云五行者五氣也，白虎通五行篇云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王先生云右疑當作各繼培按各字是也，漢書律歷志云三代各

統，據一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疏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文耀鉤文宣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上帝

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

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敬民，蓋號氏之誤。

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紀

舊作絕。

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

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

氣爲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歛聲外內定正之乎。

夫魚處水而生。

莊子至樂篇文。

鳥據巢而卵，即

疑衍，蓋卵之駁文。

不推其本祖。

諧音而可，即

與則同。

呼鳥爲魚，可內

讀爲約。

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

說文云：西鳥在巢上，或从木妻作棲。

此不然之事也。命駒

曰犢，終必

舊作不。

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

角。神農火精，承燹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

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

漢書律歷志云：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燹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

合於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耀云：歲星木精，燹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開元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溫讓起，燹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略起，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

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通明起，填與鎮同。

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

論衡詰術

篇云。闔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鬱鬱。得其宜。富貴吉昌。鬱失其宜。貧賤衰耗。

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

居其隙。乃安吉。商家向東入。

文有脫誤。

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

之第。直符之歲。

論衡調時篇云。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

既然者。於

舊作放。

其上增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

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

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

論衡詰術篇云。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

及諸神祇

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

韓非子節邪篇云。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王逸離騷注云。豐隆。雷師。漢書揚雄傳云。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紫

宮外營陳星。按抱朴子登

涉篇。有諾臯太陰將軍。

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

漢書律歷志云。萬物棟通。

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利。何本作吏。按。利吏並誤。當是判字。說文云。判。裁也。从刀。从未。判。利字形相近而誤。

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

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

論衡譏日篇云。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

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說文云。謹。責望也。經典通作望。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

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淮南子汜論訓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魯語云。血氣強固。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禮鄭注。

婢之言。卑也。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論衡感虛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而彊之

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八尺。說文云。夫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

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享也。句有誤字。然而至於遂不損者。損。謂

病滅也。後漢書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遂稱風疾。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方言云。損。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不對。郭注。言雖少損無所益也。精誠去之也。漢書東方朔傳云。精神散而邪氣及。孟賁狎猛

虎而不惶。舊作蓋奔狎猛虎而不惶。按韓非子守道篇云。服虎而不以狎。此賁育之所患。意與此背。荀子臣道篇云。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論衡遭虎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廣雅釋詁云。惶。懼也。嬰人畏螻蟻而發

聞。嬰人。猶嬰兒。發聞。謂發聲聞於人也。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是亦孟賁嬰兒對舉之證。今通士。荀子不苟篇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

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或欲彊羸病之愚人。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韓非子十過篇云。士大夫羸病。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彊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



云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讀

粹。

解也。惟王者能變之。

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務其本而易其末。淮南子。秦族訓云。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

白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

在於己者。固可

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所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

於大命。

哀十五年左傳云。大命隕墜。

末如之何。論語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

孟子云。有人於此。

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

脫一字。

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

矣。幾。讀為冀。

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

必令。疑倒。述教篇云。姦軌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即其例。或云。必令。謂罰嚴而必也。

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

之禱久矣。

論語。

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

脫。

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

乃隆。昭廿年左傳云鬼神用享國受其福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執競板板今作反反此言人德義美

茂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虢公舊脫延神而亟亡。莊廿二年左傳趙嬰祭天而速滅。成五年左傳此蓋所謂神不歆

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昭元年左傳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廿二年左傳楚昭不穰雲。哀六年左傳宋景不移

咎。呂氏春秋制樂篇子產距裨竈。昭十七年左傳邾文公遠卜史。文十三年左傳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身上脫一字當是修字孟

子云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昭廿年左傳季梁之諫隋侯。桓六年左傳宮之奇說虞公。僖五年左傳可

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史記殷本紀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邪不伐正。淮南子繆稱訓云正身直行衆邪自息天之經也。孝經

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贊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同之索隱姚氏云物怪物說文云殺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漢書藝文志雜占類有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非有守司真神靈也。大戴禮曾子天員篇云陽之精

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讀平以市道爲喻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漢書食貨志云諸司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法言學行篇云一闕之市必立之平李軌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禁耕篇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賣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本議篇又云行姦賣平農民重苦賣平卽所謂高下在口吻也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後漢書竇武傳章懷注引平作評蓋勳傳注引續漢書云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終辭不受評與平同郭太後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月旦評亦取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每月評定貴賤如今時朔望有長落矣

若或誘之

說文云楚相說呼也或从言秀

則遠來不止而終必

有咎

宣十二年左傳云必有大咎

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莊十四年左傳炎正義本作譏釋文作炎按漢

書五行志藝文志並作炎顏師古曰炎讀與譏同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人之所忌炎自取之續漢書五行志贊云妖豈或妄氣炎以觀亦用此傳文也

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

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

禮記月令云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祭法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天子諸侯所命祀也

僖卅一年左傳云不可

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

畏土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

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

及民間繕治微蔑

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

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鍾離意傳章懷注引東觀記曰意在堂邑出俸錢帥人作屋功作

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論衡解除篇云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

舊時京師不防動

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

漢書車千秋傳云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王莽傳云神祇懼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按應瑞字倒瑞應見三式篇

子孫昌熾。

詩閟宮云俾爾昌而熾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遠夷樂德歌

詩云子孫昌熾

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

僖八年左傳云示之弱矣昭十八年傳云下陵上替

殆非致福之招也。

易震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周禮男巫招弭以除疾病鄭注招招福也

嘗觀上記注見思賢篇

人君身修正。

漢書匡衡傳云聖德純備莫不修正賈山傳顏師古注修正謂修身正行者宣帝紀元康元年詔云吏民厥身修正

賞罰

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也信也屢信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易繫辭上傳

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

也漢書李尋傳云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治要載仲長統昌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衆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與此同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烝民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

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刑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

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

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則有表

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又云：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云：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於富貴，按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

一人之身，而五

行八卦之氣具焉。

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按：五氣，五行之氣，論衡物勢篇云：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

故師曠曰：

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

逸周書太子晉解云：汝色赤白，火色不壽。

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

王先

生云：四白，謂睛之上下左右皆露白，易所謂多白眼也。相婦人法：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見唐書方技袁天綱傳。

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易繫辭下傳

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

諸形容，象其物宜。繫辭下傳：王本有下有以字，無至字，諸下有其字。

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

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

論衡骨相篇云：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

面部欲溥平潤澤。

王先生云：溥當作博。

手足欲深細明直行。

步欲安穩覆載。

按：安穩，古作安隱，隱亦安也。詩：緜鄭箋云：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三國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鄭康成盤庚注云：安隱於其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

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穩與安隱同。成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俯，安隱之。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司馬彪注：徐徐，安隱貌。

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

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

荀子非相篇云：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論衡自然篇云：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自紀篇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

部位為年時。脫一字。

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

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

下有脫字。非聰明慧智。禮記中庸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叡智。

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

史叔服過魯，公孫敖。

孫，舊作妹。王先生云：妹當是姓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麟之趾：振振公姓。毛傳：公姓，公孫也。

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

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文元年左傳。

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

文十四年左傳：王侍郎云：典哭，疑典喪。繼培按

喪字是也。漢書武五子傳：霍光徵王賀典喪。顏師古注：令為喪主。

魯竟立獻子。穀之子。

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

周語：子上幾商臣。文元年左傳：按禮記玉藻：鄭注

幾，猶察也。

子文憂越椒。宣四年左傳。

叔姬惡食我。

昭廿八年左傳。

單襄公察晉厲。

周語：子貢觀邾魯。

定十五年左傳。

臧文聽禦說。

莊十一年左傳。陳咸

見張。張下脫一字。程本作空格。漢書有兩陳咸。一陳萬年子。見萬年傳。一王莽時講禮祭酒。見莽傳。

賢人達士。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云：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

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

相李兌蔡澤史記蔡澤傳許負之相鄧通條侯條侯事見史記絳侯世家佞幸傳云上使善相者相通不云許負此當別有所据雖司命班祿追敍行事弗能過

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各有所授曲者宜為

輪直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者宜為五字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宜曲者為輪直者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今据補此其正法通率

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不可為天下通率若有其質而工不材材與裁同晉語云童昏器瘠僂儻官師之所不材也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

之必至十種之地舊作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穫易无妄六二不耕穫詩甫田毛傳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後漢書馬

援傳云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尉繚子武議篇云良馬無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

不成於器鑿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璽才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

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論語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安國注穀善也釋文引鄭康成注穀祿也此亦當訓穀為祿或庶隸厮賤無故騰

躍漢書食貨志云物痛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忱卜列篇作謹此蓋後人据毛詩改之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實招

皆以射的爲喻。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誘注質的。射者之準藝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高誘注招。厚的也。盡數篇云。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別類篇云。射招者欲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受相人。其中小也。高注並云。招。厚藝也。質。準厚。同字。

參錯授受舊脫

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

之術。貴賤在於骨

五色之見。王廢有時。

舊脫。按夢列篇云。五行王相謂之時。今據補。時與下之尤。思災爲韻。長短經察相篇。注引相經云。五色並以四時列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

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

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

修當作

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 潛夫論卷第七

##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

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

王先生云掌疑文

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

昭元年左傳

此謂直應之夢也

論衡紀妖篇云或曰人亦有直夢夢

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

詩云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斯干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

維旒矣室家蓁蓁

無羊秦蓁今作漆蓁旒舊作旒据程本

此謂象之夢也

王先生云象下脫一字

孔子生於亂世

莊子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日思

周公之德夜即夢之

論語

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

王先

生云今疑作同俗書同為全全今形近之誤

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

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

僖廿八年左傳

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

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迷離悲飛韻此謂感氣之夢也

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生明藏韻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亦

見列子周穆王篇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熱發集韻此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當有病字繼培按素問舉痛論云黃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論衡訂鬼

篇云病篤者氣盛王侍郎云據下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超奇篇亦云表著情心是情心連文之證管子內業篇云彼心之情利安以寧襄卅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昭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凶從韻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忒舊

作武据天中記廿三改按說文云忒失常也忒更也經典多借忒爲忒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而文止言其八必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

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二字舊倒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

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白虎通五行篇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大義云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休水囚金死六月則土王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則金王

水相土休火囚木死冬則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脫一謂之字

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孟子云：此其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類以多反，其何故哉？何舊脫，按交際篇云：斯何故哉，今摛補。豈人覺為陽

人寐為陰。論衡紀妖篇云：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以下文例

之此脫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二字

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所謂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秋冬夢死傷，疑是釋五行王相謂之時義，上當有春夏夢生長語。凡察夢之大體，清絜鮮

好貌，堅健。貌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晏子春秋

問上景公曰：謀必得事必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絕當作晦，說文云：晦，不明也。晦絕字形相近。書盤庚：予不掩爾善，五經異義作不絕。見詩文王疏。此其比也。霧與鬣通。洪範曰：蒙，鄭康成本作雲。雲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史記宋

世家亦作霧。傾倚微邪，劓則不安。說文云：繫，繫，不安也。引易困九五：繫，繫于赤芾。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

下脫二字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說文作禡，蠶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

胎。卹當作卵，卵，胎物之未成者，故為見欺給。易林晉之益：震之觀，並云：缺破不成。胎卵未生，弗見兆形，或云：殪聲誤為卹。說文云：殪，胎敗也。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結與詒同倡優俳儻



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善舊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

為難也。晏子春秋雜下。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京房占夢書三卷。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密其徵候。內考情

意外考王相。即與則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

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呂氏春秋制樂篇。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治要

載桓譚新論云。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

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舊作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

為松柏作椹。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按程寤。解出周書。今亡。御覽及藝文類聚多引之。號公夢見虜收賜之上田。自以為有

吉。因舊作史。器令國賀夢。晉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凡有異夢

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易叢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注。南子繆稱訓云。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乃其

逢吉。書洪範云。子孫其逢吉。天祿永終。論語。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王先生云。庚疑唐字之誤。唐。空也。唐子。設詞。卽亡是公子虛之類。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韓非子難一。戈伐作矛。楯詩小戎云。

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按。伐爲厥之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獻。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

性害。是戈。舊作伐。爲賊。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相於。兩相加破之辭。文五年左傳。疏引鄭康成箴。管旨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遂次

之。贈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遂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易林蒙之巽。忠解憂除。王母相於。與喜俱來。使我安居。藝文類聚五十三。孔融與韋林甫書曰。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急就篇有尙自於。一人言自於。二人言相於。呂氏春秋不。侵篇云。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

也。伐害韻。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堅賢韻。兩伐字有一誤。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

也。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

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

德何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

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

莊子逍遙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詩簡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抱朴子廣譬篇云。六翮之

輕勁。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與得同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

力極則韻。伯叔曰王先生云。伯叔是唐子之

誤。伯是唐之壞。叔字草書如子也。

吾子過矣。

儀禮士冠禮鄭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

韓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

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

之然否以彰之。

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辟即譬之省。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淮南子要略云。假象取耦。以相譬喻。

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

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

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

自必以下。文有脫誤。

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

舊脫。孫侍御補史記管蔡世家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

本孟于。

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

王先生云庚子父當是武庚祿父庚上脫武字子是祿之餽而僅存者繼培按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漢書翟方進傳云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

管蔡挾祿父以叛

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

文有脫誤

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

民多縱厥毒滅其身。

滅上脫一字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白虎通禮樂篇云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斷涉剝胎殘賊天下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

舊

而勿憂。

晉語云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而勿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云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

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

故曰異於桀紂。

舊

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

傳六年左

帝王繼體之君。

繼體注見五德志

父事天王者爲子故父事

天也。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

詩北

將而必誅。

昭元年公羊傳

王法公也。

無偏無頗。

書洪範

親疎同也。

公同韻

大義滅親。

隱四年左傳

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

文有脫誤

過此而往

者未之或知。

易繫辭下傳義斯知韻

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



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論語敢問敢傳作敢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

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襄九年左傳知武子語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

原道與則同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卦傳天

反德者為災此語上下有脫誤當設為問辭下乃答之宣十五年左傳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此文蓋用其說潛夫曰嗚呼而未之察乎吾語子夫君

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注見三式篇宜處此位者惟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

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荀子議兵篇作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

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易蹇六二王臣蹇蹇詩烝民云夙夜匪解箴規見明開篇注憂君之危亡毛詩山有樞序云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哀民之亂離也詩四月云

亂離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下脫二字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

弟將有陷溺之禍者孟子云陷溺其民豈能墨乎哉墨讀為默說文云默讀若墨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田蚡傳墨墨不得意墨皆默之省是以仁者必有勇論語而德人

必有義也。文子微明篇云。次五有德人。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

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亦見務大篇。

詩云：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水。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字

誤。夫蓋滿於上，沾溥在

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穆子曰。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

故大屋移傾。說文云。墜，落也。傾，仄也。移，傾即墜，墮假借字。

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

之。其當作共。柱，謂樁柱之。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顛臺，或柱之材。或云其當為樁，聲之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駰後實傳云。枝柱邪傾。楊震傳云。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又章帝紀。元和元年詔云。支柱橋梁，支與枝同。

仁者兼護人家者。

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井九

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

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

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按論衡實知篇。亦作次室。

楚女揭幡而激王。

亦見列女傳。揭幡作持幟。按漢書鮑宣傳。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後漢書虞翻傳。翻子顛與門生百餘人。

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

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 潛夫論卷第八

##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

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潔平石經作人維舊。

昆弟世疎，朋友世親。

新親韻，襄廿六年左傳云：伍舉奔郢，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與，其而言復故，杜注布。

前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蓋本此。

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

鬼谷子內鍵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

背故而向新。

列女傳，晉趙衰。

妻云：好新而嫚故，無恩。御覽四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

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

悟，當作悟，說文云：悟，逆也。

負久要

之誓言。

論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書湯誓云：爾不從誓言，趙策云：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新捐言韻。

斯何故哉？退而省之。

論語云：退而省其私。

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

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

舊脫，据意林補，御覽八百卅六同。

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

齊策，譚拾子曰：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風

俗通窮通篇，作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

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

舉，舊作譽，据意林，御覽改。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曰：高素小賤，幸稱舉令在上位。漢書朱雲傳：妄相稱舉，蓋

寬饒傳：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蕭望之傳：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何武傳：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曜兮，王逸注：俗人羣黨相稱舉也，皆其證。

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

大有賑當作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

哀三年左傳云：官人肅給，按官人，荀子屢見，疆國篇：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楊倬注：官人，羣吏也。正論篇：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楊注：官人，守職事

之官也，此則以為雖兼桀跖之惡，桀跖見慎微篇注，居官者之通稱矣。

苟結駟而過士，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八窮闔，過謝原憲。

士猶以為據意，榮而歸

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

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文選東哲補亡詩：白華篇，堂堂處子，李善注云：處子，處士也。

雖苞顏閔之賢，漢書儒林傳：谷永疏云：關內侯鄭寬

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荀被褐而造門，老子云：聖人被褐懷

人猶以為辱，而辱而舊空，據程本，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

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

得宜，意林作為客，御覽：客作交，按：宜適義同。呂氏春秋適威篇：高誘注：適，宜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

厄，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

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有逃責之臺。

不候謂之倨慢，意林作敖，候謂進謁。

漢書董仲舒傳云：主父偃候仲舒，數來謂之求食。

孟子云：其志將以求食也。

空造以為無意，見下貨，財句注，奉贄以為欲貸。

白虎通文質篇云：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恭

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

舊作得，據意林改。

此處子之羈薄，薄，讀為縛，釋名釋言語云：縛，薄也。使相薄著也。

貧賤之苦酷也，適厄責食，貧德酷韻。夫處卑下

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

詩北門云：憂心殷殷，又云：室人交徧譴，我譴與譴同。

外蒙譏於士夫，謂士大夫，嘉會不從禮。

漢書賈誼傳云：富人大賈，嘉會召客。

錢御不逮衆。詩六月云。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漢書蔡義傳云。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白虎通文質篇云。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

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漢書爰盎傳云。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李尋傳云。近臣已不足杖矣。顏師古注。杖。謂倚任也。歡忻久交。漢書高后紀。四年詔云。驩欣交通。歡忻與驩欣

同。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漢書外戚傳。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即貴顯無相忘。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漢書楊敞傳。楊敞報孫會宗書云。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詩小雅。

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傳廿四年左傳。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下舊有數字。衍長誓。即詩考槃永矢。鄭箋云。永長矢。誓。必無用者也。

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相於。注見釋難篇。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

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君譽之。皆不容口。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稱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

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舊作除。據諸子品節改。尹文子大道篇云。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

賤。不患物不疎。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語本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繫

士所以獨隱翳。

楚語韋昭注翳郭也。

而姦雄所以黨飛揚也。

三略云姦雄相稱彰蔽主明淮南子精神訓云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誘注飛揚不從軌度也黨當作常常飛揚與獨隱翳對文程本作黨能臣誤

昔魏其之客。

舊空據程本。

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

風俗通窮通篇用此四語事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及衛將軍驃騎傳

廉頗。

史記汲黯鄭載

盈載虛。

文選陸士衡齊謳行及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詩注載並作再論衡講瑞篇云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

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

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

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云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張湯傳湯客田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古烈即謂古烈士魏志鮑勛傳上文帝疏亦云

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

爲不然爾。恩有所結。

漢書丙吉傳云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分。

心如結兮。

鳩

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舊作世也

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莊子讓王篇孔子

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侯嬴。

史記信陵君傳

豫讓。

史記刺殺趙襄子傳

奮命以效用。

後漢書班超傳

超妹昭上書云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張皓後綱傳云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南匈奴傳云耿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董卓傳云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

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

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論云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按後漢書朱穆傳論云至乃田寶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

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前彌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死命緣  
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語本此  
龐勛勃貂龐勛未詳疑豎須之誤豎須卽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也教貂卽寺人披史記晉世家稱爲屬

一且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  
李善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及范蔚宗宦者傳論引史並作履貂後漢書宦者傳序作勃貂古書勃多作教紹豎須事並見傳廿四年左傳

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史記鄒陽傳獄中上梁孝王書語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

顧無用則後背舊作輩漢書張耳陳餘傳贊云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鑿也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左傳伊戾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競推上而

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郵後詩谷風云遑恤我後郵與恤同是故韓國能遺田蚡五百金史記韓安國傳而不能賑一窮賑當作振振窮注見

過利漢書翟方進傳翟方進稱淳于長漢書翟方進傳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忠良見寶賈篇注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

塗之下相哉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漢書龜師傳云及其末塗之衰也此姦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曰王人在位而

吉士雍蔽顏師古注雍讀曰雍擁雍古字通後漢書朱暉後穆傳崇厚論云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十孤而不恤賢者居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命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

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照察見愛日篇注且夫怨惡之生王先生云怨惡當作恩怨恩者相對也怨者相背也若二人偶焉禮記中庸仁者

其下者乎此文本之

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新書匈奴篇云。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

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

漢書鄒陽傳云。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

愛樂之隆。

史記張丞相傳云。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

輕相為死。

史記陳餘傳云。安在其相為死。荀子議兵篇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

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

相背也。心情乖牙。

牙。卽卽五字。漢書外戚傳。杜欽說王鳳曰。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王商傳云。父子乖迕。後漢書樂恢傳。經曰。天地乖互。忤迕並通。

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

尚未快。

舊作決。易艮六二。其心不快。

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

見史記全。諸子品節作吞。孫御侍云。當作殄。繼培按。全蓋禽字之壞。史記淮陰侯傳。蒯生日。常山王。成安君。此二人相與天下

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卒相禽。漢書蒯通傳。作卒相滅亡。

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

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

注見慎微篇。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

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

注見夢列篇。

度量相萬億。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許由讓其帝位。

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俗人有爭

縣職。

韓非子五蠹篇云。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厚薄之實異也。

孟軻

二字舊空。据程本。

辭祿

萬鍾。小夫貪於升食。

孟軻

德職貪韻。小夫。卽孟子所謂小丈夫也。升。當作斗。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注。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漢隸斗



作升。升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論衡治期篇。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誤與此同。故曰。鶉鷄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茆。游休茆韻。莊子逍遙遊篇。斥鴳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釋文。鴉。字亦作鷄。司馬云。鴉。鴉。雀也。周禮。醢人。茆。注云。鄭大夫讀茆為茅。此亦當讀為茅。鴻鵠高飛。雙別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藝文類聚。卅。蘇武報。

李陵書云。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飛離池韻。禮記月令云。毋漉陂池。鄭注。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按說苑政理篇云。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是陂池非鴻鵠志矣。陂池當為天池。史記陳涉世家。涉太息。

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漢書張良傳。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莊子逍遙遊篇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鸞鳳翱翔黃歷之上。黃歷。疑萬仞之。

誤。淮南子覽冥訓云。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鹽鐵論毀學篇云。翱翔萬仞。徘徊太清之中。淮南子精神訓云。遊於太清。後漢書蔡邕傳。章懷注。太清。謂天也。隨景風而飄颻。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

太平之事云。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為永風。按。爾雅作景。御覽八百廿引符瑞圖云。祥風者。瑞風也。一曰景風。時抑揚以從容。中容韻。楚辭懷沙王逸注。從容。舉動也。意猶未得。喑

然長鳴。詩卷阿云。離離喑喑。蹙號振翼。陵朱雲。薄斗極。淮南子人間訓云。奮翼揮臂。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高誘注。赤霄。飛雲也。斗。奮作升。按爾雅釋地云。北戴斗極為空桐。呼吸陽露。

曠旬不食。得翼極食韻。楚辭遠遊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惜誓云。吸衆氣而翱翔。王逸注。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其意向猶嗷嗷如也。續漢書五行志云。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

嗷嗷與。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史記。巢父木棲而自願。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之曰巢父。淮

南子秦族訓云山居木棲

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

禮記禮運云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凡百君子

詩兩無正

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

我屈也

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驕然奈何其同之哉

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民

世有大難

舊作男

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

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恕則仁也家語顏回篇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苑貴德篇云夫仁者必恕然後行

平者義之本也

管子水地

篇云至平而止義也

恭者禮之本也

易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不恭無禮

守者信之本也

信以守器十五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禮十六年傳申

叔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以守之襄十一年傳魏絳語同昭五年六年傳叔向並云守之以信

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

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

王先生云彼下脫則字

動作消息於心

易豐象曰與時消息王先生云消息疑則思之誤

已

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

淮南子主術訓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

也故遇人有恩

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論語

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

春秋

繁露楚莊王篇云。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詩晨風云。忘我實多。方言云。念常思也。凡品則不然。論人

不恕已。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詔曰。凡事恕已。動作不思心。書洪範。五曰思。今文尙書作思心。漢書五行志云。思心者。心思慮也。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晏子春秋

問上云。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

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愛人也。行已若此。論語云。其行已也恭。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鴈鳩之恩。詩鴈鳩毛傳云。鴈鳩之養其子。

朝從上下。莫從詩大東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程本。矢作外執砥矢之心。上平均如一。彌大戴禮五帝德云。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論榮篇。王先生志行。疑當作埒的。毀譽必參

於效驗。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魏策魏文侯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漢書楊敞傳。楊惲報孫會宗書云。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楚辭九辨云。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禮記曲禮云。毋雷同。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

惡所錯。措之借。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外僭惑於知

友。王侍郎云。惑。疑。忒。書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杜注。得。相親說也。怨則謗之。平議無埒的。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宏後進傳云。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埒的。舊作悵

均按說文云。埶。射果也。讀若準。果。射準的也。一切經音義一引通俗文云。射埶曰埶。埶中木曰的。

護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

管子重令篇云。阿貴事富。禮記儒行云。護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荀衍。剽聲。

以羣吠。羣吠。注見賢雅篇。程本作羣說誤。

事富貴如奴僕。

史記貨殖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視貧賤如傭客。

漢書匡衡傳云。家貧。庸作以資費用。韓非子外儲說。

左上云。質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與傭通。

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

管子明法篇云。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執心。

若此。列女傳趙將括母曰。父子不同。執心各異。詩小弁云。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

難以稱義矣。舊脫。依上文例補之。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

夫。大字疑衍。上云外蒙議於士大夫與室家對。

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

逸周書官人解云。其禮先入。其言後入。

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

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視賢不居其上。

晏子春秋問上云。視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

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陋。舊作

位安其卑。養甘其薄。

淮南子秦族訓云。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

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

慢易。注見斷訟篇。

外輕侮於知友。說苑尊賢

篇田忌曰。申拙為人。侮賢而輕不肖者。敬慎篇。舟綽曰。輕侮人者。義乎。

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

隱三年左傳云。少陵長。

恩意不

相答。禮敬不相報。視賢不相推。禮記儒行云。推賢而進達之。

會同不能讓。

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喪蒸不聚。則齒長。韓睦毋自生矣。注云。鄉里每時常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

動欲擇

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蚩。蚩。戲笑貌。嗤。卽蚩字。見人恭敬。因而傲

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矣。舊脫。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史記

傳。上梁孝王書云。越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不驅於險墟之俗。墟。當作熾。楚辭九辨云。何險熾之嫉妒兮。七諫怨世云。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穢而險戲。王逸注。險戲。猶傾危也。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作險熾。不惑

於衆多之口。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惑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又云。不奪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寒澗。詩定之方中。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易大過象詞。心堅金石。韓非子守道篇云。懷金石之心。後漢書王常傳云。心如金石。大戴禮禮察篇云。堅如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器。當依上文作品。

內無持操。淮南子人間訓云。內有一定之操。漢書董仲舒傳云。所持操或誇經。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云。行無常儀。傾側險詖。荀子成相篇云。譏人罔極。險詖傾側。此之疑。說文云。儉。儉。詖也。經典通用險。毛詩卷耳序。

無險詖弘謁之心。釋文。崔云。險詖。不正也。漢書禮樂志。貪饕險詖。顏師古注。言行險曰詖。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壞散險詖之聚。師古云。險言曰詖。翟方進傳。險詖賊師古云。詖。佞也。敘傳。趙敬險詖。師古云。辯也。一曰。佞也。按說文。詖。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王逸注。楚辭離騷云。頗。傾也。九歎靈懷篇。不從俗而詖行兮。王注。詖。猶傾也。險。詖與傾側同意。字亦作陂。漢書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險詖。師古云。陂。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心。口無定論。不恆其德。易恆九三。二二三

其行。詩氓云。二三其德。秉操如此。難以稱信矣。舊脫。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黍民云。德輶如毛。楚策云。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邱山。君子

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山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作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引與此同。又稱知德者眇。論語作鮮。

按：眇，俗鮮字。見廣韻。二十八獮說文作眇。俗之偏黨，書洪範云：無偏無黨。自古而然。昭卅二年左傳云：自古以然。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乃今見邊議篇。凡百君子，競於騁

僭，貪樂慢傲，如消息於心至此。舊錯入德化篇。賈一倍。一當作三。詩瞻印云：如賈三倍。以相高。脫一字。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史記呂不韋傳云：來往者皆稱

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以上文例之恭謹。謹上脫二字。祇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

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表記云：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按：想憂，疑當作相愛。懷不來而

外克期。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赴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釀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赴即克字，與刻通。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誤人。漢書文帝紀：三年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誣誤吏民。顏師古注：亦誤也。

按說文：註，誤也。誤，謬也。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論語云：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義疏本而作之。詩傷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切齒拊心也。苟欲相護論議而已。

漢書翟方進傳云。胡常與方進同經。心害其能。論議不有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

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論議相護。皆如此類矣。

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云。忘我大德。

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注見務本篇。不

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

史記李斯傳云。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明言我不遺力。

趙策云。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後漢書盧芳傳云。不敢遺餘力。負恩貸。

無奈自不可

爾。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高誘注。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莊子人間世篇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華之

先合而後忤。淮南子人間訓

云。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初而無終。

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權輿序云。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巧言。

大人之

道周而不比。

論語。

微言相感。

漢書藝文志論詩賦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

掩若同符。

漢書王莽傳云。與周公異世同符。方言云。掩。同也。

又焉用盟。孔子恂恂

似不能言者。又稱闇闇言惟謹也。

論語作便言。惟謹爾。按漢書萬石君石奮傳云。僮僕訢訢如也。唯謹。顏師古注。訢讀與闇同。奮傳文本論語。論語古本蓋有作闇闇者。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闇辯或字形相近而

誤。

士貴有辭。

襄卅一年左傳云。士產有辭。諸侯賴之。

亦憎多口。

孟子云。士憎茲多口。趙注。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破憎爲增。此則從本訓。

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論語。與其

不忠。剛毅木納。尙近於仁。

論語。納。今作訥。

嗚呼哀哉。凡今之人。

詩召旻云。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嗚呼與於乎同。

言方行圓。

韓非子解老篇云。所謂方也。內外相應也。言行

相稱也。

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

淮南子齊俗訓云：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逸周書官人解云：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

論古則知稱夷齊原

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闕閱為前。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明其等曰：伐積功曰闕，伐闕古今字。後漢書韋彪傳云：士宜以才

行為先，不可純以闕閱。

處子雖躬顏闕之行。

漢書律歷志云：陛下躬聖顏師古注：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

性勞謙之質。

易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

道。孟子云：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

襄九年左傳云：君明臣忠，新書大政下篇云：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

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

願也。然明不繼踵。

晏子春秋雜下云：比肩繼踵而在。

忠不萬一者。

一舊作全。據治要改。

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

孝經云：揚名於後世。

所以求之非

其道爾。

以舊作道，其道下有之字，據治要改刪。毛詩甫田序云：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

易擊辭上傳：按以二人同心為君臣。蓋漢時易家舊說，漢

書匡衡傳：衡上疏乞骸骨，上報曰：朕嘉與君同心合意。程方進傳：册云：朕嘉與君同心一意。王莽傳：詔云：誠嘉與君同心合意。師丹傳：第免丹云：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羣公卿士，虔恭爾位。



戮力一意，勉同斷金。王常傳云：幸賴靈武，輒成斷金。馮異傳云：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郎顛傳云：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張酺傳：敕云：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楊震傳云：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崔駰傳：崔篆慰志賦云：協準繩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纘。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載高賜奏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云：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御覽二百七引應劭：漢官儀：沖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植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並用此義。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引易云：君臣同心，其利斷金。則直以訓詁易經辭矣。能知舊作如，據治要改。此者，兩

譽俱具。

說苑雜言篇云：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與乃譽之謬。韓非子難一云：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乘而已。

矣。韓非說疑篇云：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主道篇云：謹執其柄而固握之。淮南子要略云：主術者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乘與柄同。哀十七年左傳：國子實執齊柄，史記蔡澤傳：案隱引作乘。服虔曰：乘，權柄也。說文云：柄，或从乘。所謂

術者，使下不得欺也。

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欺。

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

幽冥之內，

注見德化篇。

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

論語云：天下之民歸心焉。

周室之末，則不然。

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

漢時詔令多言公卿百寮，漢書成帝紀：河平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後漢書明帝紀：詔曰：公卿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

修其職。永始二年詔曰：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誡。哀帝紀：元壽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後漢書明帝紀：詔曰：公卿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

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

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

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弊即蔽之誤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

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魯語云夫君人者其威大矣韓非子詭使篇云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嚴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

勸人故能治之呂氏春秋壹行篇云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乃張重利以誘民操

大威以驅之治要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錄役篇子曰白刃可冒禮記中庸冒作路漢書李廣後陵傳司馬遷云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赴湯火而不難

漢書龜錯傳云能使其衆蒙矢石赴陽火尹文子云大道篇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野鳥

奮脫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治要作哉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

度而適取予之節是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伐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奮脫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依下文例補

而不敢言注見賢難篇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舊作臣懈弛

而背朝懈弛注見考績篇朝彘幽作亂按淮南子要略云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此威德所以不照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漢書龜錯傳云人主所以尊顯

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  
板。敖敖。今作

夫惻隱人皆有之。孟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史記張釋之傳云。上自目見危殆

之事。無不爲之灼怛驚。脫一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云。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行路禮輕。文選蘇子卿詩云。誰爲行路人。過耳悟目

之交。詩東門之池毛傳。晤遇也。悟與晤通。未思未德。非賢。舊作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曰。宜郊迎北面稱臣。是

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

作言。据治要改。莊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新書過秦下篇云。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淮南子主術訓云。效忠者希不困其身。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

爲左右所鞠。按。鞠。舊作鞠。据治要改。說文云。鞠。窮治罪人也。鞠與鞠通。亦作鞠。詳述教篇。鞠按猶漢書王帝傳云。窮竟考問也。當世而覆被。按。覆被。猶言覆更爲否愚惡狀。治要作

狀。大戴禮曾子制言中篇云。畏之見逐。智之見之臣者。殺。固不難。誦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豈可勝數。据治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

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並見漢書。按嘉傳云。嘉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是孝哀未嘗不知嘉也。梅福傳云。王章實賢忠直。此言忠直本之此後賢雖有愛君

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

漢書傅喜傳云：忠誠憂國。

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已者也。

後漢書賈復傳云：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文選古詩云：沈吟聊躑躅。

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

易中孚九二。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詩伐本：忠信未達至此，舊錯入德化篇。

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

易曰：王明並受其福。

井九三。

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又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不

舊作

遇忠，又

司舍法而阿貴。

商子修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阿貴，見上篇。

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

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

與柄同。

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

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

故人君至此，舊錯入交際篇。

治勢一

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

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

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應聲而名自治也。故

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

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

舊脫三字，據治要補。

勢亂也。

子難勢篇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漢書揚雄傳云：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恭治要作拱，按恭己無爲本論語。胡亥當作秦政。史記秦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漢書王莽傳云：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擾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澤，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

勝，所謂馳騫而不足者也。

故曰：善者當云善爲國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

管子法法篇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是以明王

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

管子任法篇云：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商子修權篇云：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故臣

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

管子正世篇云：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

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

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

能奪主威而順當世。

舊作也。

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

韓非子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心度篇云：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外儲說右下方

管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六韜守土篇云：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

孔子曰：可與權。

論語孫侍御據論語，可上補未字。

是

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易繫辭上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繫辭下傳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

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治要金下有者字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芻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

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易繫辭下傳，王弼本，壹鬱作細縵，按說文作壹，靈王本淳作醇，白虎通嫁娶篇引易，與此同。和氣生人，以統

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已上本易乾鑿度，列子天瑞篇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

乃平。機，舊从玉，据班祿篇改。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曰，舊並作日，大戴禮曾子天員篇云，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曰幽，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春

秋繁露云，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漢書董仲舒、公孫弘傳，皆言其事。人

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舊作自照，按敍錄云，聖人運之，若御舟車，御覽七百六十九引此文，作蓬中擢舟，舟字据改，照船字形相近，以意訂正，廣韻云，蓬，織竹夾箬，覆

舟也。說文無蓬字。古蓋借蓬爲蓬。攬權亦古今字。詩竹竿毛傳。所以攬舟也。雖爲所覆載。禮記中庸云。天之然亦在我何所之可。疑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

天。易乾。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繫辭上傳。從此觀之。天口。程本作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

之。舉國讓功。程本作工。與。疑衍。或下。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漢書李尋傳云。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今書同。忠貴篇亦作工。有脫文。

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易繫

辭下傳云。變化云爲。禮記。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地之以靜日。日之以光月

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定四年左傳云。將其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

之。舊脫之字。地之大也。氣動之。山之重也。氣徙之。水之流也。氣絕之。史記天官書。所云天開縣物。地動

神也。氣蝕之。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星辰虛也。氣隕之。春秋繁露玉英篇。日有晝晦。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晝冥晦。顏

之廟。穀梁傳。宵有。王先生云。按宵有下有脫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二字。莊六年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繼培按。淮南子。泰族訓。大

風飛車

隱三年左傳云鄭伯之車價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疏云車路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

拔樹

書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漢書谷永傳云暴風之湊拔樹析木

價電爲冰

價電當是獸也說文云雹雨冰

也或價當爲積白虎通災變

溫泉成湯

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寒水極陰而有溫泉山海經海外東經下有湯谷郭注谷中水熱也

麟龍鸞鳳螫蟻蝻蝗

爾雅釋蟲云食苗心蝻食葉蟻食節賊食

根蝻螫蟻蝻賊漢書五行志云宣公十五年冬蝻生董仲舒劉向以爲蝻螻始生也說文云蝻董仲舒說蝗子也蝗蝻也

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

之爲何物不能

者道之使也至此舊錯入德化篇然此下尚有脫文

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

獸魚鼈皆口養其氣

口當作和王先生云此文有脫誤以下句例之宜云皆味食於口以養其氣

聲入於耳以感於心

尚書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

昭廿一年左傳洽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機則和於物物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

男女聽

脫一字以施精神資和以兆

民之胎含嘉以成體

文有脫誤以下篇參之當云民之胎也資和以兆含嘉以成體說文云胎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胎與胎同

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朕

易坤文言朕王弼本作文

實於血脈是

傳

以心性志意耳

意耳

目精

疑

欲無不貞

疑

廉絜懷履行者

逸周書官人解云其壯者親其廉潔履行

而勝私鑿鑿論散不足篇云履德行仁詩大東云君子所履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

畫法像注見袁制篇漢書



公孫弘傳武帝策賢良制云蓋聞上古至治叢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何道而臻乎此對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史記酷吏傳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禮樂志劉向云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

欲歷三王之絕迹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殊尤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按班固西都賦及漢書敘傳敘律歷志並云元本本興道而致和以

淳粹之氣易乾文言純粹精也醇與純通楚辭遠遊云精醇粹而始壯生敦龐之民成十六年左傳云民生敦龐明德義之表禮記表記云仁者天下之表也作信厚之心詩麟之趾云振

振公子毛傳振振信厚也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

###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韓詩外傳五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淮南

子說山訓云仁義在道德之苞苞與包同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

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意林 舊作慎。據治要改。

其心而理。

意林 舊作慎。據治要改。

其行心精。

意林 舊作亡。據治要改。

匿惡無所生。

舊脫無字。生作作。據治要補。改。意林作姦惡不生。

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

暢姣好。堅彊考壽。

滌當作條。考當作老。禮記樂記云。感條暢之氣。漢書律歷志云。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顏師古注。鬯與暢同。論衡齊世篇云。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姣與佼通。考壽。猶言老壽。詩離鄭箋云。又能昌大其

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

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札瘥。

呂氏春秋明理篇。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民多疾病。道多褻穢。盲禿。僇。萬怪皆生。高誘注。疴。短仰者也。史記平原君傳。

云。有罷癯之病。說文云。兌。僇。由輕也。古文从王作冠。周語云。無天昏札瘥之憂。漢書董仲舒傳云。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故尚書美考終命而

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目。

舊作因。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又曰。視氣毀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綱。

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

舊作身。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又曰。聽氣毀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竅。

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

王先生云。賢多當作民多。

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

史記蔡澤傳云。人生百體

堅彊。白虎通嫁娶篇云。男三十筋骨堅強。昭廿五年左傳杜注。幹骸骨也。

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

苞方體。惟葉柅柅。

行葦。柅柅。舊作握握。盧學士改。繼培按。文選蜀都賦。總莖柅柅。李善注引毛詩云。維葉柅柅。今詩作泥泥。

又曰。鳶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

人。旱麓，厲，今作戾，禮。悌作豈弟，胡作遐。

公劉厚德，思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

傷聽之政至此，舊錯在教化之所致下，此下又錯入交際篇消息於心以下三十三行，明忠篇忠信未達以下五行。

仁，不忍踐履生草。

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履葦，惻然為民痛之，思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白虎通性情篇云：仁者不忍也。

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與

氓同，注見班祿篇。

君子修其樂易之德。

旱麓，毛傳訓豈弟為樂易。鄭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

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

傳不歡忻悅豫，則又況於士庶

而有不仁者乎？

舊脫於字有字，依上文例補。

聖深知之。

聖下脫人字，或明主二字誤合，為聖，勸將篇云：明主深知之。

皆務正己以為表。

禮記緇衣云：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明

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笑之後。

文六年左傳云：引之表儀，說文云：咳，小兒笑也。

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

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恥之志。

漢書賈誼傳云：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骨著脈通。

著，讀根著之著。

與體俱生，而無羸穢之氣。

周語云：羸穢暴

虜，楚辭遠遊云：精氣入而羸穢除。

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

大荒，見山海經。

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

列女傳衛靈夫人曰：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

冥，愔行，論衡書虛篇云：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後漢書馮衍傳云：修道德於幽冥之路。

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

若此，則又烏所得亡？

疑衍，即夫字聲誤。

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

詩文王，形，今作刑，聲，舊作

鑿據程本改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舊脫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錯是措之借是故上聖聖下蒼有故字衍不務治

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論語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

則務二字當作其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据治要補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

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是故上聖至此舊錯在有傷聽之政上今移正也字据治要補漢書董仲舒傳云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

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而卑刑罰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對策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書堯典是故凡

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王先生云司讀為伺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基篇云檢姦邪消

佚亂大戴禮勸學篇云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內讀為納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崧高夷今詩作彝孟子引詩作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

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說文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孽與孽通民蒙善化則人据治要補有士君子之心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德澤

大治天下之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而少過矣  
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之據治要補爲麴鼓也孟子云天下之良工也說文云

籩酒母也或作鞠麴與籍鞠同說文正作菽起居以其時漢書卜式傳云以時起居禮記寒温得其適呂氏春秋侈樂篇云寒温勞逸飢飽此六者非

適也凡養也者皆非適而以之適者也則一蔭之麴鼓說文一審地室也徐鍇云今謂地窖藏酒爲審陰與審通齊民要術云作鈔法先作煖屋坎地深三二尺密泥塞屋牖勿令風及蟲泉入也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說文

鼓醱鹽幽未徐鍇云幽謂造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糞令其量中必善美其遇舊作愚據治要改拙工孟子云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則一蔭之

麴鼓皆臭敗而棄捐舊作損據治要改今六合亦由一蔭也新書過秦上篇云履至尊而制六合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四方上下爲六合黔首之屬禮記祭義云以爲黔首則鄭注黔首

謂民也猶豆麥也變化云爲易繫辭下傳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

漢書刑法志文帝詔云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孫弘傳云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禮樂志云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

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與舊作下愚之民少而中庸

之民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楊倬注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

在鑪也。從篤變化。

篤疑范之誤。王先生云疑是從革。

惟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

春秋繁露實性篇云。中民之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漢書董仲舒傳云。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

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

是故。世之善否。治要作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德。

舊脫。據上文補。

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

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新語無爲篇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論衡藝增篇云。儒書又言。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

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

昭六年左傳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微於書。而微幸

以成之。而致刑錯。

上作措。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

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必其賞罰。漢書金日磾傳云。

亡所阿私。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阿亦私也。

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

毛詩序云。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史記周本紀云。

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下有脫文。

治天下。身處汗而放情。

文選古詩云。蕩滌放情志。治要載桓範政要論節。欲篇云。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

怠民事而急

酒樂。大戴禮少閒篇云。荒耽於酒。淫泆於樂。

近頑童而遠賢才。

鄭語。史伯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

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

以傷無辜。

治要載六韜文韜篇。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

以喪其國者。詩抑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毛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我則改之。論語：我則二字作而。詩美宜鑒於殷，自求多福。文王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

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於茲，麟龍鸞鳳復畜於

郊矣。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俎。

###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御覽一引尚書中那。詩候云：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白虎通三正篇云：禮三正記曰：正朔

三而改文，實再而復。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詳卜列篇注。爰興有國，亡於嬖以。以當作易，易以聲近之誤。說文云：嬖，侮易也。經典通作慢，易注見斷訟篇。滅於

積惡，神微精以。以字誤，或當在精字上。明忠篇：精微而神是其例。論衡奇怪篇云：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此文意蓋與彼同。天命罔極。詩維天之命，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文十七年左傳云：命之罔極。或

皇馮依。詩闕宮云：上帝是依。鄭箋：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僖五年左傳云：神所馮依。或繼體育。史記外戚世家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天際與峰同。隸書从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

篇云孔子曰黃帝尙矣。史記三代世表序云。五帝三代之記尙矣。案隱劉氏云尙猶久古也。

迪斯用來。猶云由斯以來也。頗可紀錄。雖一精思。史記鄒陽傳云。雖竭精思。一讀專壹之壹。議而復誤。故

撰古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說文云。僕。具也。撰。卽僕之借。

著五德志。大戴禮有五帝德篇。三代世表序云。終始五德之傳。案隱云。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世傳三皇

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淮南子原道訓云。秦古二皇。高誘注。二皇。伏羲神農也。獨斷云。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其一者。或曰燧人。尙書大傳及禮緯含文嘉說。見風俗通皇霸篇。

禮記曲禮疏云。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或曰祝融。禮號諡記說。見風俗通。白虎通亦引之。或曰女媧。春秋運斗樞說。見風俗通。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

天皇地皇人皇。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案隱云。秦皇當人皇也。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御覽七十八。引徐整三五世紀云。天皇地皇人皇為太古。以為或及

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下脫一字。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

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御覽七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又引孝經鈞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犧。注云。跡

靈威仰之跡也。其相日角。御覽引孝經援神契云。伏羲氏日角。衡連珠。五行大義五。引孝經鈞命決云。伏羲日角。珠衡戴勝。世號太暉。漢書古今人表。太昊帝宓犧氏。張晏曰。太昊。有天

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皇之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是班氏以太昊為身號。炮犧為世號矣。先儒言身號世號。往往岐異。今就與本書合者錄之。都於陳。昭十七年左傳云。陳太暉之墟也。杜注。太暉居陳。其



**德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伏義氏以木德王。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昭十七年左傳。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易繫辭下傳。後嗣帝嚳。錢宮詹大昕云。太史公三

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惟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義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

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代顓**

**項氏**。漢書律歷志云。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其相戴干**。御覽八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帝嚳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義像招搖。王先生云。按元命苞言厥象招搖。則干當作斗。字形相涉而誤。戴斗者。項方如斗也。

**其號高辛**。漢書律歷志云。天下號曰高辛氏。史記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德行祇肅。迎逆日月**。大戴禮云。歷日。日而迎送之。**順**

**天之則**。大戴禮云。順天之義。**能敝三辰以周民**。禮記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作樂六英**。周禮大司樂疏引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高誘注。淮

南子齊俗訓。以六英爲顓頊樂。御覽七十九。八十。引帝王世紀。又云。顓頊作樂五英。帝嚳作樂六莖。白虎通禮樂篇。則以六莖屬顓頊。五英屬帝嚳。漢書禮樂志。同然。此自本樂緯下云。顓頊作樂五英。英當爲莖。蓋傳寫之誤。**世有才子八人。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文十八年左傳。雄。今作熊。狸作狸。恭作共。**後嗣**

**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御覽一百卅五。引春秋元命苞云。周本姜嫄。遊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帝嚳封棄於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厥相披頤**。宋書符瑞志。作枝頤。披枝並岐之誤。御覽三百六

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后稱歧願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元。載上食穀。王先生云。按詩大雅生民。克岐克嶷。岐嶷即岐頤也。岐者頭骨隆起而岐出。嶷嶷然高。故象角元。為堯司徒。司徒當作司馬。詩閟宮鄭箋云。后稷生

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刑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御覽二百九引尚書中候云。稷為大司馬。論衡初稟篇云。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又主播種。農植嘉穀。書呂刑。種堯遭水

災。萬民以濟。繫辭云。白杵之利。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書堯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為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昭廿九年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

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鄭注厲山氏。或曰有烈山氏。此合二書言之。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霧云。厥相四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為西伯。興於岐。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止於岐。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說文云。颯。周文王所封。或从山作岐。因岐山以名之也。斷虞芮之

訟而始受命。史記劉敬傳云。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周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武王駢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

苞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參房誅害。以從天心。勝殷遏劉。詩武成周道。漢書律歷志云。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周室。五行志云。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

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文之昭也。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邳荝祚祭。周公之盾也。僖廿四年左傳。成作邲。邲作那。

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文之昭也。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邳荝祚祭。周公之盾也。僖廿四年左傳。成作邲。邲作那。

荊作茅，祚作胙，荊讀爲茅，詳交際篇。  
周召號吳隨邠方印息。  
舊作自，据路史國名紀五，後紀十改，隱十一年左傳疏引世本息國姬姓說文作鄆。  
潘廣韻二十六桓，潘字注云，周文王子，養

滑鎬宮密榮丹郭。  
僖五年左傳云，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疏引賈逵云，魏仲封東魏制是也。魏叔封西魏，魏公是也。按魏公僖二年公羊傳作郭。  
楊逢管唐韓楊。  
楊重見，後紀十載姬國有陽，在楊上。上文楊字蓋卽陽之。

譌，此楊字當从手，襄廿九年左傳。  
疑狐，晉語云，狐云虞，魏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觚，氏出自唐叔。  
樂甘麟虞。  
麟當作鮮，昭十二年穀梁傳，晉伐鮮虞，范寧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鄭語云，北有衛燕狄鮮虞，韋昭注，鮮虞，姬姓國。  
王氏。

國名紀後紀，王作主，以主爲國名。按，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媼。  
舊脫羊字，任作姪，御覽七十八，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母曰任媼，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又引孝經鈞命決云，任已感龍生帝魁。注云，魁，神農名已，或作媼。  
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  
淮南子時則訓云，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誘注，赤帝，炎帝，號爲神農。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昭十七年左傳，是始，舊作以，依下文例改。  
斲木爲耜。

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繫辭，按，揉木爲耒，耨與釋文或本同。  
後嗣慶都，與龍

合婚，生伊堯。  
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云，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按，隸釋帝堯碑云，帝堯者，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

禪云，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按，誘說本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

代高辛氏。

其眉八彩。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世號唐。漢書律歷志云：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作樂大章。樂曰大章。白虎通云：堯始禪

位。孟子云：唐虞禪。武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錄。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祝，鄒注：祝或為錄。續漢書郡國志：濟北郡蛇邱有錄鄉城。劉昭注：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錄，案錄祝聲相近。淮南子：俱真

訓治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睡，祝之祝。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媧，劉季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詩含神務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尅與刻同。史

記高祖紀：索隱引王符云：太上皇名燭，此書無之。蓋小司馬誤也。漢書律歷志云：漢高祖皇帝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藝文類聚二引河圖握矩起云：大電繞樞，星炤

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御覽七十九符作附，初學記九引詩含神務同。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黃帝曰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其德

十行。史記五帝紀云：有土德之瑞。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昭十七年左傳：作樂咸池。白虎通云：黃帝樂曰咸池。是始制衣

裳。繫辭：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務云：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其目重瞳。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舜重瞳子。

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御覽多誤字，據白虎通聖人篇訂正。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御覽多誤字，據白虎通聖人篇訂正。

格，今作杏，乃受終於文祖。書堯典：世號有虞。漢書律歷志云：帝舜處虞之媯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作樂九韶。白虎通云：舜樂曰韶，韶，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舜乃令質修

九招六列六英。以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襄廿五年左傳云。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王先生云。大姬下脫配之二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初學記十引河圖云。帝摯少

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御覽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書律歷志以摯為黃帝子青陽子孫。與此異。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墟。杜注。少皞。虛曲阜也。帝王世紀云。都曲阜。其德

金行。漢書律歷志云。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鳥脫。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

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器用。下有正度量。一句。又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此亦當

有。是始。舊作。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繫。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為勾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無恪恭厥業句。後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

文命戎禹。戎。舊作我。御覽八十二引尚書帝命驗云。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樂然。生姒戎文命。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按御覽引帝王世紀及宋書符瑞志。紀並作已。孝經鈞命。決作紀。亦見御覽。其耳參漏。

御覽八十二引雜書靈准聽云有人大口兩耳參漏注云謂禹也白虎通聖人篇云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書堯為堯司空書堯主平水土命山川書呂刑命畫九州制九貢

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書禹貢珪今作圭說文云古文圭从玉舜乃禪位命如堯詔論語云舜亦以命禹禹乃即位作樂大夏白虎通云禹樂曰大夏世

號夏后漢書律歷志云伯禹虞舜禮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皇侃論語義疏引白虎通云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堯之稱后后君也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

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納是謂五觀楚語士輿曰啓有五觀章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雒納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納按漢書古今人

表下中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下上中康注太康弟按太康仲康不在五觀之數此并言之蓋誤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襄四年左傳作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為仍舊作仍牧正按襄四年傳以代夏政下即接特其射也滅相乃涅事見

哀元年傳傳文滅夏后相至為仍牧正在伐斟鄩下此文敘事有乖先後羿恃已傳作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圉而用寒涅

浞伯傳作伯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

於傳作其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讀為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本書慝皆作匿。按爾雅釋訓。諛諛諂諂。崇讒慝也。釋文云。慝。諸儒並女陟反。言

隱匿其情以飾非。是讒慝正當爲讒匿。此疑後人所改。

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於過。處澆於戈。按傳。豷澆當易器。使椒

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

胞。傳作庖。按胞庖古通用。列子楊朱篇。胞廚之下。釋文云。胞。本作庖。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云。庖。崔本作胞。庚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云。胞。本又作庖。漢書百官公廌表。少府

屬官有胞人。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顏師古注並云。胞與庖同。王方伯云。禮記祭統云。夫祭有卑輝胞翟鬲者。又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亦以胞爲庖。

虞思妻以二妃。傳作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

誘澆。使后杼誘豷。

后。傳作季。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夏道浸衰以下。本義四年哀元年左傳。

十有七世。而

桀亡天下。

史記三代世表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夏本紀集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

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

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或封於繪。

周語云。有夏雖衰。杞繪猶在。章昭注。杞繪二國。夏後也。

又封少皞之胃於祁。

王先生云。祁。當作鄒。昭十七年左傳。鄒子來朝。昭子問少昊氏鳥名。官何故。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繼培按。路史國名紀。二少昊後

有祁國。卽承潛。

澆才力蓋衆。

漢書鄒陽傳云。衆不可蓋。顏師古注。蓋。覆蔽也。項羽傳云。力拔山兮氣蓋世。季布傳云。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義並同。

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

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也。

論語，與澆同。

妣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辛，襄費戈，冥繒，皆禹後也。

史記

紀論云：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形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尋作郢，質作弗，而不云形城及褒，又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此文褒舊作襄，據史記改戈上無斟字，疑脫，泊胤不見於史。

蓋卽形城之誤。

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

御覽七十九引河圖云：搖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初學記九蜺作虹，又二引詩含神霧云：搖光如蜺。

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此云搖光如月，誤搖與瑤防與房古字並通。

其相駢幹。

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顓頊併幹，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三百七十一引作駢幹。

身號高陽，世號共工。

禮記祭法云共

工氏，霸九州，鄭注：在大昊炎帝之間，魯語韋昭注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疆，故伯而不王，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與高辛爭為帝，兵略訓云：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按共工為顓頊所誅，不當襲用其號，漢書律歷志：以高陽為有天下號，比云身號亦異，昭十七年廿九年左傳共工氏，此並以爲顓頊事，或出左氏家舊說也。

代少暉氏，其德水行。

漢書律歷志云：金生水，故為水德。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

名，昭十七年左傳。

承少暉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

楚語：觀射父云：少暉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服上疑脫不字，訓與馴同。

史記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歷象日月，東西南北。

下有脫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作樂五

英，英當作莖，詳上。

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演、大臨、虓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



凱。文十八年左傳。蹟凱作蹟。擣演作擣。八凱作八愷。按說文。戴字下引春秋傳。擣亦从手。志氏姓篇。演作戴。與傳同。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

下祀之。昭廿九年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合二書言之。

媯簡吞燕卵生子契。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媯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御覽八十三引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媯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翔水徘徊於水上。媯氏也。簡狄也。契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禮記月令鄭

注。亦稱媯簡。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堯典。順。今作遜。殷本紀作訓。淮南子人間訓。五品不愆。御覽五十九引淮南子。作不順。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

履。御覽八十三引河圖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湯注云。詩含神霧同。御覽脫意字。据藝文類聚十補。

其相二肘。御覽八十三引雜書靈准聽云。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庭臂二肘。又引春秋元命苞云。湯臂二肘。是謂神剛。按論衡骨相

篇亦云。湯臂再肘。白虎通聖人篇。作三肘。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十二引元命苞。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並同。

身號湯。世號殷。漢書律歷志云。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

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

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武丁以下見楚語。大公楚語無大字。

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

史記三代世表云帝辛是為紂。

武王封

微子於宋

禮記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按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宋世家同。

封箕子

於朝鮮

史記宋世家

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劫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史記殷本紀論云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索隱云按系本

姓無稚氏北殷氏作鬻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按稚氏即黎氏之誤此文又誤黎為劫誤殷為段同桐古字通鬻氏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比鬻

# 潛夫論卷第九

##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

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有氏者

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

傳稱民氏。

傳作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

百姓，姓有微品，十

傳

於王，謂之千品。

傳稱以下見楚語，子弟下千字世字並衍。

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姁，氏曰有夏，伯夷

為姜，氏曰有呂。

傳脫子賜棄姓四字，据天中記廿四補，禮記大傳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姁，氏曰有夏，四嶽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下及

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隱八年左傳

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

諡，邑字

或氏於國。

舊作爵，今移正，與下文相應。

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

以上二十字舊脫，按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序俱與此同，今據補。

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

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下晉公族注。下軍。元和姓纂云。左傳。晉欒黶爲下軍大夫。子孫氏焉。按欒氏世將下軍。僖廿七年傳。欒枝將下軍。文十

二年傳。欒盾將下軍。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襄十三年傳。欒黶將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疑孫並。見下。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風俗通作巫卜陶匠。此亦當有

卜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意林作西都。通志氏族略五。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並同。廣韻十二齊西字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引作西郭。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並無東郭。疑衍。北郭。所謂

居也。三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五鹿。氏族略三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按漢書有五鹿充宗。青牛。平中有青牛先生。

山東人也。按王氏著書在初平前。是古有此姓矣。白馬。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徵子乘白馬朝周。因氏焉。所謂志也。志。意林作地。按風俗通作職志。職聲相近。凡厥姓氏皆

出屬而不可勝紀也。出。當作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記。淮南子汜論訓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

春秋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哀十二年。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論語。陳司敗云。君娶於吳。爲同姓。御覽引風俗通云。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

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高誘注。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姬。趙

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諡官。氏諡。舊倒。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諡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

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班猶別也。故有脫。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厝。晉灼曰。厝

古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顏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或避怨讎。如下所云。智果張良之類。夫吹律定姓。惟

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今民散久。論語。鮮克達。舊作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天主。疑人生之誤。毛詩序云。生民。尊祖也。王先生云。天主。疑定姓之誤。故

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士當作三。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篇云。以參合閱焉。史記倉公傳云。參合於人。後漢書文苑邊讓傳云。檢括參合。揖與挹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

譏。襄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顯史四國。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見僖廿一年左傳。胸作句。按僖廿二年公羊傳作胸。文七年傳同。

且為東蒙主。論語。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左傳。季氏欲伐顯史。而孔子譏之。論語。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

堯典禮。書堯典。折民惟刑。書呂刑。以封申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詩崧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

也。按甫與呂通。書呂刑。孝經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裔生尚。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為文王師。世家云。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

克殷而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水經注。廿三陰溝水篇。引世本云。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申。城在南

陽宛北序山之下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注云故申伯國縣南有北嶺山又育陽注云有南嶺聚在東北

故詩云：「豐豐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與今

詩不同說見三式篇

宛西三十里有呂城

城舊作望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水經注清水篇云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

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

岳後太叔所封

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

僖廿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以爲姜戎氏謂諸戎是四嶽之裔杜注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按傳傳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據疏陸渾是敦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非本居伊洛徙置陸渾也僖十一年傳伊雝之戎同伐京師杜注雜戎居伊水洛水之間者此又先

居伊雝非秦晉所遷者

州薄甘戲露怡

舊作帖史記索隱三皇本紀云神農氏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封參盧於路注亦作露又云伊列舟駘淳戲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

紹烈山是爲默台

及齊之國氏

氏字舊空據程本補昭四年左傳杜注國氏齊正朔姜姓廣韻二十五德國字注云太公之後

高氏舊空據程本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齊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僕以王父字爲氏按高僕見左傳襄氏

襄字舊空據程本補氏字各本並脫襄廿三年左傳齊有襄罷帥廿五年傳齊有襄伊二襄蓋齊公族

隰氏氏族略三云齊莊公子廖封於隰陰故以爲氏齊語隰朋章昭注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士強氏舊作士氏強氏據後紀四改按

士下氏字即襄字下所脫今移正

東郭氏

襄廿五年左傳東郭偃曰臣出自桓

雍門氏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居門爲雍門氏於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雍門齊西門也

子雅氏

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

公孫竈字子雅之後

子尾氏

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公孫董字子尾之後按公孫竈公孫董見襄廿九年左傳子雅子尾見襄廿八年傳昭十年傳疏云齊惠公生子樂公子高高生子尾樂生子雅

子襄氏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惠公

子于襄之後，惠舊作桓，据氏族略三改。子淵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子泉氏，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泉湫，因氏焉。按子泉卽子淵。唐人避諱改，昭廿六年左傳：齊有子淵捷子車，八年傳：杜注：子車，頃公之孫捷也。子乾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

云：齊頃公子子乾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有子乾哲。按昭十四年左傳：作子韓哲，氏族略三引世本云：公子都字子乾。公旗氏，廣韻一東公字注云：齊悼子，公旗之後，按悼子當是悼公子。翰公氏，後紀四作公翰。賀氏，元和

云：齊公族慶父之後，慶克生慶封，以非奔吳。漢末，徒會稽山陰。後漢慶儀爲汝陰令，曾孫純，避安帝諱，始改賀氏。氏族略四云：齊桓公之子公子無虧生慶克，亦謂之慶父。盧氏，元和姓纂云：齊文公子高高，孫侯，食采於盧，因姓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已，滕，蒧，任，拘，釐，姑，嬭，衣氏也。滕蒧任，舊作勝蒧任，据晉語四改。拘，晉語作苟，廣韻四十五厚引晉語作苟。路史國名紀一後

紀五，並作苟，以爲作苟者非。元和姓纂苟姓，亦云國語黃帝之後，按拘苟號从旬得聲。釐衣，章昭本作僖，依史記五帝紀集解引虞翻注，與此同。嬭字舊脫，亦依虞注補。章本作僂。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

著。襄三年左傳：按氏族略三，以奚爲晉獻侯四世孫。晉語韋昭注云：晉大夫高梁伯之子，此以爲黃帝後，蓋誤。下晉公族有祁氏，奚之所自也。莒子姓已氏，按文八年左傳云：穆伯奔莒，從已氏。隱二年

自紀公以下爲己姓，是莒本姓。羸改已，非黃帝之後己姓矣。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定元年左傳：任

奚作奚仲，虺作虺。王季之妃大任，詩大明：摯仲氏任，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周語：富辰曰：昔摯疇之國也。由邳，舊作邾，据傳改。大任，章昭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及謝章昌采祝

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隱十一年左傳疏云：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路史後紀五：黃帝紀：謝章下昌，上有舒洛二國，又八高陽紀注云：舒又自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國

名紀一同。國名紀又云采，紀姓王符以為任姓，非。又云遇宜即番禺，王符作卑過，訛。後紀五又云遇，見潛夫，或作過，非。今按采即世本舒，結即世本終。國名紀結亦作終，其作洛者誤。洛見鄭語韋昭以為赤狄隗姓也。昌呂卑華，過過皆字形相近。傳本各異，惟狂大不載世本。

後紀五國名紀一，並作狂犬，疑即犬戎氏。見下。

姑氏女為后稷元妃。

姑，舊作台。說文云：姑，黃帝之後百儼姓。后稷妃家也。宣三年左傳云：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百儼，傳作伯儼。

繁育周先。昭元年左傳云：繁育其子孫繁。

蕃古字通。御覽八百廿二引春秋元命苞云：周先姜嫫履大人跡生后稷。周先用彼文。

姑氏封於燕。

隱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燕國姑姓。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注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王先生云：後漢書鄧傳注引潛夫論以周先姑氏封於燕。

為句。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為伯儵。舊作儵。

余爾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

下脫

及文公見姑，賜蘭而

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

宣三年左傳

姑氏之別有闕尹

詩都人士

謂之尹吉。鄭箋：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後紀五國名紀一尹，並作允。誤。

蔡光魯雍。桓十一年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杜注：雍氏，姑姓。

斷密須氏。

周語韋昭注引世本云：密須，姑姓。

及漢河東

有邳都。漢書酷吏傳

汝南有邳君章。

後漢書邳惲字君章

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暉氏之世衰，而

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

通。少暉氏至此本楚語

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

按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徐廣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是吳回與黎非一人。



而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  
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與此同是古有此說也。

爲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

夫黎以下本鄭

語顓頊氏八字鄭語所無蓋據他書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義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

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

自謂其後

三苗至爲司馬本楚語按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史記自序本之又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此云適晉爲司馬蓋誤詩常武詩

祝融之孫分爲八

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芊

鄭語禿作董姜作禿斯作斟按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斟亦作斯董禿詳下

已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腴川腴夷彭姓豕韋皆能馴

龍者也

颺叔安以下本昭廿九年左傳按傳云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豕韋韋之後蓋孔甲以豕韋國封累非豕韋本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臞傳作豢

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

布子宥坐篇孔子曰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桀囚而殺之按關豢聲相近

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

扈溫董

鄭語云已姓昆吾蘇顓溫董按蘇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江陽侯蘇嘉徐廣曰蘇一作籍晉世家獻侯籍索隱云系本及譙周皆作蘇

禿姓腴夷豢龍則夏滅之

鄭語禿作董臞作颺彭

舊作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彭姓舊作祖姜姓會人則周滅之舊脫周字鄭語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按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素隱引系本作鄭人

卽下妖姓之會也此會人蓋舟人之誤國名紀六引潛夫論曹有姜姓者曹又會之誤妖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偃陽鄭語鄆作鄆會作鄆按章昭注周語云陽妖姓之國鄆取仲任爲妻貪冒

愛悽蔑鳳簡能是用亡邦周語云陽之亡也由仲任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

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

鄭語云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魏郟爲大魏叔恃勢郟仲恃險是皆有驕修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郟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郟君以亡按重氏滅郟在高辛十六年見竹書紀年非鄭語及詩所云也此合言之誤後紀八高陽紀亦誤仍之詩檜風釋文檜本又作郟此說羔裘匪風蓋本之三家詩序

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宣十五年左傳路今作潞成公作景公虐作殺又云虐我伯姬虐殺義同宣十八年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荀偃武子伐滅偃陽襄十年左傳曹姓封於郟鄭語云曹姓鄭葛

年左傳杜注郟今魯國鄆縣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集解引世本云曹姓者郟是也莊五年左傳疏引杜世族譜云小郟郟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郟又引世本郟顏子之支別爲小郟

注云郟顏別封小子肥於郟漢書地理志云魯國驪故郟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族譜云郟文公皆楚滅之遷於釋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郟縣劉昭注引地道記曰楚爲小郟子是友有二名也

滅邾。徙其君於此城。水經注卅五江水篇。又  
東過邾縣南。注云。楚宣王滅邾。徙居於此。  
芊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  
按史記楚世家。鬻熊子聿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曾孫

熊繹於楚。熊嚴則熊繹六世孫也。此合熊嚴粥熊爲一人。誤矣。  
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鄭語云。芊姓變越。不足命也。僖廿六年左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於夔。杜注。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楚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以熊摯爲熊渠嫡嗣。世家又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文似以封夔越者爲伯霜仲雪諸人。  
夔子不祀祝

融粥熊。楚伐滅。傳廿六年左傳。下云。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  
列宗氏。鬬強氏。氏族略五引世本云。若敖生鬬強。因氏焉。

良臣氏。良。舊作良。据後紀八。改。耆氏。門氏。後紀八有耆門氏。侯氏。季融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仲熊氏。後紀八。熊作雄。注云。潛夫論作熊。非。子季氏。古今姓氏書辨

證引世本。昭十七年左傳。楚陽句爲令尹。杜注。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疏引世本。云。楚公族。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句。按揚蓋陽之譌。句以王父字爲氏。無鈞氏。鈞。舊作鈞。据氏族略三。後紀八。廣韻十虞。無字注。改。無鈞。卽躒章字。見。左傳亦作躒。氏族略三云。下。爲氏。躒。章食邑於躒。故以命氏。善氏。陽氏。陽氏已見。上此誤。昭氏。景氏。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嚴氏。元和姓纂云。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避明帝諱。改爲嚴氏。嬰

齊氏。氏族略四云。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按公子嬰齊字子重。見左傳。來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楚有來英。來織氏。卽氏。申氏。見下。訥氏。訥。後紀八作鈞。按廣韻十八諄鈞字注引風俗通云。鈞姓。楚大夫元

鈞之後。元和姓纂。以氏。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莊王之氏族略四。並同。以氏。子公子貞封於沈鹿。故爲沈氏。賀氏。咸氏。咸疑箴。元和姓纂云。箴氏。楚大夫箴尹鬬克黃之子孫。以官爲氏。按箴尹克黃見宣四年左傳。吉白氏。伍

潛夫論 卷九

二四三

氏、宣十二年左傳伍參杜注伍奢之誼父。沈濊氏、餘推氏、公建氏、公疑是子元和姓纂有子建氏。楚平王太子建之後按太子建見昭十九年左傳。子南氏、氏族略三云楚莊王之子公追舒之後為子南氏按公

子追舒字子南見左傳。子庚氏、氏族略三云楚公子午字子庚其後以王父字為氏按襄十二年左傳杜注子庚莊王子午也。子午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公子午之後。子西氏、舊脫子字据後紀八補氏

西之後按昭廿六年左傳杜注子西平王之長庶。王孫田公氏、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引世本云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按王孫下疑脫氏字哀十一年左傳云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舒堅氏、元和姓纂云

族有舒堅文叔為大夫氏族略四同按潛夫論無文叔為大夫之文當別引他書而傳寫失之。魯陽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章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黑肱氏、氏族略四云楚共王之子公子黑肱之後按公子黑肱字

子皙見襄廿七年左傳。皆芊姓也。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筮冒生蔦章者王子無鈞也。蔦章、左傳作蘧章鈞舊作鈞元和姓纂引云楚筮冒生蘧章為王子無鈞

氏氏族略三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王子蔦章字無鈞。令尹孫叔敖者蔦章之子也。僖廿七年左傳蔦賈杜注孫叔敖之父宣十一年傳疏引服虔說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異寶篇知分篇並云賈子其注淮南子汜論訓

則云孫叔敖楚大夫蔦賈伯盈子或曰章子也以叔敖為蔦章子蓋古有此說矣。左司馬戍者莊王之曾孫也。昭十九年左傳沈尹戍杜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廿七年傳稱左司馬沈尹戍。葉公諸梁

者戍之第三弟也。弟當作子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楚沈尹戍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呂氏春秋慎行論高誘注定五年左傳杜注楚語章昭注並以諸梁為戍之子哀十九年傳稱沈諸梁。楚大夫申無畏者

又氏文氏、文十年左傳文之無畏。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文有脫誤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章昭注有蘇己姓之

國按此卽上文昆  
吾之後籍國也。  
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爲司寇而封溫。成十一年左傳其後洛邑有蘇秦。史記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索隱云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高陽

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擣、戴、大臨、虓、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注見五德志後嗣有臯陶、

事舜。舜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書堯典滑今作猾錢宮詹云說文無猾字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從水從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繼培按敘錄作猾夏其子

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姓當作物鄭語云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與伯通後有仲

衍。秦紀仲作中鳥體人言。舊作元據紀改趙世家又云人面鳥喙爲夏帝大戊御。夏當作殷秦紀云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趙世家云降佐殷帝大戊嗣及費仲生惡來季

勝。按秦紀仲衍玄孫中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費仲乃費氏費昌之後出柏翳子若木中衍則柏翳子大廉玄孫鳥俗氏也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

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意林作造父主御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

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五世亡趙。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自趙夙後九世

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恭叔氏邯鄲氏。文十二年左傳疏云趙穿別爲邯鄲氏趙廝趙勝邯鄲午是其後按定十三年傳晉邯鄲午杜注午別封邯鄲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章昭注邯鄲勝晉大夫趙廝之

子須子勝也。  
食采邯鄲。 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

氏族略四云。樓季氏。潛夫論。晉穆侯庶子樓季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同。而駁之云。謹按。晉趙衰少子嬰齊。謂之樓季。而穆侯之後無聞。豈節信討論未審乎。今按節信本書。正列樓

季於趙宗。並未云出穆侯。鄧氏不檢原文而妄訾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所謂辨若此。不如無辨也。

盧氏、原氏、  
原、屏、樓、三子食邑。按宣十二年傳。稱趙同。趙括。趙嬰齊。皆趙嬴姓也。

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汧秦亭是也。

舊脫王字。亭作高。按秦紀云。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

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地理志云。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紀又云。秦仲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正義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此云非子為西陲大夫。蓋誤。世地理三字未詳。上下疑有脫文。其後列於諸侯。口世而稱王。按漢書地理志云。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

救周。有功。賜受邽鄠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作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空格。程本作五字。誤。六世而始皇生於邯

鄲。故曰趙政。  
史記秦始皇紀

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皐陶之後也。  
並見左傳。英。傳稱英氏。

鍾離、運、掩、菟、裘、尋、梁、修、魚、白、冥、飛

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郟、復、蒲。皆嬴姓也。

秦紀論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

徐、廣、曰、終、黎。世本作鍾離。此文與世本同。又以將為尋。冥為眞。蓋誤。密如以下。譌錯不可讀。國名紀二。後紀七。並本此立說。然所見已。是誤本。復以已意。分合不可據也。

帝堯之後。為陶唐氏。  
襄廿四年左傳。後有劉累。能

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衣革之後昭廿九年左傳至周爲唐杜氏襄廿四年左傳周衰有隰叔子達周難於晉國生子

與爲李晉語作理李古字通以正於朝朝無間晉語作姦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

故氏隨氏士蔦卽子與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晉語作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按昭廿六年左傳云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

政爲成率居傅晉語作爲成師居太傅韋昭引唐尚書云爲成公軍師按師當作帥帥率古通用僖廿七年左傳疏引晉語作爲元帥端刑法舊重法字衍集晉語作輯訓典國無姦民晉國

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於王王命隨會爲卿按宣十六年左傳云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卽晉語所云居太傅國無姦民也此文

兼采左國分爲二事誤矣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文當作武子子文子晉語韋昭注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成晉荆之盟降晉語作豐王侍郎云降疑降兄弟之國使無閒

隙是以受郇欒隰叔以下本晉語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季氏當作士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士蔦之

後貞子士渥濁生莊子士弱弱生士文伯瑕瑕生司空氏舊作趙隨氏范氏郇氏欒氏堯舊作羸國名紀四郇欒下有堯後景伯彌牟別爲士季氏亦見氏族略五後紀十一紀十一云士魴受堯故氏爲堯今据

改按成十八年左傳士魴稱堯李後紀十一云士魴生士毅爲冀氏毅氏毅氏按士毅見文二年左傳薺氏擾氏當作擾龍氏元和姓纂云劉累之後狸氏傅氏狸舊作攔按周語丹朱之

後狸姓。在楚下舊有楚氏字衍。

令尹建、屈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趙武

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當重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傳作五君。

以為諸侯主也。楚令尹以下本昭廿年左傳。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論語云：修己以安人。漢書高帝紀贊云：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撻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

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家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顯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按蔡墨事見昭廿九年左傳。范宣子事見襄廿四年傳。歸晉事見文十三年傳。

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鑄也。鑄，舊作社，據五德志篇改。社或為祝之誤，注見前篇。帝舜姓虞，又為姚，居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史記陳世家。陳袁氏，袁，舊作袁，廣韻二十二元，袁字注云：袁姓本自胡公之後，或作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陳胡公滿生申公肆，侯肆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懽，懽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

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為氏。按僖四年左傳：陳轅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

咸氏，咸，疑當作鍼，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僖公之孫鍼子，以所食邑為氏。按：鍼子見隱八年左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八世孫疏云：世本文也。百氏、慶氏，襄七年左傳：陳有慶虎慶寅，世族譜云：慶虎，桓公之五世孫。夏氏，氏族略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徵舒，以王父字為氏。按：夏徵舒見宣十年左傳。昭廿三年傳

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八世孫疏云：世本文也。

百氏、慶氏、夏氏、氏族略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徵舒，以王父字為氏。按：夏徵舒見宣十年左傳。昭廿三年傳

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八世孫疏云：世本文也。



疏引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哀十四年左傳，陳有宗豎。宗氏，宣九年左傳。來氏，宣九年左傳。儀氏，陳有儀行父。司徒氏，氏族略四云，陳有司徒公子招，其後爲司徒氏。按招見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

弟，司城氏，氏族略四云，哀公之子公子勝之後，按勝見昭八年左傳，世族譜云，司城氏，公孫貞子，哀公孫，按公孫貞子見哀十五年左傳，孟子所謂司城貞子也。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

之以爲工正。莊廿二年左傳。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按史記田完世家，陳氏自立，始於太公和，威王則和之孫也。漢書地理志云，九

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元后傳又云，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齊人謂陳田矣。旬有脫誤，田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索隱云，陳田二字聲相近。漢高祖徙諸田關中，

史記高祖紀在九年，而有第一至第八氏。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英爲第八門，因氏焉。氏族略四云，廣孫田登爲第二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又

云，廣孫田癸爲第三氏。丞相田千秋，見下。司直田仁，漢書田叔傳云，其先齊田氏也，仁叔少子。及杜陽田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又云，丁寬授同郡礪田王孫，此

杜陽乃杜陵之誤。漢時稱先生，或單言先，或單言生。史記龜錯傳云，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錯傳作張恢生。又云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顏師古注，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史記叔孫通傳，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爲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漢書梅福

傳云，叔孫先非不忠也，叔孫先與稱叔孫生同。此言田先，漢書言田生，其稱一也。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漢書車千秋傳云，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

陵，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漢書元后傳云，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

以為葬之行詐。論語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漢書敘傳答賓戲云。呂行詐以買國。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舊作又。上文云。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今依例改之。有皮氏。占氏。廣賀二十

四鹽占字注云。占姓。陳大夫子占之後。後紀十二。占氏以下。並加子字。氏族略三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桓子生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堅子以王父字為氏。按子占。昭十九年左傳稱孫書。哀十一年傳稱陳書。沮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烈子

生子沮與。後與氏。元和姓纂作子與。陳桓子生子石。難。為子。為子沮氏。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當是子與。獻氏。元和姓纂子獻氏。引世本云。陳桓公孫子獻之後。按桓公當作桓子。子氏。子字誤。或當為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生子楚。其後

為子宋氏。按宣公當為宣。鞅氏。元和姓纂云。陳僖子生簡子。簡子為子鞅氏。哀十四年左傳杜注。宣子名夷。疏引世本作其夷。坊氏。元和姓纂作子。即僖子子夷也。見下。

子安。為高氏。元和姓纂作子尚。引世本云。陳僖子生廩邱子尚。意茲。因氏焉。按廩邱蓋所食邑。芒氏。元和姓纂子芒氏。引世本云。陳僖子枋氏。子尚。字意茲。名哀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廩邱子意茲。疏引世本作廩邱子鑿茲。

左傳杜注作芒子。盈。疏引世本同。禽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僖子生惠子得。為子禽氏。按惠子得亦見哀十四年傳杜注及疏引世本。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史記宋世家。本名啓。漢人避諱作開。

武王封之於宋。注詳五德志。今之睢陽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元和姓纂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按孔父見桓元年左傳。孔氏詳下。祝其

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宋戴公。子祝其。為司寇。因氏焉。見世本。韓獻氏。韓。當作幹。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宋司徒華定。見襄廿九年左傳。季老男氏。後紀十。以季老男為三字姓。又

別有季老氏。老男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宋華氏有華季老。其子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焉。成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蓋即季之誤。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

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缺以王父字爲氏，廣韻九慶父字注云：漢初有皇父鸞。桓元年左傳宋華父督，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自魯徙居茂陵，故父爲甫，按甫古通用，非改字也。皇父充石見文十一年左傳。華氏，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二年傳云：會於稷，以成

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注：督未死而賜。魚氏，僖九年左傳云：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而董氏，文十一年左傳，宋族督之妾也。按華父爲督字，以字爲氏。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按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有彫班，而或當作

彫。艾歲氏、鳩夷氏，鳩氏，族略四，古今姓氏書辨。中野氏、越椒氏，後紀十有椒氏，越字疑衍，元和姓纂，氏族略並以越椒爲楚芊姓。完氏、懷氏、不第氏，第，舊

據古今姓氏書辨證，氏族略五引改，元和姓纂引潛夫論不更氏，後紀十注云：不更不茅，見潛夫論，又別有不夷氏，云見世本，姓纂以爲不夷甫須之後，按本書無不更不茅不夷第夷聲相近，第誤爲茅，夷誤爲更，史記魯世家，楊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正與

此同。冀氏、牛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司城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宋戴公生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氏，按襄九年左傳云：樂喜爲司城，杜注：樂喜，子罕也。禮記檀弓疏

引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衛生石甫，願釋，釋生夷甫，傾。近氏、止氏、朝氏、敦氏，氏族略四敦氏，引風俗通云：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生子罕，喜，姓纂有脫文。見廣韻三十六養。宋左師勃之後，按左師勃，宋

繆公子，見隱三年。右歸氏，元和姓纂右歸氏，引此書，按歸蓋師之誤，姓纂有右師氏，引世本云：宋武公生公子中，代爲右公羊傳，敦與勃同。師因氏焉，氏族略四，武公公子中，作莊公公子中，成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莊公生右師戊。三伋氏，王

夫氏，王，疑是壬，春秋襄元年有。宜氏、徵氏、鄭氏，昭廿一年左。目夷氏，廣韻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後，詳上魚氏注。鱗氏，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公子

鱗，鱗生東鄉，成十五年傳。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園龜氏，宋文公子園龜，字子靈，見成十五年左傳。既氏、據氏、磚氏、已氏、成氏，哀十三年左傳，宋有成鱗。

邊氏、昭廿二年左傳宋邊印爲大司徒杜注印平公會孫廣韻一先邊字注邊姓陳留風俗傳云祖於戎氏、襄十九年左傳齊靈公諸宋平公氏族略三云宋公子城之後城字子邊或言宋平公子御戎字子邊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子仲子戎子杜注諸子諸

妾姓子者二子皆宋買氏尾氏桓氏、急就篇顏師古注云宋桓公孫鱗爲宋司徒號曰桓子因爲氏焉唐書戴氏、急就篇顏師古女戎子即戎氏女也

公子文遂稱戴氏按昭向氏、成十五年左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杜注向戌桓公會孫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向父盼盼生司城警守守生小司寇鱸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廣韻四十一潏向字注云戌以王父字爲氏司馬氏

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弟司馬牛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云以魋爲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爲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舊作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昭七年左傳孟僖子曰孔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舊作叔梁紇爲縣大夫故曰

鄒叔紇生孔子、閔公以下本世本詩那疏引之閔作潛彼云宋父生正考父文有脫滅王肅撰家語本姓解與此同亦用世本也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風俗通正

失篇云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今逸周書太子晉解不載此文蓋脫佚也温恭敦敏穀雒水鬪將毀王宮王、舊作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

心不若修政、以上本周語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

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

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逸周書二語互轉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

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以上本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

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孔子聞之以下亦見風俗通知字舊脫据風俗通補列仙傳云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

家於平陽因舊作氏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梅福傳云福

書養性魯之公族有嬌氏禮記檀弓云季武子寢疾嬌固后氏禮記檀弓后木鄭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疏引世本作孝

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華鞏字形相近之誤郈昭伯見昭廿五年左傳漢書古今人表作厚衆氏隱元年左傳公子益

昭伯五行志又作后氏襄十四年左傳厚成叔釋文云厚本或作郈風俗通過譽篇亦作后后厚郈並通衆氏隱元年左傳公子益

云衆父隱五年左傳臧僖伯之後疏云僖臧氏伯名彊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施氏氏族略三云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為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施

孟氏文十五年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仲孫氏左傳桓公子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魯桓公四子次曰慶父

魯惠公五世孫杜注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慶父生穆伯公孫敖敖生文伯穀惠叔難穀生孟獻子蔑始以仲孫

爲服氏、當是子服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蔑之子佗，別爲子服氏。按孟獻子子仲孫它子服，見魯語。襄廿三年左傳孟椒，杜注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卽它子。昭三年傳稱子服椒，其後有子服回子服何。公山氏、定五年左傳魯有公山不狃。

南宮氏、元和姓纂云：魯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叔生路，路生會。禮記檀弓叔仲皮，鄭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按彭當作彭生，文七年左傳稱叔仲惠伯，十八年傳云：襄仲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子我氏、元和姓

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族略三云：申字子我，按叔孫成子名不敢，見定元年左傳。子士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爲子士氏。季氏、左傳桓公子季友之後，亦曰季孫氏。公鉏氏、襄廿三年左

公鉏極，杜注公鉏曾孫。公巫氏、襄廿九年左傳。魯有公巫召伯。公之氏、元和姓纂云：季悼子生惠伯鞅，鞅生懿伯拊，爲公之氏。氏子千氏、華氏、

當是子革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子言氏、元和姓纂云：季平子生昭伯寤之後，氏族略三云：昭伯字子言，按季寤子言，見定八年左傳。杜注季桓子之弟。子駒氏、駒，舊作駟，據後紀十改。昭廿五

駒，荀子大略篇楊倞注云：名駒，駒，其字。子駒氏蓋其後也。子雅氏、子陽氏、元和姓纂云：魯公族有子陽者，其後以王父字爲氏。又有子揚氏，引東門氏、僖廿六

東門襄仲，杜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公析氏、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公皙哀，本書遇利篇作公析皙。析古通用。哀蓋魯公族。集解引家語云：齊人殆非也。公石氏、元和姓纂云：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

字公石。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

之後。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

之後。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

之後。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

之後。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孫，故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

左傳昭五年 榮氏、定元年左傳榮翽翽杜注魯大夫榮成伯也魯語榮傳有子家驪 成伯章昭注聲伯之子也名樂世族譜云叔盼曾孫 展氏 杜注無駭公子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廣韻二十八彌展字注

云魯孝公之子子展之後 乙氏 僖廿六年左傳公使展 皆魯姬姓也 衛之公族石氏 隱四年左傳石錯之後 世族譜云石錯靖伯孫 世叔氏 春秋世叔儀世叔申 世叔齊左傳並作太

叔桓九年傳疏云古者世之與大字義 孫氏 成十四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孫氏出於衛武公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衛 通也世族譜云太叔儀僖侯八世孫 孫氏 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爲衛上卿生武仲乙以王父字爲氏 寧氏 襄廿五年左

出自衛武公氏族略三云衛武 子齊氏 善卽齊氏昭元年左傳衛齊惡世族譜云昭伯子齊子無子 司徒氏 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 公生季甄食采於寧因以爲氏 戴公以其子惡爲之後廿年傳齊豹稱齊子氏杜注惡之子 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

之後元和姓纂云衛文公生 公文氏 襄廿五年左傳 析龜氏 龜字疑衍昭廿年左傳衛有析朱鉏杜注朱鉏成子黑 公子其許之後爲司徒氏 衛有公文要 背孫氏族略三有公析氏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 公叔氏 禮記

公叔文子疏引世本云獻公生成子 尚田田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 公南氏 氏族略三云衛獻公之子楚字公南生子 公上氏 廣韻一東公字注云 年左 傳衛公孟繫杜注靈公兄定十二年傳衛公孟弼杜注弼孟繫 將軍氏 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靈公生昭子郟郟生文子木文子生簡

子疏云繫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 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作郟生文子 彌牟爲 子強氏 元和姓纂云 元強氏 當作卷子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子氏引世本云 將軍氏 昭子郟之後 強梁氏 元強氏 當作卷子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子氏引世本云 會氏

子生慎子會會生強梁因氏焉 卷氏 衛文公後卷子子州氏焉後紀十衛後有卷子氏 雅氏 當作會雅氏元和姓纂云衛靈公子虺生靈爲會 孔氏 梁氏履繩云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以孔姑妻太叔疾是孔乃姑姓 故禮記祭統正義謂孔慳是異姓大夫潛夫論以爲姬姓誤也 趙陽

氏氏族略四房音雅後紀十衛後有會房氏 故禮記祭統正義謂孔慳是異姓大夫潛夫論以爲姬姓誤也 趙陽

氏、舊脫氏字。廣韻十陽陽字注云：衛公子趙陽之後，以名為氏。按春秋定十四年，衛趙陽出奔宋。杜注：陽，趙鬻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鬻也。鬻見昭九年世族譜，以趙為氏。田章氏、孤氏、年左傳衛孟鬻漢

書古今人表作狐鬻。王孫氏、定八年左傳，衛有王孫賈，哀廿六年，傳有王孫齊。杜注：賈之子昭子也。史龜氏、龜當為鬻氏。族略五史晁氏引世本云：衛史晁之後，按史晁即昭七年左傳史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史龜。廣韻四宵龜字注引風俗通云：

龜，姓，衛大夫史龜之後。龜龜字形相近而誤。羌氏、羌憲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衛公族羌之孫憲為羌憲氏。邃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邠氏、廣韻二十陌邠字注云：邠，姓，俗从奚氏族。

略三云：晉大夫邠文子食邑於邠，以邠為氏。按邠文子即晉語卻叔虎章昭注：邠芮之父邠豹也。又班為呂、按僖十年左傳：平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邠甥、冀芮，實為不從。三人疑皆同族。呂甥、十五年傳稱瑕呂貽甥，又稱陰貽甥。陰呂皆邑名，班別也。

邠芮又從邑氏為冀、成二年左傳疏引世本云：邠豹生冀芮，芮生缺。按僖十年左傳：邠芮亦稱冀芮。廿三年傳云：日季使過冀，見冀缺，釋之，以一命命邠缺為卿，復與之冀。杜注：還其父故邑。後有呂錡、號駒

伯、呂當作邠，邠錡號駒伯。見成十七年左傳。呂錡見成十六年，即宣十二年魏錡世族譜云：魏錡魏鑿子為呂氏。邠鑿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邠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並見成十七年

左傳。各以為氏。邠氏之班有州氏、昭三年左傳杜注云：邠稱晉大夫，始受州州氏，蓋以邑為氏者。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晉州綽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按州綽見襄十八年左傳。邠氏、襄廿一年左傳。邠大夫杜

注：邠奚也，食邑於邠，因以為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犁奔楚、成十五年舊在楚上。以邠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妒，受誅。氏族略三云：晉獻侯四世孫。

昭廿七年左傳。其子懿奔吳，為太宰、定四年左傳云：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懿為吳太宰，以謀楚。史記楚世家：以懿為宛之宗。姓伯氏子伍子胥傳集解引徐廣云：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



子曰伯誘，宛亦姓伯。又別氏郤，蓋卽本此書。然此書之意，本謂州犁奔楚後，其子又遇禍出奔，兩言其子，文意相貫，並未嘗以誘爲宛子也。唯傳云伯州犁之孫誘，此傳其子，殊誤。而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籍，重言籍，章昭注越語，並云誘州犁之子，則古有此說矣。懲

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誣諛而亡吳。史記莫世家云：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凡邠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氏、伯

氏、靖侯之孫欒賓。桓二年左傳。及富氏。按莊廿三年左傳云：晉桓莊之族，嬴獻公患之，十駕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已。杜注：富子，二族之富強者，此以富爲氏，非也。游氏。莊廿四年左傳云：晉士

游氏之二子，杜注游賈氏。晉語云：賈佗，公族也。章昭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大師賈季也。食邑於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晉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於賈，爲附庸，謂之賈伯。曲沃武公取晉，其賈因以其子孫爲大夫。狐氏。晉語

氏出自羊舌氏。昭三年左傳：叔向曰：盼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疏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季夙氏。昭五年左傳疏云：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元和姓纂引此書，以季夙氏爲晉靖公孫季夙之後。誤。籍氏及襄

公之孫孫爨。昭十五年左傳云：孫伯鬻，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大夫。史記韓世家索隱云：系本及左傳

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晉語章昭注：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傅疑任。上云趙夙，任晉卿大夫，是其證。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武侯，韓世家作武子。

自武子至宣惠王凡八世。漢書地理志云：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史記韓王信傳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以爲出楚漢春秋。高祖以

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王先生云：自字疑，行或信字之誤。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

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

降漢在孝文十四年非景帝時

信子頽當及孫赤

傳作

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

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會

舊作魯

皆顯於漢

見史記漢書

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

茂陵杜陵

謂隨所事帝徙居其陵

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

軍氏至此舊錯入後軒氏下宋本蓋已如此故後紀十所載衛鄭公族往往潘亂

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

疑

散家貲千萬爲韓報

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

孫侍御云張當作長張良易姓爲長見高士傳繼培按作張是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

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是潛夫本作張矣

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

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

路史發揮五羅璧議遺並引作成與史合

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

見史記留侯世家按世家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

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韓王信傳云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此云沛公使與韓信略地又以其事在拜司徒前並誤信都漢書功臣表又作申都顏師古曰楚漢春秋作信都

信都者

舊不重信都据路史議遺補司徒

也俗前

疑開禮記檀弓馬鬣封之謂也鄭注俗開名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鄭注皆俗開之名亦見論衡訂鬼篇

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

申舊作司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申徒本申屠氏隨

音改爲史記酷吏傳周陽由爲河東尉時與其守勝屠公或勝屠爭權相告言罪索隱引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也然其本其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

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當作韓言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

嬰氏當作韓嬰氏元和姓纂云晉禍餘氏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引作揭餘氏按當作揭氏餘氏卽韓揭氏韓餘氏廣韻九魚餘氏

宣子子餘之後氏焉又云韓褐英賢傳曰韓厥後韓褐韓餘此稱褐氏餘氏亦猶韓言韓嬰之不言韓也宣二年左傳晉有餘子注云晉卿韓宣子之後有名餘子者奔於齊號韓餘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韓餘世本韓

氏韓氏蓋嘗有爲此官者廣韻名餘子名當是爲世本子餘亦餘子之誤氏族略引世本正作餘子說苑修文篇有韓褐子公族

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十六年傳云韓襄爲公族大夫杜注無忌子公族氏蓋公族大夫之後也張氏此皆韓後

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疑當作地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普今作溥鄭箋燕安也大矣彼韓

文云王肅孫毓案韓西蓋卽朝鮮朝誤爲韓西卽鮮之轉故尚書大傳以西方爲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鮮方史記朝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

眞番朝鮮索隱云按漢書滿案韓西蓋卽朝鮮朝誤爲韓西卽鮮之轉故尚書大傳以西方爲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史記魏世家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書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疏引王肅云畢

公代周公爲東伯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魏世家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方諸侯疏引王肅云畢

魏封萬以上本魏世家。世家云：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今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

以封大夫畢萬。魏顛又氏令狐。晉語：令狐文子韋昭注：魏顛之子魏頡也。襄三年左傳疏云：世族譜：魏顛、魏絳，俱是魏驪之子。顛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顛以獲秦將杜回功封令狐，生文子頡，因以為氏。自萬後

九世為魏文侯。禮記樂記疏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絳。絳生獻子荼，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文侯孫罃為魏惠王，五世而亡。漢書地理志云：

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七世為秦所滅。按魏世家自惠王至王假被虜，凡七世。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

下紀其義。魏氏趙策、史記魏世家云：從令狐氏、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元和姓纂云：魏武子支孫莊子快生強，為魏強氏。豫氏皆畢

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史記鄭世家鄭恭叔之後。隱元年左傳公叔段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鄭，謂之鄂侯，疏云：賈服以共為諱，此作恭叔，誼與賈服同。為

公文氏。文當作父，莊十六年左傳公父定叔杜注：共叔段之孫。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後為罕氏。軒與罕通。昭元年左傳罕虎，公羊傳作軒虎。駟氏。左傳：鄭穆公子駟子駟，其後為駟氏。豐氏。舊脫氏字，左傳：鄭穆公子子豐，其後為豐氏。

其後為豐氏世族。游氏。游，舊作將，左傳：鄭穆公子偃子游，其後為游氏。國氏。左傳：鄭穆公子發子國，其後為國氏。然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然，其後為然氏。昭四年有然丹。孔氏。左傳：鄭穆公子嘉子孔，其後為孔氏。

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羽，其後為羽氏。襄廿年有羽頡，世族譜云：子羽名翬。良氏。左傳：鄭穆公子去疾子良，其後為良氏。大季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按襄十九年左傳士子孔，杜注：子良父，世族譜志父作公子志

以大季爲子良，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襄廿九年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亦見卅年傳，伯有卽子良孫良霄字。馬師氏，昭七年左傳，馬師氏，公孫錮之子罕朝也，襄三

氏與子皮氏有憲，杜注：馬師氏，公孫錮之子罕朝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錮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以子印爲褚師，杜注：褚師，市官。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

衣裳，王先生云：垂疑委。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哀七年左傳，保今作羸。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

漢史地理志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史記吳世家云：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

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昭廿七年左傳：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按此以延陵卽延州來，與鄭說同。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

以爲氏，定五年左傳。此皆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卅一年左傳。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史記

趙世家。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史記秦始世紀。漢興，二字舊脫，據漢書馮奉世傳補此言馮氏俱本奉世傳。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史記

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漢書其孫衍，當云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

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後漢書按傳云：子豹字仲文，長好儒學，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而不載敬通之號。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左傳

郇作荀，廣韻十八諱荀字注。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文十三年左傳中行桓子杜注，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晉大夫趙敖生桓伯林父。食采於

智。下當云故氏智，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杜注，莊子荀首智與知同。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趙敖生莊子荀首。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晉大夫孫

伯鬻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左傳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六月至春秋時，宋有

張白蔑矣。白當作句，張句見昭廿一年左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距陽侯劉白，漢表作句，誤與此同。蔑字衍，與下行滅字相並而誤。惟晉張侯。成二年左傳，即解張。張老。成十八年左傳。實為大家，張孟

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首山。趙策，首山作負親之邱。後魏有張儀張丑。魏策。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

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並見史記。東陽侯張相如。史記文帝紀十四年。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增定

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祜。疑祜，詩信南山，桑扈，下武，並云受天之祜。鄭箋：祜，福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受神人之福祜。子安世。漢書附湯傳。

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於遂權。當作務，遠權。漢書稱其欲匿名迹，遠權勢，按史記貨殖傳：徵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此務矜相涉之證。而好陰德。按漢書張湯傳贊云：湯雖

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

賀，安世兄也。陰德，謂賀為掖庭令時，視養宣帝有恩，此以好陰德，屬安世蓋誤。

莽亂享國不絕。按漢書云安世五世孫純嗣侯恭儉自修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殺封武始於王莽前誤也。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湯爲御史大夫安世爲大司馬純爲

大司空純子奮亦爲

司空見後漢書純傳

前有丞相張禹。漢書御史大夫張忠。漢書成帝紀

陽朔二年

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並見

後漢書前後

謂東西京也

司邑閭里。司邑謂司隸所部邑

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

漢書曹參傳云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蘇林注東張屬河東水經涑水篇又南過

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又西南逕張陽城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

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止龍酈

參會六院萑高國。

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舊作優姓舒唐鳩舒龍舒其據後紀七注引改文出世本見文十二年左傳疏後紀止下無龍字按止龍當爲舒鮑左傳疏引世本有舒鮑此下列鮑姓在酈上可證共世本作龔又別有舒萑參疑即

參之語。後紀作諺。按當爲繇。後漢書郵憚傳有西部督郵繇延章懷注繇姓咎繇之後院後紀作阮當爲皖。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皖縣在舒與龍舒之後國名紀二引地記皖偃姓臯陶後白與臯偏旁形近之誤高當爲鬲即漢志平原郡之鬲國名紀引郡國縣道記云古

鬲國偃姓臯陶後漢爲縣亦見國名紀六萑後紀作裴王侍郎云疑是裴廣韻十五灰裴字注云裴姓伯益之後封於萑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

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

曼舊作嫚桓七年左傳疏引世本云鄧爲曼姓

九年傳鄧南鄙鄧人此作優當誤。

歸姓胡有何。國名紀六云世本胡子國歸姓又云有本一作涓

葢姓滑齊。後紀五國名紀一葢作箴齊作濟

倚姓棲疏。倚後紀十四寒泥傳注國名紀六作倚按上云黃帝之子

有葢氏拘氏此在葢

御姓署番湯鬼姓饒攘利。

舊作殺據前紀三國名紀六改國名紀利一作利

隗姓赤狄。

周語富辰曰狄隗姓也章昭注隗姓赤狄也

姁姓白狄。昭

二年穀梁傳范寧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此姬字疑姬之誤。

此皆大吉之姓。孫侍御云。大吉疑太古。

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見左傳。按齊語韋昭注云。鮑叔。姒姓之後。

晉有鮑癸。

宣十二年左傳。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

宣見漢書。宣子永。永子昱。見後漢書。漢名臣。上當脫為字。

漢酈生為使者。弟商為將軍。

史記酈食其傳。今高陽諸酈

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

見周語。按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為氏焉。

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

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劉昭注。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

後有樊傾子。昭廿二年左傳。傾作頃。

曼姓封於鄧。後因舊作田氏焉。

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

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

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注。故國。汝南郡上蔡注。故蔡國。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春秋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疏云。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

城為蔡地。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昭十三年左傳。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杜注亦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漢屬汝南。杜云。潁川。據當時言之。按漢志及左傳注。鄧縣是鄧國。其上蔡新蔡之鄧城。即在召陵西南者。乃蔡地。此合二地為一。蓋誤。

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莊六年左傳。

至漢。有鄧通。

史記佞幸傳。

鄧廣。廣下脫漢字。鄧廣漢。霍光女婿。見漢書霍光傳。及宣帝紀地節四年。

後漢新野鄧舊脫禹。以佐命

元功。封高密侯。

後漢書。

孫太后口。

程本。

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

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匱。

舊作饑。

而能復之。整平豐穰。

後漢書和熹皇后紀。

太后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

論語云。浸潤之譖。



破壞鄧氏天下痛之。續漢書五行志云。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譏言破壞鄧太后家事。詳後漢書鄧騭傳。魯昭公母家姓歸氏。襄卅一年左傳。漢有隗囂。季孟。後

短、即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短、當爲短。上云短姓自狄。是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茶氏、茶氏、皆殷氏舊姓也。定四年左傳。騎作錡。茶作終葵。又有條氏。尾勺氏。施氏。殷氏。傳作殷氏。按續漢書五行志。載杜林疏。亦作殷氏。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杜業云。湯法三聖。殷氏太平。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人。漢書。按廣韻三蕭。蕭字注引風俗通云。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例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即其後氏也。今長陵蕭、其

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漢書蕭望之傳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廣韻蕭字注云。本自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爲氏。漢侍中蕭彪。始居蘭陵。彪玄孫望之。居杜陵。望之孫紹復還蘭陵。御

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郡襄陽人也。郡。舊作陵。漢書百官公卿表。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建昭二年。爲衛尉。三年。爲御史大夫。一姓繁。按馮奉世後野王傳。作李。谷永陳湯蕭望之傳。作繁。杜

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繒氏、富氏、鞞氏、萇氏。並見左傳。繒。舊作繒。按繒與劉同。宣十年。天子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杜注。王季子

其後。食采於劉。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

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

周公召公是也。詩疏云：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按隱六年左傳，周桓公杜注，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倍廿四年傳，召穆公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篇云：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此西都時周召采邑之可考者也。王吏，舊作主吏。據程本改。昭卅年左傳，王吏不討周語，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虜。至於王吏，則皆宜正。莅事，皆王吏之證。尹

者，本官名也。毛詩崧高序，鄭箋：尹吉甫，周之卿士也。尹，官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為姓。若宋有太師。師當作宰。左傳：宋有太宰，無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並見左傳。

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者，疑當作著。或有字之誤。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節南山底。今作氏。單穆公襄公頃。舊作頤。公靖公世有

明德次聖之才。王先生云：次，疑敬之誤。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並見周語。按穆公為靖公。曾孫，此列於襄公上，誤也。苦成。舊作城。據元和姓纂，氏族略五，國名紀五引改。左傳：魯語，晉語，並作

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鹽池在西南。後人書之或為枯。苦枯古通用。儀禮士虞禮：錮用芻苦。鄭注：古文苦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

庫成。舊作車一字。按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苦成，方言音變為庫成。後紀十有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舊作城。按廣韻九麻：車字注云：世本有車成氏。十四清成字注云：晉戊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後。後紀

十有車成。吳語：越大夫苦成。春秋繁露對。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成，舊作城。按下云：或分為古成氏。氏族略五引風俗通

云：古成，苦成之後，隨音改焉。後紀十有古成。廣韻。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西平，當作吳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槩奔

十四清成字注云：漢有廣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枯。

楚封於此，爲堂谿氏，以封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文有脫誤。漢書景帝紀注，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閔元年左傳疏云：漢景帝諱啓，啓開因是而亂。前人書堂谿誤

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治長。並見論語。前人書雕從易，滑作周。滑，每作泊，按說文云：滑，少滅也。書治復誤作蠱。舊作

漢誤作蠱，按：蠱，治古字通。史記貨殖傳，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蠱。後漢書馬融傳，田開古蠱，章懷注：蠱音治。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蠱與治通。後人又傳與轉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

堂。舊作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漆，舊作梁，按廣韻五質，漆俗作柒，柒梁形近之誤。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

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同人象詞，辯，敍錄作變，本書辯多爲變，此蓋後人據王易改之。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見證學篇。

彼文識作志，蓄作畜。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乾文言。故略觀世記，采經書。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道以經書。依國土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

漢書敘傳云：總百氏贊別。班固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按：今之焉三字有誤，今或是合此二語與前略紀顯者以

待士，合搢搢，意指相同。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假意，蓋卽喻意之義。



# 潛夫論卷第十

##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襄廿四年左傳，關其而不才。史記賈誼傳云：關其不才之人。先器能

當官。文十年左傳，未嘗服斯役。新書官人篇云：王者官人有六等，六曰斯役。斯，古今字。哀二年左傳：人臣僕，關其杜注：去，斯役釋文。斯，字又作斯。引章昭注漢書云：析薪曰斯。按詩：薪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說文無斯字，依

義當作斯。宣十二年公羊傳：斯役，扈養。新序雜事門，亦作斯役。漢書食貨志云：服役者不下二人。顏師古注：服，事也。無所效其助，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初學記廿一引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

以時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財，與繼同。說文云：忽，忘也。忘，不識也。二字連文。漢書翟方進傳：陳慶云：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按漢書藝文志論小說家云：閭里小知者之所，草創。論語云：裨諶草創之。敘先賢三十六篇。先賢二字疑誤。以繼前訓。周

云：咨之前訓。左丘明五經。白虎經五經篇云：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左傳序疏：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漢書藝文志注：左邱明、魯太史。按：草創

下數語，疑有脫誤。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書已注本篇者此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論語故

敍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禮雖媒紹儀禮聘禮云士爲紹摯必載於贊孟子云出疆必載贊贊與贊同白虎

通文贊篇云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惛惛也時俗趨末懼毀術句脫一字程本作行術故敍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爲利昏史記平原君傳論云鄙語曰利令智昏說苑貴德篇云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行汙求榮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戴盆

望天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孟子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敍過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字誤王侍郎云卒化當作族位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下文又以族位對文是其證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

論語傷俗陵遲荀子宥坐篇云世之陵遲亦久矣漢書于定國傳云俗化遂遠聖述述字誤故敍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方言云惟凡思也察妒所患皆嫉過已以爲深怨燕策云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或因類疊魯作類疊淮南子汜論訓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纈

高誘注考瑕釁也類。或空造端。漢書楚元王後劉向傳元帝詔云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痛君不察而信讒言。詩河水云讒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青蠅云無信讒言故敍賢

### 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史記殷本紀云知足以拒諫距與拒通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舊作欲專君。治要載申子大體篇云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晏子春秋諫

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思。壅蔽賢士以擅主權。管子明法解云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故敍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太字衍本篇致平凡四見法言寡見篇云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於致平顏師古注致太平後漢紀明帝紀宋均曰治皆致平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以嚴致平非以

寬致平也馬融傳廣成頌云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臣。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豫疑當作務昭

四年左傳云先王務修德音。焉問揚庭。易夬揚于王庭。故敍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君。司貢薦。競進下材。史記儒林傳云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漢書王嘉傳云下材懷危內顧。憎是培克。詩蕩憎今

作會。何官能治。買藥得鴈。廣韻三十諫。鷹。鷹。鷹。古今字。韓非子說林下云。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難以為醫。故敍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

致和平機

毛詩芣苢序云和平則婦

人樂有子矣鄭箋天下和政殺平也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天下和平

述當作術

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

淮南子秦族訓云身者國之本也

姦門竊位

注見賢難篇

將誰

督察失故敍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

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記未嘗有焉律歷志云稽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佞溷淆

漢書董仲舒傳云賢不肖

渾殺顏師古注渾殺雜也渾殺與溷淆同五行志又作溷肴

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

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故敍潛歎

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

文十八年左傳云宣慈惠和

事君如天

宣四年左傳云君天也

視民如子

注見救邊篇

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敍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

易繫辭下傳

洪範憂民

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

詩刺末資

詩板云喪亂蔑資毛傳蔑無資財也鄭箋云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



事窮困如此。說苑政理篇又云。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未資卽蔑資。蔑末古通用。漢書韋玄成傳云。於蔑小子。卽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也。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

議。故敍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僖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足以復諫。僖十五年左傳云。復諫違卜。聞

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敍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勞精。注見慎微篇。百寮阿黨。禮記月令云。是察阿黨。不覈眞僞。苟崇虛

譽。舊作舉。虛學士改。以相誑耀。居官任職。史記汲黯傳。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驗人。則無功效。漢書朱博傳云。分職授政。以考功效。翟方進傳云。陳咸內自知行辟亡功效。故敍實貢第

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蔡臣貌。躋此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必古字通。先益吏

俸。乃可致平。故敍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惠。疑慮之誤。考績篇云。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貞良信

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敍述赦第十六。前後文俱云故敍，此作乃變文使與上相避。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二字舊倒。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循此法。循，舊作媚，按考績篇云世主不循考功而

思太平，今據改。故敍三式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初學記廿七引范子計然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詩節南山

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敍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絕其末，必察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聖主治世期於平安。故敍

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後漢書曹褒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章懷注引孝經鈎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雖欲超皇，當先致

平。白虎通云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必世後仁。論語。仲尼之經，遭衰姦敎，得不用刑，故敍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授以鈇鉞。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

將軍受命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參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敍勸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猾作滑。

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聖人之憂民如此。

臯陶御叛。御，舊作術。按御與禦同。

宣王中興。毛詩序云：燕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南仲征邊。詩。武。

今民日死，如何弗蕃。

詩崧高云：四國于蕃，鄭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杜注：使為藩屏之。衛蕃與藩通。

故敍

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

論語云：人無遠慮。

各取一制。各，舊作督。按本篇云：各取一閱，今据改。

苟挾私議。

管子法法篇云：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

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

漢書賈誼傳云：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故敍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

王先生云：門，疑闕。繼培按：作闕是也。本篇云：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廷。後漢書南蠻傳：板橋蠻夷傳云：雖陳宛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亦一證。

太守擅權，臺閣不察。

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

誠篇云：光武皇帝，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章懷注：臺閣，謂尚書也。

信其姦言，令壞郡縣。

舊作今懷。

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

王先生云：必，疑戎之誤。莊廿八年左傳云：

戎之生心，故敍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易繫辭下傳

善龜卜筮，以定嫌疑。

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

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

句有誤字何足信哉。故敍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

巽九二

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

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兆黎勸樂。

王侍郎云：孟子而民歡樂之，音義歡樂，本亦作勸樂。臧氏玉琳經義雜記。

引左氏昭九年注疏：謂晉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歡為勸之誤。今按靈臺篇不日成之神，鄭箋云：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綿篇鼗鼓弗勝毛傳云：言勸事樂功也。孔疏云：是其勸樂之甚也。勸事樂功，卽解勸樂之義。

乃授福。

桓六年左傳云：民和而神降之福。

孔子不祈，以明在德。

卽本篇子路請禱事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曰：祭祀不祈，鄭注：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本或有君子者。

子作孔。故敍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

論衡無形篇云：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成。

天題厥象。

詩麟之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後。漢書曹褒傳：章懷注：引帝命驗曰：順堯。

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

人實奉成。

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當奉順而成之。

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敍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

爾雅釋詁云：痛，病也。

吉凶之應，與行相須。

說苑敬慎篇：老子曰：人爲

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新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白爲取之也。故敍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

論語云：後進於禮樂，何晏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漢書游俠陳遵傳云：爲後進冠。馮奉世傳：杜欽諫云：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

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

自昔庚子而有責舊作貴。

云：予豈好辯孟子，將以明真。故敍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

易象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上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

又法言君子篇序云：降周迄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或云：王當爲至。

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

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云：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

在裔當作矣與。莫之能奉上韻協。故敍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勿示下情。

勿，舊作勾。按韓非子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大臣有緣以侵其主。雖三術者，藏之於胸中。

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

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敍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

淮南子泰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覺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則

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

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疑不含嘉故敍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

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也君臣上篇云身立而民化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詹何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道德爲本仁義爲佐。

淮南子覽冥訓云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說苑說叢篇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費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

下畏

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敍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

周語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後漢書胡廣傳云必議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

氣終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

正可依傳問。

問當作問哀十四年公羊傳云所傳聞異辭白虎通禮樂篇云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故敍五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故敍志氏姓第三十

五。

